


著 第 倫 A
譯 怡 章



現 代 世 界 民 主 運 動 史
綱 網

A 倫 第 著

章 怡 譯

新 知 書 店

譯者序

隨着民主運動的展開，一般的讀者需要一種比較不太專門的讀物，這一讀物提供世界各重要國家的人民民主運動底經驗和教訓，和討論有關民主運動與社會革命的諸問題。一本純粹的理論書，正如一本單純的世界史，都不能滿足這一需要。

現在譯出的這一本著作，大體上是屬於這一類的，它或者多少能夠滿足這一需要。就整個而論——誠如作者所說——它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綱要（*Historical Summary*），可是同時，這部著作又討論了現代民主傳統的發展，和在這發展中新哲學的興起，以及這兩者之間的有機的聯繫。它不是一部現代世界史，因為它祇觸到——或者說它強調了現代民主運動的一面；它也不是各國革命史，雖然要講民主運動，就不能不觸到各國革命，但這本書顯然着重於檢討每一次革命的民主要求和成果，而不着重於把每一次革命作史實的敘述。

然而，毫無疑問，這部著作給出了從資本主義的興起到帝國主義時代這一段歷史的發展輪廓，使人清楚地瞭解這一段歷史是怎樣發展的，它將走向怎樣的邏輯結局；從而了解：民主運動是沿着怎樣的方向發展的，什麼是其中最堅定的力量……等等。

這部著作的對象是一般讀者，因此，它可以說是一種比較通俗的讀物。它在寫作上有一個特點，即往往就整個世界形勢來分析民主潮流的發展；在分析某一國家的民主運動時，也從不忽略它從外間和對

外間世界所接受和所給予的影響。這一點說來容易，做來困難；作者顯然是花了相當氣力的。

作者自己也提到最後的一章過於簡略，變成一個提綱了，這無疑地是本書唯一的缺點。但雖然是簡略的提綱，卻也把百年來民主運動發展的線索給指點出來了。

譯本付排時，譯者接到原作者關於本書內容的一些修改和補正——這些修正有一兩處是很重要的，有些卻使原著更加完整——，在第三章以下都已一一照原作者意思改正，但一二兩章已打紙型，來不及改了，只好把重要的幾點訂正附在譯序之後。

出版者和原作者對譯本的出版，都給予可感激的協助和關心，我在這裏表示衷心的謝意。

譯者一九四七年九月

目錄

譯者序

第一章 現代民主主義的興起

- 一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興起——新科學的反封建鬥爭——反封建的革命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之前的一系列的農民戰爭——西班牙發展的停滯——尼德蘭革命——現代民主潮流興起的信號——
- 二 英吉利共和國——一六四二年的內戰——長老會向各宗派展開鬥爭——平等派的政治綱領——平等派與紳士派的鬥爭——巴力門肅清運動——共和制度的建立——真正平等派——司徒亞王朝復辟——韋格運動——

第二章 荒原的新生命

- 一 創基派的思想——美國革命的性質——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
- 二 民主傾向——資產階級的任務——「自由的兒子們」社——資產階級的目的並不是推翻英國統治——民主羣衆竭力要把戰爭導向革命（獨立）路線——英國的戰略——起草獨立宣言——湯姆士

- 潘恩——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
- 三 美國新政府的性質——富有階級對共和制度的害怕——制衡制度的導入——
- 四 新政府依然採用民主共和的形態——美國所面對着的社會條件——爲了爭取開墾者而作的民主讓步——英國貴族在美洲建立封建性的土地秩序底失敗——勞動者的選徒及其條件——沿着封建路線形成中的社會層不能形成——宗教也是美國民主發展的次要源泉——宗教復興運動——
- 五 獨立宣言和聯邦法——哲斐遜——美國被分裂成貧富兩部份——哈米爾頓——哲斐遜與哈米爾頓的對立——聯邦黨對民主的敵視及其內部分裂——共和黨的形成——人民組織民主社團——人民支持哲斐遜任總統——

第三章 歐洲的黎明

- 一 美國革命對於處在封建停滯狀態的歐洲底影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法國勝利的前夜——資產階級和封建秩序的尖銳對立——
- 二 法國大革命的對象是腐化中的封建秩序——經濟恐慌襲擊法國——三級會議——人權宣言——大資產階級準備妥協——憲法草案（一七九一）——皇帝不肯屈服於君主立憲制度——新的立法會議和吉隆德黨——反革命——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支持新的國民大會——吉隆德黨和雅各賓黨的對立——在無產階級支持下，雅各賓黨爲拯救革命而鬥爭——平等派——羅伯斯比亞所進行的鬥爭——
- 三 羅伯斯比亞被捕與熱月黨——巴波夫的看法——熱月黨繼續打擊民主戰士——巴黎人民的憤怒——熱月黨通過一部新憲法——保皇黨捲土重來——熱月黨的新政府：執政長官署——資產階級湧而出——
- 四 民主力量企圖成立聯盟——巴波夫及其報紙——巴波夫終於認爲只有財產公有纔能解決問題——巴波夫組織了「泛神會」——巴波夫放棄了用和平壓力來保衛民主的希望——巴波夫號召人民起來

反抗掠奪的統治者——熱月黨控告巴波夫說他想顛覆共和國以及巴波夫的反駁——準備暴動——統治階級的鎮壓——巴波夫領導的羣衆起義被出賣了——霧月十八日拿破侖政變——馬克思的結論——

第四章

民主運動的停滯期

六

- 一 反民主力量集中在反拿破侖戰爭——拿破侖——拿破侖的二重性格——哲斐遜對拿破侖的稱讚到敵視——拿破侖的敗北顯示反動勢力的勝利——
- 二 民主階級沒有忘記年青的美洲共和國——英國分裂美洲聯邦的陰謀——英國的陰謀曾由美國聯邦黨加以考慮——聯邦黨分裂聯邦所作的努力——英美戰爭不能毀滅美洲聯邦——
- 三 反動力量以爲民主就一蹶不振了——梅脫尼赫的看法——反動力量的代言人們——維也納會議——歐洲軍又在反動勢力的統治下——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鬥爭不可避免——民主暗流的洶湧——
- 四 各地民主力量希望得到美國援助——一八二二年的希臘起義——希臘革命和美國——法國民主派繼續鬥爭——
- 五 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爲民主創造了新條件——空想社會主義的計劃——奧文在美國的試驗——歐洲工人階級當時的任務仍是反封建——恩格斯的結論——

第五章

一個新時代

九

- 一 新時代的標誌——工人階級的成长——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的起義——
- 二 路易·菲立的政府——資產階級共和派組織團體反菲立政府——政府對共和運動的攻勢——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第二次起義——法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向美國民主開火——無產階級在民主運動

中取得領導權——思想的新潮在羣衆中興起——從巴波夫到波拿羅蒂——平等勞工黨和人道黨——白朗基派——白朗基派在英國的影響——卡貝派——一八三七至四七年民主運動的推動力量——

三 一八三〇年以後的英國民主運動——工人階級的不滿和爲結社自由而鬥爭——工人羣衆通過人民憲章——憲章派與美國——

四 美國民主鬥爭的轉捩點——美國民主運動的推動力量——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新的勞工運動（平權黨）預示了賈克遜民主的勝利——賈克遜政府主要的國內問題——對於國家銀行的鬥爭——人民支持賈克遜繼任總統和他繼續對銀行鬥爭——銀行的反擊——賈克遜粉粹了銀行的反擊——賈克遜民主政府的經濟基礎——

五 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震撼了美國——傅里葉主義蔓延全國——

第六章 德國的民主運動

一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英國和法國遲——拿破侖爲德國的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資產階級最初的有力發展和統治者的讓步——法國革命影響下的德國民主運動底發展——德國民主運動的新時代——

二 威廉四世的反動統治——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採取了神學與哲學衝突的形式——黑格爾主義在實際民主運動中的發展——正統黑格爾派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鬥爭——作爲普魯士自由主義反對派中心的青年黑格爾派——青年黑格爾派在鬥爭中變成民主的共和派——費爾巴哈的著作引起深刻的印象——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意識形態的鬥爭——青年黑格爾派實際上變成一個政黨了——

三 萊茵報在科隆創刊——萊茵報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一八四二年萊茵報表現了若干共產主義的傾向——赫斯認爲人類的最後目標是社會平等——

四 恩格斯被赫斯說服了——許多青年黑格爾派變成共產主義者——青年黑格爾派在一八四二年底分

裂爲兩大集團——馬克思被吸入萊茵報所進行的政治鬥爭裏——萊茵報被裏——辯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的興起

一三

一 馬克思着手研究經濟問題——馬克思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發生興趣——費爾巴哈的論題給馬克思指出了一條路——

二 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法理哲學——馬克思關心着怎樣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國家的水準——宗教與政治——「哲學的共產主義」立場——無產階級誕生的問題——形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

三 馬克思在巴黎：面對着勞工運動——新的歷史觀——

四 恩格斯和馬克思——恩格斯與英國的民主運動——恩格斯和卡萊爾——「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回到德國之後——恩格斯變成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成爲國際民主運動的活躍因素——

第八章 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

一五

一 現代民主傳統是在革命中產生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目標——民主概念的主要前提條件——人民自主權的產生——資產階級對民主的害怕——勞動人民成爲民主的熱心支柱——民主潮流的內在矛盾——共產主義的興起——科學的共產主義——民主傳統與進步傾向一致——工場制度的生長給民主提供了一種新的基礎——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工人階級的新啓蒙運動——財產問題——格羅蒂亞斯肯定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洛克給財產提供了新的辯護——普芬多夫發展了第三種理論——荷伯斯的概念——盧騷——馬克思主義對財產問題的革命觀點——馬克思的主張也是屬於民主傳統的——

三 洛克和馬克思在民主傳統上的差別——賓潭高叫着「革命權」——革命權在美國第二次革命（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也是協調的——

第九章 近百年來的民主運動

- 四 民主與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在年青的美國——馬克思與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關於「平等」的歷史分歧——馬克思主義完全處在民主傳統當中——
- 五 民主與無產階級獨裁——白朗基主義的看法——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的更高形式——社會主義革命與民主鬥爭——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反對的論點——祇有多黨政治纔能有民主存在嗎？——無產階級獨裁是處在民主傳統裏面的——
- 六 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馬克思主義就是民主傳統最進步的表現——「人是人類中最高等的存在」——個性的充份發展——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的有機關係——
- 一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意義——共產主義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德國羣衆鬥爭——民主的機關報：新萊茵報——當時歐洲的經濟發展情況——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性質——
- 二 一八六一至六五年的美國內戰底性質——美國內戰的世界意義——英國工人階級援助美國民主——
- 三 法蘭西內戰——巴黎公社本質上是一個工人階級政府——資產階級勾結外國勢力粉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歷史教訓——
- 四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和接近尾聲了：平靜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和機會主義者對民主的幻想——更高形式的民主——俄國：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到十月革命——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蘇聯的存在與全世界的民主鬥爭——獨佔資產階級企圖在法西斯獨裁和戰爭中消滅民主——祇有在蘇聯，民主纔有很大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美國發展而爲反民主的中心——歷史賦予這一世代的課題——

研究書目舉要

本書人各及專名對照表

第一章 現代民主主義的興起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興起 現代民主主義的根源是出自這樣的一種歷史鬥爭裏：這一鬥爭就是在歐洲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孕育於古老的封建秩序裏面的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鬥爭。資本主義的製造工廠早就於十四世紀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裏興起了，當這些製造廠蔓延遍歐洲的時候，它們就刺激起果敢的努力，爲它們的商品找尋新的市場。到了十五世紀中葉，隨着建築運河、船塢、船隻、採礦機械、和採礦用的幫浦（抽水機）與通風設備，隨着製造火器、建築堡壘和製造航海儀器，工業曾到達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而商業的重量，也就開始移到大西洋了。美洲的發現和環繞非洲的航行，就是這些發展的史詩性質的產物，這一着爲上界的資本家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同時爲世界市場的樹立踏平了一條道路。

新科學的反封建鬥爭 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打破了一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限制和跼蹙。活動範圍大抵以地中海爲限的中世紀世界，如今要讓位給嶄新的現代史上的全球性的世界了。生活的節奏加速了。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由於工業的生長和偉大的地理發現所刺激，在自然科學的部門裏面得到了輝煌的發展；而十五世紀發明的印刷術，更保證了新知識的廣泛傳播。工業越發展，則它越需要對於

自然界物質具有科學的知識；它越給有系統的實驗科學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這樣它就越能夠澈底地使封建的思想方式死亡——所謂封建的思想方式，正如加里盧（Galileo）所說，是認為真理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在自然界裏面也找不到的，真理是在校勘經籍中纔可以發現的。新的科學跟商業和製造業結合着，於是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而這巨大的生產力給現代社會的狂亂的進展奠下了基礎。

反封建的革命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反封建的鬥爭，却不僅是在經濟和科學的領域內進行。它同時也是以資產階級為領導奪取政權的一種鬥爭，因為當整個社會已日漸變得更加資產階級化的時候，政治機構和國家組織是不能夠依然採取封建的方式的。它的目的是在摧毀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之內種種封邑的古老差異，是在摧毀一切的專橫特權，摧毀一切的中世紀行會和租合，並且以金錢的特權，來代替封建主義的個人特權和傳統特權。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就必須將政治變爲老百姓的事情；就必須將選舉作爲政府的基礎——必須承認在原則上的平等，必須把報章從專制檢查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必須引用陪審制度，以期取消國中有國的獨特的法官階級。總之，就必須採取一種民主綱領，並且把人民牽捲到爲實現這個綱領而鬥爭的浪潮裏。這樣一來，反封建的革命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在這之前一系列的農民戰爭，但是遠在資產階級凱旋之前，爲民主的鬥爭早已由人民自己開始了。這是採取了一系列的農民暴動與平民暴動的形式，暴動由十世紀中葉開始一直到十六世紀初期。這就是農村和城市貧民的獨立的民主運動，以一三四七至一三五七年里恩濟（Rienzi）在羅馬的暴動開始，接着有一三五七年法國的農民暴動（Jaquerie），一三八一年在英國由泰勒（Wat Tyler）和波爾

(John Ball) 所領導的農民暴動，和一五二〇年德國的農民戰爭。所有這些暴動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時還留下深刻的記憶，但當時卻完全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而且差不多每一次都靠了當時的資產階級的協助把暴動鎮壓下去了。

西班牙發展的停滯 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十六世紀將近結尾的時候發生的，其時尼德蘭叛離了西班牙，在歐洲打開了實實在在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時代。西班牙這一個發動許多次偉大的航海探險的國家，是作為十六世紀最大的支配強國而出現了。這時西班牙是由查理十五世 (Charles V.) 統治的，後來他的兒子菲立二世 (Philip II.) 繼承王位；它所佔有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直轄地，並且統治着尼德蘭 (即今荷蘭) 和布貢底 (Burgundy 即今法國南部)，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屬地。西班牙探險家們帶着卡斯蒂 (王朝) 的旗幟，渡過從未有過人走過的海洋，到了墨西哥，秘魯和太平洋；這些驚人的成就，鼓勵了埃比利安 (即西班牙所在地的半島) 統治世界的幻想。一五二七年 西班牙的陸軍佔了羅馬；一五七一年 它的海軍打敗了一千年來與基督徒爭奪地中海控制權底回教徒頑敵。但是作為歐洲的第一個絕對專制的統治者，他雖曾鼓勵他的探險家們去開闢新世界，可是他却嚴防西班牙資產階級的興起，粉碎了西班牙議會 (Cortes) 和城市，而不肯遷就他們的要求，這樣子，他就使西班牙不可能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姿態，參加到新世界裏面去。結果西班牙依然經濟落後，被它的勁敵法國所超過，後來甚至當做商業的中心來看，也被威尼斯追上了。

尼德蘭革命 然而西班牙的絕對主義卻不能夠把尼德蘭的精力蓬勃的資產階級鎮壓下去，尼德蘭於一五八一年宣告獨立，並且由那一年起繼續鬥爭了七十年，終於完全從西班牙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反抗

天主教異教裁判所支持的西班牙絕對主義底鬥爭，是在卡爾文主義（Calvinism）的旗下進行的，這卡爾文主義是尼德蘭和法蘭西資產階級的宗教理論。信奉卡爾文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在這次鬥爭中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他們因為害怕天主教異教裁判會伸展到尼德蘭的城市，所以他們構成了為信仰而戰的神聖軍隊。為求外援起見，荷蘭主要是向英國請救兵的，其時英國本身卻也經驗着一次內戰，內戰的頂點剛好是在共和國的建立期間^①。在一六四八年以前，荷蘭共和國還沒有被承認。到了這時候，荷蘭已一躍而為世界的最大的商業強國，它代替了威尼斯的商業優勢，卻又得到威尼斯的資本底協助。從類勢的威尼斯得來的貸款，構成了荷蘭資本財富的祕密基礎之一。靠了這大量金錢的協助，荷蘭建立起它的航海業、漁業和製造業，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荷蘭共和國的全部資本超過了全歐洲各國資本的總和^②。

現代民主潮流興起的信號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各處紛紛學荷蘭，在列斯本，那不勒斯，米西那，和英倫，都有建立共和國的同樣努力，這就是現代民主潮流興起的信號^③。英國共和革命雖比較為期很短，可是在範圍上說是歐洲的，而且是十八世紀民主革命最重要的歷史上的先驅者。它產生了如麥考萊（Macaulay）所描寫的「人類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個時代……奧羅瑪斯德斯（Ormasdes）和阿利瑪尼斯（Arimanes）」（波斯神話中「聖三一」的第一和第三個。——譯註），民主與專制，理性與偏見之間的巨大衝突」^④。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英文版頁一〇。② 見恩格斯：德國現狀（馬恩全集第一部卷四頁四九三。德文版。③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西班牙革命。英文版（一九三九）頁二五—二六。④ 見莫特萊（J.L. Motley）：

荷蘭共和國的興起（Rise of Dutch Republic），一九〇三年倫敦版。卷三頁五八二。又參看馬恩全集

第一部卷七頁二三六。③見馬克思：資本論英文版（一九二一）卷一頁八二六。④見馬克思：英吉利革命。

⑤見麥考萊：批評，歷史和其他論文集（Critical, Histor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紐約一八六〇年版，卷一頁二三三。

二

英吉利共和國 在一六四九年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國，是下院和英王之間作了二十年鬥爭的產物。它的目標是在取消一切封建的財產關係，例如封建的土地佔有，行會和獨佔，這一切對於正在萌芽的資本主義產業的作用，是有如鑄錢的。恰如此時的荷蘭一樣，英國只剩下部份的老封建貴族了，大部份既定的貴族階級已在十五世紀玫瑰之戰中給殺害了，一六二一年巴力門的九十席貴族議員當中，有四十二席是從詹姆士一世（James I.）獲得權利的，剩下來的，其淵源總不會遠過十六世紀。這新的土地貴族之管理他們的莊園，大抵是沿着資產階級路線，因之他們更容易和城市資產階級接近，這時城市資產階級也已經形成相當可觀的經濟力量了。除此之外，還得加上一大堆自由人，他們構成了人口的多數，同時又是反抗英王的陣營中底一部份。

和它的荷蘭前驅者一樣，英吉利革命也採取了一種宗教的形式，從舊約中取得了它的意識上的鼓勵。但是在宗教的名目後面，社會階級和政黨卻顯著分明，即清教徒資產階級與新的貴族聯合一致，又得到人民的支持，來反抗司徒亞（Stuart）王朝，反抗舊的封建貴族與國教。在革命中反對英王的主要黨派是長老會（Presbyterians）、獨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s）——恰如十八世紀偉

大的法國革命之有吉隆德派 (Girondists)，雅各賓派 (Jacobins) 和巴波夫派 (Babeuvists) 一樣。一六四二年的內戰，英王和巴力門之間的鬥爭，遠在一六二五年已經激化了。四年之後，巴力門被解散，領袖被關起來。這之後是十一年的專橫統治，在這十二年當中，不合法的捐稅給徵收了，不合法的獨佔事業被認可了，而先前控制下院的清教徒，卻受到不合法的沒收財產和可怖的迫害。倫敦的富商，大抵都是清教徒，不少的下級貴族和資產階級地主，也都是清教徒。國教的勢力在富有者階級當中減弱了，甚至上層貴族背離國教的數目字，也日益增加了。

清教徒最初把自己局限於合法的抵抗上面，他們開始作全國性的宣傳鼓動，所需款項則是由倫敦的商人慷慨捐助的。但是英王和政府的非法鎮壓措置，迫使人民走上政治和宗教的反抗運動，而且數目是一天天增長，這在一六四二年的秋天，就發展而為內戰的頂點了。

在戰爭的過程中，清教徒陣營裏面的長老會和獨立派之間的潛在性的敵對，無論在巴力門還是在軍隊裏，愈來愈變成公開了。倫敦的商人大多數是長老會份子，而支持他們的將領則像蝸牛似的進行戰爭，這一部份是因為他們依然打算跟英王求得一種妥協的原故。

長老會向各宗派展開鬥爭，然而政治上所有的急進份子，差不多都撇開了長老會，傾向以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為首的獨立派——克倫威爾這時已經做了軍隊的副總司令。長老會祇承認他們自己的教派有自由，卻把別的教派的自由信仰都認作異端。克倫威爾卻站在信仰自由的一邊，他宣稱國家選取公僕時，不必查問他們的信仰如何；能夠對國家盡忠服務，那就夠了。另外一個軍官里爾本 (John Lilburne) 也有一大批羣衆的，他也替各宗派辯護，結果他曾屢次被監禁。長老會向這許多宗派的信

仰自由展開鬥爭，不僅因為宗教熱狂而已，其實主要的原因卻是他們打算獨佔經濟和政治上的權力。

到了一六四七年底，各黨派在巴力門裏面和對英王和軍隊的關係已經起了變化。查理士一世早已在一六四六年春天逃到蘇格蘭，但是蘇格蘭人於一六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拿到了支付軍費的款子之後，却把他扣留押還巴力門去。從這裏開始，發展了一連串的謀略，長老會總是打算和英王私自妥協，從而將獨立派鎮壓下去，獨立派也和英王進行談判；因此，英王就可能權衡兩者之間的差異，從中取利。另一方面，軍隊在里爾本及其友人們的影響下，對於克倫威爾及其獨立派同志與英王談判的事情，很不耐煩了。這結果就是獨立黨分裂而為里爾本所領導的平等派和克倫威爾所領導的紳士派（*Levelers and Gentlemen*）。

平等派所代表的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從不肯完全信任獨立黨的紳士派，所以壓迫紳士派作行動上的表現。儘管平等派和克倫威爾之間，進行着在政治上爭取軍隊的鬥爭，可是里爾本卻認為，祇要反抗英王的蓬勃活動繼續一天，就準備和克倫威爾合作一天。平等派和克倫威爾的獨立黨甚至簽訂了一個聯合行動的協定，雖然後者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協定。

平等派的政治綱領 平等派贊成實行肅清巴力門，並且把英王砍頭；但是他們卻要求保證在這之後，必須給人民一些持久的東西。這就是他們和紳士派之間分歧的基礎。平等派照他們鬥爭的原則所表現的，是一六四八年革命裏面最民主的力量。他們宣稱，本來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他們有着自然的權利；所有權力都來自人民，而政府則是在它所治理者的同意下成立的。平等派要求把英倫的政府按照共和的原則加以改造。他們的政治綱領是：不要王爺，不要貴族院；衆議院為最高權力機關，它必須真正

是人民的代表；巴力門定期舉行，實行普選；在法律的面前凡人一律平等；政教分離；各宗派均有信仰的自由，只有羅馬教徒（Rapist）除外——羅馬教徒之所以除外，祇是爲了政治上的立場；取消宣誓法案（Test Act）；欠債不能以坐牢償還；關於生命、自由等案件的判決祇能由陪審員決定，只有謀殺罪可判死刑，貿易和勞動應有自由；自治政府、市、鎮、和邑（Borough）自行選舉他們的官吏，任期一年；取消一切特權和免役；每一教區各自推選其祭司。

平等派與紳士派的鬥爭，克倫威爾和獨立黨其他人士，是傾向於共和制度的，但是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保護財產，因此之故，他們不準備也不願意超過這一限度。比方說，息耐（Algernon Sydney）——這就是不久之後判決查理士一世死刑的那個法庭中的一員；這樣寫道：『說到民主，我相信民主所能適應的，僅是一個小市鎮的便利，而且這個小市鎮一定具有通常很少有的種種環境。但是這一點也沒有強迫人類走到另一個極端，因爲在民主與絕對君主之間的形態，差不多是層出不窮的』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他的Oceana一書於一六五六年印行，曾反對瑪齊亞維里（Machiavelli）的說法，他說『如果他想在有着許多紳士（財產）的地方建立共和國（Commonwealth），除非他先來破壞一下，否則那是不可能的』。他又認爲『正如軍隊可以有兵無將或有將無兵一樣，共和國也可以有人民而無士紳，或有士紳而無人民的』^e。

這個未來的共和政府底對外部長米爾頓（John Milton），他所預見的共和國，則是人民將選舉權在一次制憲行動中用光，即是說把他們認爲最有能力和最聰明的人選舉出來，但祇能選舉一次，就讓他們永遠負責治理公眾的事務。在他的建立一個自由的共和國政府捷徑（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 一書中，米爾頓提到古代和中世紀的共和國的經驗，證明人民的集會『要是人民毫無可用之處，要就是使他們到達一種放縱而無可羈絆的民主，結果祇有因為他們自己濫用權力而把自己毀滅』^②。

克倫威爾準備跟里爾本及平等派妥協；而在巴力門肅清長老會份子的鬥爭中，他甚至過於熱心地想和他們合作，尤其是鑒於他在軍隊裏面有着強大勢力。但是關於英王的事件很快就到達頂點，因此紳士派和平等派之間並沒有得到一點協議。

巴力門肅清運動 一六四八年冬天，巴力門在長老會多數的控制下，使英王逃走了。以獨立黨為首的軍隊為答覆這個挑戰起見，他們在十二月六日至七日進行肅清巴力門的工作，將長老會份子肅清，並且把其中的四十七人逮捕。這一行動被稱為柏拉上校的肅清運動 (Colonel Pride's Purge)。這個被肅清後的巴力門稱為殘闕巴力門 (Rump Parliament)，繼續與英王鬥爭以求得出一個結果。查理士一世於一六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被判死刑，三天之後給執行了。二月一日，巴力門正式開除被柏拉上校所驅逐的議員，亦即承認了這一次肅清運動。二月六日貴族院被宣布無效，二月七日以王帝或某一個人為首的政府被取消，因為那是『無用，罪惡而且危險』的^③。二月十五日，由四十一人組成的國務會議 (State Council) 給指派了，其中克倫威爾，費爾法克斯 (Fairfax) 和其他軍隊領袖都是成員，一個月後英倫的大詩人米爾頓就任對外部長。五月十九日，由於巴力門的決定，英倫宣布為共和國。眾議員發表宣言，解釋他們的立場，他們認為『必須把本國的政制由先前的專制改為共和，再無需乎一個王帝在他們頭上肆虐』。其時也宣稱英倫的人民『行將從此建立並保證成立一個共和政府和自由國度』^④。

共和制度的建立。平等派在建立共和的鬥爭中是最堅定的，他們對於這些措置很是不滿。他們覺得爲着巴力門的權力做得太多，而爲着人民利益卻做得太少。里爾本和平等派所起草的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已於一六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由軍官會議（Council of officers）批准，並送往巴力門去了。但是無論軍官也好，還是巴力門也好，大家都不想實行這一協定，因爲這個協定意味着樹立一個充份民主的共和國^①，反之，巴力門卻在進行打擊平等派在軍隊中的勢力，那就是下令禁止軍人與平民作有關政治的通訊，禁止軍人向巴力門請願，也不許向他們的軍官以外的任何人請願，凡在軍隊中宣傳鼓動的人一律採取緊急戒嚴措置。

在整個革命當中，最熱心建立共和政制的是平等派。但是作爲普通人民的代言人，他們需要比資產階級財產對封建財產的勝利（這是包含在巴力門對英王的勝利中的）更多的物事。他們需要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讓這個共和國來滿足人民的需要。所以，平等派運動攻擊君主，攻擊貴族，攻擊教會和富有階級，但它的最尖銳的力量則用以對付法官們，因爲他們用盡種種努力來反對改造法律，嚷着說這是摧毀財產的企圖。

真正平等派 這樣子，平等派就是最初在革命當中提出社會問題來的。平等派中有一部份甚至簡直進展到共產主義的意識，他們自稱爲真正平等派或掘根派（Diggers），他們之所以這樣稱呼，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即他們企圖組織一種共產主義運動，在公有（Communal Ownership）的基礎上耕種公有土地——他們認爲只有公有制度總可以結束地球上的貧困現象。他們說他們之所以支持巴力門對英王的鬥爭，因爲他們接受巴力門的諾言，即允許土地可以獲得解放。巴力門和軍隊已經宣稱，他們是爲了整

個國民 (Nation) 的利益而行動；紳士對他們的土地固然有權；普通人民現在也要求對公共土地有同樣的權利。他們祇是要求勞動的權利和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的權利；他們宣稱，讓土地擱着不耕種，而讓許多人民白白餓死，這對於宗教不啻一種恥辱。他們準備承認巴力門和軍隊的領導權，祇要他們能夠保證有地可耕的話。這一點既辦不到，他們就覺得他們先前的支持巴力門對英王的鬥爭，簡直是一無所得了。

真正平等派的原則和目標，曾經由這個運動的知識領袖溫斯丹萊 (Gerard Winstanley) 在他所著的講壇上的自由法律；一名重建真誠行政官法 (The Law of Freedom is A Platform for True Magistracy Restored) (一六五一至五二年印行) 一書裏面給予清楚的闡發。儘管英國已宣布是共和國——溫斯丹萊這樣說——羣衆還是被壓迫着的。這就是說：教會份子依舊繼續統治着人民；而這些份子當中有許多都是自由的敵人，並且簡直就是君主制度的支持者。什一教稅依舊徵收；審判官還是和從前那個老樣子，強橫的實施法律。封邑 (Manor) 的諸侯 (Lords) 還是像過去一樣的壓迫他們的『弟兄』，向他們勒索封建的賦稅，如果納不起租金，就把他們從公衆的土地上趕走。富有的地主，尤其是一批新貴最貪婪，他們榨取小農和農村勞動者。最惡劣的偏袒見諸於抽稅這一件事上，閹佬們之所以獲利，完全是靠了窮措大的犧牲；在城鎮裏面，老百姓則被一些受不起的賦稅和市場稅所壓迫。溫斯丹萊說，英倫這機構唯一變化的，是它的名字；然而戰勝英王可不單單靠了克倫威爾或者僅僅靠了克倫威爾和他的軍官就成功的，這成功是靠普通老百姓的幫助而獲得的，因此之故，成果也必須由大家分享。溫斯丹萊要求克倫威爾不僅要把英倫這機構的名字改變，而且要把它的本質加以改變，因之，他就起草了一個共

產主義社會的全部體制來了。*

司徒亞王朝復辟 因為平等派在革命中提出了財產問題，企圖把革命向前推進一步，超過僅僅取得有資產者在政治上的平等；而在這個問題上平等派所到達的意義，是和後來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之後巴波夫派和共產主義者所到達的一樣。

其間，長老會和保皇黨並沒有放棄『反抗共和國這一批瀉血的老虎們』底鬥爭，同時與歐洲各王朝共同計議打擊這個年青的共和組織。軍隊裏面的不滿日漸生長，而在愛爾蘭已爆發了暴動。平等派和克倫威爾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這鬥爭，特別是在一六五四年以後，終於採取了企圖暗殺他的這一種形式了。

一六五三年四月，克倫威爾對殘闕巴力門表示不滿，強力把它解散，而代之以小巴力門 (Little Parliament)，這小巴力門是由一百三十九個獨立派著名人物所組成，這一批人馬是支持他的軍事專制主義的。克倫威爾死於一六五八年九月三日；他的兒子李察 (Richard) 繼承他的位置，但是攪不去，很快就滾蛋了。其時殘闕巴力門曾再開過一次會，可是支持者不多。當蘇格蘭武裝部隊司令蒙克將軍 (General George Monk) 於一六六〇年二月到倫敦來，打算奪取政權的時候，殘闕巴力門宣告解

隨着英國的資本主義農莊在十五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間裏面興起和生長，英國羣衆的條件開始越變越壞了，這個過程一直繼續到以後的三個世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克倫威爾的時代，在英國羣衆的命運底惡化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例外。『在共和國存在着的日子裏』，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這樣說，『各種程度的英國人民大眾從惡化的狀態中升起了，這惡化狀態是他們在杜多 (Tudors) 統治之下沉淪下去的』。(資本論，英文本卷一，頁八二一腳註)。英國自由人在共和國中的地位相對改善，即使是暫時的改善，也是羣衆在平等黨領導之下所作的革命民主鬥爭的直接結果。

散，準備讓給包括兩院的一個新巴力門，這一巴力門，則在進行重建司徒亞王朝的統治。這個新的巴力門於一六六〇年四月廿五日開會，莊嚴地議決「按照本國遠古相傳的基本法律，政府應由皇帝、貴族和衆議員組成」④。一六六〇年五月八日，查理士二世即位稱帝。

但是曾經同謀打擊共和制度的那一部份資產階級，卻也不太願意給這個放蕩奢侈的查理士二世或其他秘密陰謀重建羅馬教會的任何司徒亞王朝人物所統治。因此之故，他們在一六八八年領導了一次新的韋格革命（Whig Revolution），即所謂「光榮的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這和一六四八年的「不光榮的」革命情形不同，他們不再理會什麼共和目的或平民的民主運動了。他們索性邀請奧蘭治（Orange）的威廉和瑪麗（William and Mary）任君主立憲元首，以便「從天主教的暴政下」把英倫拯救出來。而這君主立憲實際上可能變成資產階級的工具。

韋格運動 在政治上，一六四八年革命的紳士獨立派，已經轉移到一六八八年韋格運動去了，這韋格運動到了十七世紀之末，已經發展而成一個巨大的財政力量。事實上，獨立派的成員就是英倫銀行的創立者，而英倫銀行的創立，表現了金融資產階級的統治底最初認可，而托里派（Tories）則堅持反對，他們的立場認為當時著名的銀行，是威尼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和漢堡的銀行；銀行是一種共和機構，把它導入專制機構中，未免是一種危險⑤。可是不僅英倫銀行的建立差不多剛剛在威廉三世登位之後，這一點，顯示了資產階級變成英倫的真正主人；就是國債的舉辦，伴隨着通過堅決實行保護性質的會計年度制對於製造業的中產階級所給予的新的刺激，也指出了這一點。所以，從一六五〇年到一七五〇年，英國是一連串鬥爭的場所，這就是土地利益和金錢利益之間的鬥爭，就是貴族和金錢資本之

間的鬥爭，而金錢資本又得到十七世紀末現代信託制度和國債的建立底協助，鬥爭的結果是以資本的勝利做結束的。

到了十八世紀初期，英國追到了荷蘭的製造業水準，並且開始超過荷蘭而成爲全世界第一位的商業強國。雖然荷蘭在商業上和產業上失去了最優越的地位，但是它在一七〇一年到一七七六年之間主要的生意是借出大量的資本，特別是貸與它的大敵手英國，由此又重複了前一世紀威尼斯與荷蘭之間所會進行過的過程。靠了這種情形，英國獲得了利益。

現在已經爲一七六九年的產業革命底出現打開了一條大路；已經爲資產階級民主的登場打開了經濟基礎了。

●見貝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Kommunistische und 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 Strömungen während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des 17 Jahrhunderts 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所表

現的共產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潮流，斯圖加特版，一八九五。●見約翰·亞當士所引，參看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Boston 1851，第四卷頁四二二—四三一。●同上。●福特 (Henry Gones Ford)..

美國政治的興起和成長 (The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紐約版，一九〇〇年，頁二七。●見梅氏 (Sir Thomas E. May).. 歐洲的民主 (Democracy in Europe)，倫敦版，一八七七年，

卷二頁四一九—四二〇。●同上。●見舍爾格 (George L. Scherger).. 現代自由的進化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Liberty) 紐約，一九〇四年，頁一三五—一三七。●見貝恩斯坦上揭書。●同上。●見

福特上揭書。●見馬克思.. 剩餘價值學說 (Theories über den Mehrwert) 卷一頁一九，德文版。

第二章 荒原的新生命

一

創基派的思想 是在殖民地的美洲，偉大的民主共和國底意識，最初在這裏復活了。十八世紀最初發表人權宣言的，是在這裏；而那似乎跟隨了英吉利共和國消滅了的民主傳統，是在這裏再生了。

英國革命對於美國的衝突會給予一種直接的影響。創基派（Founding Fathers）在和英國皇室的鬥爭中發展了共和思想，到了這樣的地步，即他們從十七世紀英倫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取得他們知識上的動力。他們讀過米爾頓，哈靈頓，息耐（Algernon Sydney）和別的英吉利共和份子，他們也同樣地唸過洛克（John Locke）。哈靈頓的Oceana所包含的思想，也是跟平等派的思想相似的，他在本國的影響不大，可是他這部著作卻被這裏殖民地的人們所廣泛地閱讀了。亞當士（John Adams）和哲斐遜（Jefferson）熟知他的作品；而奧蒂斯（Oliver）則會承認他從「這個偉大而且不可比擬的」哈靈頓那裏所得甚多。米爾頓的觀點是和創基派相似得非常利害的，所以這些觀點在十八世紀的革命的美洲共和國裏實現得最完全了。

美洲的殖民份子，是在一個由君主們統治的世界當中建立起他們的新的共和制度的，這些君主已經花了百多年的時間，企圖磨去的正是關於共和國的記憶。到了美國革命的時候，民主的敵人已經非常成

功地利用了英吉利共和制度的失敗和十七世紀共和起義的失敗，宣稱一般認為共和制度僅僅在很小的國度裏纔能夠實行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伏爾泰 (Voltaire) 還有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的其他代言人，都一樣的宣稱，共和制度不適宜於大國，這實際上已經是不可變更的法則了。即使是美洲的創基派也保持這樣的觀點，因此他們僅僅把這個新的共和國當做一種試驗①。

事實是這樣的：美洲殖民地採取了勉強反抗英國王室的革命鬥爭的道路。即使當他們最後宣布與英王脫離臣屬關係時，他們也沒有破裂他們與英國憲法的聯繫。他們在反抗王室的鬥爭中使用着英國領域的法律和憲法；而當美洲殖民地與祖國的衝突，變得祇有戰爭纔可以解決的時候，他們也不去追尋法國的人民主權的意識，反而要去依據一六四八年和一六八八年善後的英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信念。祇有到達了最後的分離時，他們纔回復到獨立宣言所提出的幾點抽象的自由原則②。一直到獨立戰爭之後十年，美國的官方文書還沒有使用過「共和」這個術語。照哲斐遜的 *Annals* 所說，英國人反對「共和派」一詞的偏見，甚至也還在華盛頓心裏盤旋。哲斐遜說，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華盛頓促他注意有一張公文草稿上用了「共和」一詞，而「他從來沒有在我們的公文上看見過這樣的術語。」十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哲斐遜記錄了他自己的滿意，說是「我們的共和國」一語已由蘭多夫將軍替總統起草國會致辭時採用，而華盛頓對這也沒有什麼反對了③。

美國革命的性質 美國革命是由有錢的人所領導的。這是由於當時參加鬥爭的力量底性質和當時在殖民地佔優勢的條件所產生的。美國在獨立戰爭的前夜，大半是英國社會的殖民地版。在殖民地中佔優勢的是同樣的階級精神，甚至也許更加顯著。恰如在貴族的英倫一樣，對於窮人，法律非常殘酷，而且

在士大夫與庶民之間有着顯著的區別。老百姓必須依照階級來穿衣裳，必須各就其所應就的地位。囚欠債而下獄的到處都有。牢房是骯髒的，並且是腐敗的中心；鞭笞，頭枷和足枷就是野蠻的刑罰每天所用的工具。美國的政治實踐也同樣的學取自英倫。選舉權是由財產資格所嚴格限制的，至於做官，則財產條件更被重視到這樣的程度，即祇有有錢的人纔有被選舉的可能^⑤，儘管民主鬥爭是從十七世紀就已開始，但是在殖民地裏卻還沒有能夠在政治上起什麼作用。

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 但即使如此，終究還是老百姓的民主活動把革命向前推進了一步，終於得到了獨立，而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份子尤其在第一次大陸會議（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起着領導作用，政治的領導權本質是落在富商和士紳手中的，當時羣衆用憲法的工具來指揮政府的這種實踐，非常不發展，結果還沒有超過士紳之間的一種利益聯繫。舉例來說，在波士頓，亞當士曾經說過，三個富商——韓各克（Thomas Hancock），阿爾索伯（Charles Althorp）和格林（Thomas Green）——聯合一致的時候，差不多就可以得出選舉的結果。他也說過『半打或充其量不過一打的家族，曾控制了康尼蒂卡特（Connecticut）』^⑥。紐約的政治是由幾個大家族（李文斯頓家族 The Livingstons，須勒斯家族 The Schuylers 和克靈頓家族 The Clintons）的態度所決定。在南方，政治力量大抵完全依靠着家族聯繫和社會地位的。

人民大眾卻生活在政治動亂的中心之外。城市人口很少，還不到全部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全國只有四個城市有着一萬以上的居民。波士頓的人口爲一萬八千。費拉德非亞，人口爲四萬二千，那就是主要的城市了。全國人口中的五分之一是在維吉尼亞（Virginia）的範圍之內，而這裏可沒有大城鎮^⑦。更

有一點，即在一七七五年全國只有三十七張新聞紙；各地要人要知道互相的政治活動情形，唯一的辦法是靠通訊。總而言之，當時的條件是：只有和統治階級發生社會關係的人們，即士紳們，纔可以得到情報，採取政治活動所必需的組織措施。這就是爲什麼那些用憲法難題來攻擊上帝與巴力門的人，那些組織了大陸會議而賦給革命鬥爭以全國的性質的人，還有那些最後宣稱脫離英吉利統治而獨立的人，都是有錢的人和特權份子，都是殖民地美洲的韋格資產階級底理由。

① 見舍爾格，上揭書，頁一四二——三。② 見H. J. 福特所引，上揭書，頁六二——六三。③ 見福特，

上揭書，頁一七——一八關於英國對十八世紀革命思想的影響，參看恩格斯：「法國的改革運動」（「北星」，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重印在馬恩全集第一部卷六頁三六六——七中。）；也可參看馬克思的

「英吉利革命」。④ 見福特，上揭書，頁六二——六三。⑤ 同上，頁四。⑥ 同上，頁十。⑦ 同上，頁一〇。

二

民主傾向 殖民地社會是由土地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統治着；這一事實，決定了革命的基礎性質。雖然如此，可是一談到它的民主傾向，則在鬥爭中成爲決定性的力量的，卻是鄉鎮的勞動人民，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和落後鄉村的貧農。因此之故，這個新的國度以民主共和國的姿態出現，戰爭本身就形成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因爲戰爭把羣衆吸引到鬥爭裏面去，並且使他們能夠在決定軍事行動和衝突的結果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這樣子把一些真正民主的階級推前一步，其時，它也給民主勢力在殖民地美洲最嚴重的時期即新的政府和國家形成時期底所作所爲，打開了一條大路。

資產階級的任務 假如這一任務完全交給殖民者，商人貴族去負擔，那結果不但不會有民族獨立，甚至連一個民主共和國也不會有的。這種富有的士紳們，大部份反對作這樣的鬥爭，並且對這樣的鬥爭實行怠工，同時在戰爭中公開發參加英國那一方面。至於拿起武器來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殖民者、商人貴族，則竭力要爭取鬥爭的領導權，企圖使羣衆服從它自己的目標參加戰爭，並且企圖限制人民的民主權利。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取消大英帝國的統治和壓迫，因為這統治和壓迫正在窒息着美洲的經濟生活和發展。它害怕革命和獨立，因為革命和獨立給共和制度開闢了大路，而共和制度則是「一切可能做到的暴政中最暴虐的一種」。因此之故它竭力要從上面向英國鬥爭，口號是「納稅而無代表就是暴政」(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s tyranny)，同時不讓人民分享到任何的領導權。它瞧不起羣衆，當它看見抵抗英國殖民當局的運動在每一處殖民地「把一切渣滓攪到浮面」這一事實時，它就駭怕極了。

「自由的兒子們」社 城市的貧民是團結在他們自己的革命組織裏的，這些組織以「自由的兒子們社」爲主，遍佈殖民地各重要市鎮，由急進的商人和職業運動家如沙謨·亞當士(Sam Adams)和藍姆(John Lamb)等人所領導，這些領導者明白，要拯救這個國家，最後必須依靠羣衆的愛國主義。這些貧民們就要求聯合領導鬥爭的權利。他們進行了嚴密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準備了並且分發了各種各式的宣傳文字，終於力量大增，足夠擊敗富有的商人們阻止他們參加第一次大陸會議的種種努力，使富有的商人們也不得不贊成工人，鄉村貧民，富有的墾殖者和商人們都選出同等的代表。當英國派兵來粉碎殖民地人民的抵抗運動時，監視和報告他們每一步行動的，監視殖民地的托里黨的，就是市鎮的勞動人民；他們和農民一起，給戰鬥部隊提供了人力。

資產階級的目的並不是推翻英國統治。事情是這樣的，一七七五年，在武裝抵抗英國的第一階段裏面，這些商人墾殖者連想也不會想到過獨立這一回事。即使軍事敵對行動開始了，他們還宣稱『和我們的祖國和解』是『每一個美洲人衷心的願望』，這種觀點和華盛頓就任大陸軍總司令的途中所抱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英國迫使他們作武裝抵抗，他們也準備作戰的，但這作戰是爲了要英國殖民當局承認他們的憲法自由與權利，而不是爲了推翻英國的統治。所以，他們還沒有準備用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戰爭，儘管鬥爭的邏輯和羣衆的參與，很快就引導到非用革命的手段不可的地步了。如果循着革命的路線來作戰，則戰爭的目標必須是爭取獨立；但在一七七五年他們還沒有這樣的任務。華盛頓離開紐約到劍橋的軍隊去的時候，他知道要對抗英國的紐約總督，也許必需採用強暴的措置了；但是他遲疑着不敢發這樣的命令，因爲『逮捕一個總督簡直是一件新事情』，關於這，他必須去請示大陸會議。那時殺害美國人，把美國戰俘當作暴徒的英國軍官和士兵，還被當作同胞，而被俘的英國軍官則被敬爲『上賓』，大部份讓他們宣誓後釋放，例如有一個軍官，叫做柏列斯谷（Brook）的，居然被允許住在費拉德非亞第一流的旅店裏，『和省內第一流的紳士飲宴，還可以招待貴族』。

民主羣衆竭力要把戰爭導向革命路線。竭心要把戰爭導向革命的路線的，即是說，獨立的路線的，是民主的羣衆。他們被破壞和焚燒美國市鎮的英軍底野蠻行動所激怒，同時富有的托里貴族們，居然與英國人一起陰謀反叛美國的事業，這種公開的叛變使他們大吃一驚，也使他們火上加油。羣衆的要求反映在格林將軍（General Greene）的聲明裏，他宣稱：『要是會議諸公能夠看見給從沿海市鎮趕出來的貧苦居民的那種淒涼而可憐的生活時，他們也一定而且可能燃燒起憤激的火焰。來反抗那些有任命的海

盜和特許的強盜的吧。老百姓開始裏心願意宣布獨立了^①。英軍的暴行創造着一種新的局勢。曾宣稱上帝寵幸那些握有重兵的人們底李將軍（General Charles Lee），也要求革命行動。「我建議逮捕本洲所有的總督，官吏，托里黨，和所有自由的敵人，並且沒收他們的莊園，」他宣稱道：「起碼要迫使他們作大量的捐輸。他們這批人應該禁閉在內地市鎮中，當作我們這一方面被俘者底人質」^②。

但是華盛頓將軍對這種呼籲置之不理，儘管這呼籲和民主大眾的願望是相符合的。

大陸會議裏的保守紳士們不贊成這樣子的革命方法，也不贊成這些方法所引起的脫離英國的行動。他們希望巴力門的溫和派能夠把門爭控制着，免致發展成爲一場戰爭。還有就是他們害怕羣衆的民主目標，對他們本身的特權和財產利益有所威脅。帝國對殖民地貿易和經濟的限制，阻礙着商人與商人之間的交換，也把農民的產品和工人的工資減低了，並且威脅着使他們不能變成獨立的生產者。因此，人民也就熱中於反對外國寡頭統治的鬥爭。但是他們同時也受國內紳士的壓迫。因此他們的目標比墾殖者、商人貴族的目標更加遠大。他們把自己的獨立機構和要求，繼續不斷的拋到鬥爭裏面去，其時，他們就同時爲反抗外國和本國的寡頭統治而鬥爭。工人們看得很清楚，請願和爭執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出路祇有一條，那就是趕緊武裝起來，爲獨立，爲建立一個人民的民主政府而鬥爭。爲了防止這樣的結果，紳士們竭力避開獨立要求，避免任何可以關閉其他解決辦法之門的行動^③。

英國的戰略 英國人也懂得羣衆纔是抵抗英國殖民當局的主力，尤其是羣衆在軍事因素裏所佔的地位。他們於是根據這一點來調整他們的戰略，計劃將北部諸省和南部諸省的交通截斷，然後將新英倫（New England）的戰事遷移到南方，因爲英軍在新英倫遭遇到農民和機械工人的頑強抵抗，而在南

方，則他們企圖把那裏的黑奴解放，藉以分裂南部諸省，照這樣子來獲取一個迅速的勝利。與此同時，由於人民在鬥爭裏首當其衝，但富商們卻越打越有錢，所以他們也就竭力來分裂人民，答應凡會入伍的，都分給一百英畝土地，外加一百英畝分給他的妻，每一個孩子又可各得五十英畝，他們又向工人呼籲，叫他們逃開革命軍，就可以避免貧困。英國人也依靠富有的殖民地托里黨，因為他們和英國人已經非常密切的同謀，出賣革命軍和革命了。

但是爲自由而鬥爭的人民，卻拒絕讓步，儘管本身存在着許多困難，儘管敵人在軍事上佔着優勢。他們給革命軍供應軍火和組織戰鬥力，在這當中表現出可驚的熟練。首先，他們以他們在戰場上表現的革命精力和戰鬥技術，克服了英軍。這些農民和機械工人，身上雖沒有穿制服，也沒有職業軍人的紀律，訓練不佳，而裝備更加不良，可是他們竟造出了奇蹟。他們花一晚功夫所築的防禦工事，比之英軍整整一軍在一個月裏面所做成的還要好，這一點是英軍將領霍夫將軍（General Howe）也承認的。他們發展了戰術上的新創造，其中最重要的是游擊戰，就是游擊隊把歐洲戰場上所向無敵的雄師嚇得魂不附體。這兒有的是一枝革命軍，它所有的力量都是它自己發揮出來的，在作戰部隊的戰鬥意志和品質，超過英國那些本質上是僱傭軍，同時又具有死板的隊形和步兵戰術的正規軍。『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恩格斯會這樣說，『這一羣笨拙的兵隊起來反抗那些雖未訓練但是比起來總更可以射擊的暴徒；這些叛徒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戰，所以他們不像僱傭兵似的逃亡；他們也不會形成一個隊伍渡過廣闊的平原，向着英軍前進，他們卻是分散開的，流動異常迅速的，藏在樹林裏面的狙擊兵。在這種情形下面，戰線是沒有力量的，而且會被它的不可見不可觸摸的對手所擊敗的。散兵線的作戰被重新發見

了——這是一種新的戰爭方法，而這新的方法卻是人類的戰爭物質起了變化底結果」。

起草獨立宣言：戰爭服從着它自己的邏輯。托里的謀叛和英軍的策略把一些還希望與英國和解的紳士們最後的意見都給刺奪了。除了作戰到底之外，別無其他出路。托里的陰謀被擊破了，大陸會議被迫要準備一次長期流血的鬥爭。到了一七七六年六月，大陸會議迫得要考慮這樣的問題，即團結一致的各殖民地是否應該自動宣稱爲自由獨立的國家。要求獨立的力量得到了勝利。指派來起草獨立宣言的委員會，在一個砌磚匠的家裏開會了；哲斐遜所擬定的宣言草案，於七月四日通過。當人民聽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們的快樂簡直「變成瘋狂」。工人們把在保靈、格林的喬治三世的立像掉下來，用它來製造子彈。華盛頓不贊成他們的行動，因爲這「太像無法無天了。」在有些殖民地，唯一覺得快樂的祇是工人們。

湯姆士·潘恩 最初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的人當中的一個，就是潘恩（Thomas Paine），他是這一次鬥爭中，最爲人所熟知而且最有力量的大衆底代言人。潘恩是一個道地偉大的民主派，他所寫的小冊子和作品對人民曾起着深厚的影響，尤其是在戰爭最艱難的日子裏。學習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的傳統，雖然這些人文主義者被當時已經變成新發展的資本主義體制底特性的富有和卑鄙所震撼，然而潘恩卻是同情人民的。可是，儘管他願意保護人民，使他們免受這個制度的惡劣後果所打擊，但他卻譴責任何企圖取消私有財產的努力。然而潘恩的世界觀卻完全和他的時代需要相吻合的，也和歷史發展在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給美洲所定下的決策的任務完全吻合的。潘恩按血統說是英國人，而他又是一個世界公民，於是他在美國革命中對自由作出了他的最偉大的貢獻，並且在歷史的不

朽人物中佔了一個地位。

是工人和普通的平民，保證了最後勝利和拯救了革命。他們在革命當中最愛國的力量，是最堅定的戰士，是民主共和國的最熱心的鼓吹者。作為普通的士兵來看，他們忍受了最可怖的苦難，這苦難是由英國的封鎖所引起的，也一樣的由供應軍隊的投機家與證券經紀人的貪慾所引起的。當羣衆爲着勝利犧牲了一切的時候，商人和製造家卻賺了無數利潤，不顧物價統制法規，提高物價來吮吸人民的血，他們在與政府訂立合同，在作貨幣投機和土地買賣中，變得更加富有了。儘管有這許多困難，儘管革命軍在戰爭中經常的敗退，工人們和羣衆卻依然忠心於革命事業。而就整個情形看起來，這一點證明是有決定作用的。

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 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給加強美洲發展的民主傳統，有着基本的貢獻。這一戰爭解放了成千成萬的賣身僕人，使他們參加革命軍，同時又阻止運入新的賣身僕役，就這樣子摧毀了賣身奴隸的制度。這一戰爭給工人和普通老百姓帶來了力量，信心和威信，因而他們戰勝了敵人。這一戰爭打開了巨大的新土地之門，這些土地照一七六三年皇家的佈告，是不准墾殖的，現在墾殖了就給予人民大眾一種新的經濟產業。這一戰爭還給他們帶來了重要的政治成果，那就是在人權法案和差不多全部各州憲法所包含着的成果。這些法案和憲法廢止了教會，保證了信仰自由，禁止代理投票，取消長子承繼權和財產承嗣權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 ①②。

但雖然有了這一切，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是很主要的。投機家就是最初從開闢新地上得到利潤的人物。托里保皇黨 (Tory Loyalists) 的巨大莊園落入少數富有者的手裏，而墾殖者商人貴族則保持着政

權，這是在不久之後，表現於新的國民政府的形成所作的鬥爭底結果上了。

- 見福納 (Philip Foner) · 美國勞工史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國際出版社，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三章。●見亞波特 (John S. C. Abbott) ·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紐約版，一九〇五年，頁一二五。◎同上，頁二二六。◎同上，頁二四五。◎同上，頁二二九。◎同上，頁二五〇。●見福納，上揭書，第二章。●見恩格斯，反杜林論英文版頁一九一。●見亞波特，上揭書，頁二七二。●見福納，上揭書。●見格林 (Evars Boutell Greene) · 革命的世代：一七六三——一七九〇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1763-1770) 紐約，一九四三年版，頁三二八—三二九。

三

美國新政府的性質，獨立一經得到，為決定新政府的性質底鬥爭開始了，這一鬥爭一直繼續到一七八七年，到那時新的聯邦和各州政府纔告形成。這一鬥爭反映了全國佔優勢的社會分野。雖然這個社會實際上沒有存在過什麼承繼性的銜頭，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面也沒有過君主專制，可是有許多『出身高貴』的人夢想着它；即使這些『出身高貴』的人們不可能建立一個形式上的貴族，但他們也清楚的深信，政府責任是完全屬於他們的。●制憲會議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的大部份成員，是屬於商人和地主士紳一類的，而建立一個新政府並且通過憲法把美國造成一個共和國的，卻正是他們。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所佔有的是治理這些事情的工具和能力，因此他們就可能控制政府的每一分

枝，並且管理公衆的事業了。

亞當士是反對承繼性質的政治特權的，他並且堅持在法律的面前一切都該平等，但是他卻也不得以爲出身與財富『對社會具有一種自然而而且不可避免的影響。』難道美國畢竟不是有了它的『勞動者，自由人，紳士，老爺，可敬的紳士和高貴的紳士了麼？』^③ 哈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公開和保王派保持關係，對人民表示輕蔑的，他宣稱『所有的集合都分成少數和多數這兩部分。前者是富有和出身高貴的，後者就是人民大眾。……人民是狂亂而且變化多端的。他們很少會判斷或者決定什麼權利。因此要給第一階級在政府中佔有顯著而且永久的部份。他們可以防止後者的動搖性的』^④。

富有階級對共和制度的害怕 富有的闊佬所真正害怕共和制度作爲一種政治形態的原故，是由於這『物事的邏輯的發展，將超越過特權階級和富有階級的統治，而達到人民的統治。這種對民主的恐懼，很清楚的由華盛頓的密友摩理斯（Gouverneur Morris）表示出來了，他說，財產是所有政府的基礎，他把民主當作『一種病；所有共和國都因之而滅亡，唯一的辦法是用武力把它們摧毀』^⑤。一七八九年，他寫信給盧洵（Marquis de la Luzerne）說：『共和主義是一種精神上的流行性感冒』^⑥。一七八六年在麻省西部發生的須士（Shays）的反抗抵押品取銷贖權和債權人的迫害底暴動，加上在新威徒（New Hampshire）和羅德島（Rhode Island）的騷亂，曾大大嚇壞了出席制憲會議的代表，這祇有加強他們的確信，認爲民主是一種暗病，這種暗病足以構成每一個共和國的弱點。他們爲了避免遭到這樣的危險，便建造起一種他們希望可以抑制和控制這些民主傳統的政府機構。

『制衡制度』的導入 爲了這一目的，他們把制衡制度（The system of check and balance）導入

新共和國的憲法中，作為抵抗『暴政』的安全瓣——而這所謂『暴政』，卻是多數人的『暴政』，卻是人民大眾能夠用政府力量來打擊富有階級的『暴政』。

當這個制度被杜爾葛 (Turgot) 和馬伯利 (Mably) ——世界聞名的法國政治家和思想家，後者又是法國共產主義理論上的先驅者之一——批評時，亞當士就來替它辯護。他把共和國的歷史作一詳細的批評和分析之後，認為像法國哲學家們所夢想的一個純粹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的。儘管亞當士同意用『共和』一詞來形容這個新的美國政府，但它並不包含着由人民統治的這種意思。所以，在憲法通過的時候，亞當士和舍爾曼 (Roger Sherman) 通訊時，就稱之為『一個君主共和國』，他把英國也歸入這一類，這一名詞的意義，他是指：執行權的保護是一種個人的委托 (an individual trust)，它也是共和的，其共和的程度就恰如憲法所提供代表人民的程度。一般地說，這就是聯邦派 (Federalist) 這個什誌的作者們的觀點，他們把新政府稱做共和政府。但是，如瑪迪孫 (Madison) 所說，這個共和政府遠不能歸到古代由人民統治的民主共和國那一類的。瑪迪孫這樣寫道：『民主政治會必須是混亂和鬥爭的景色，會必須與個人的安全或財產的權利互不相容，一般地說會是活得長，死得暴亂的。……這些古代共和政治和美國政府之間的真正分別，是在：人民在後者分享到一點集體的權力』。

●見福特，上揭書，頁五九；又參看格林，上揭書，頁三一五。●見福特，上揭書，頁五九。●見格林，上揭書，頁三一五。●引見哲聖遜作品選集 (Thomas Jeffers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編輯並序。國際出版社，一九四二年版頁十九。●日記及書信卷一，頁一四一。●引見歐拉德 (A. Auld) 編，一七八九——一八〇四法國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4) 倫敦，一九一〇年版。

卷一，頁八八——八九。②見福特，上揭書，頁六一——六三。③同上。

四

新政府依然採用民主共和的形態 雖然害怕着民主，可是這個新政府卻仍舊採取了民主共和的形態。制憲會議費盡心機，想出一種政府機構可以控制他們所害怕的民主傾向，但這種種努力證明不可能把民主浪潮從根消滅。亞姆士（Fisher Ames）曾解釋其所以如此的道理，他說：『憲法不過是廢紙；社會不過是政府的基層』①。當時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畢竟使憲法不得不向民主的發展看齊了。

美國所面對着的社會條件 和英國的紳士不同——英國的紳士所面對着的是一批安居樂業的人口，他們已經被訓練得有了順從的習慣，而且不可能逃過地主的控制了；——美國的紳士所面對着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條件。在大部份殖民時期他們因為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壓力，對英國移民所施的權威，自從歐洲列強被逐出去和印第安的反擊之後，就已經失掉了許多基礎。未開墾的土地的數量，實際上數也數不清，而強制性的社會布置也不是容易保持的事，這些條件，紳士們很快給發現了。要獲得開墾者的需要，非常巨大；而且引起了民主的引誘，這起先是為了政治特許地的形式的②。所以韋吉亞亞州的格萊遜（William Grayson）因為希望迅速的賣出土地和較低的賦稅，便認為『住民的缺少』恐怕是『我們唯一的災難』。谷克士（Fench Cox）爲了要吸引開墾者到賓西瓦尼亞州去，便宣稱他給予公民和宗教上的自由，租地條件簡便，定居兩年便可得投票權，而且不受舊世界關於貿易和工業的限制等等③。

爲了爭取開墾者而作的民主讓步 爲了爭取開墾者，需要作這樣的民主讓步，而同時又不許危害到

他們的政治力量，這使紳士們進退兩難；他們所看見的唯一出路就是最好有一個強敵，出現在美國的國境。亞姆士於一八〇二年給金氏 (Rufus King) 寫信說，『我們恰如別的國家一樣，需要在我們的圈子之外，有一個強鄰的壓力；這樣的一個強鄰的出現在任何時候將會刺激起人民更加害怕他們的政府，什麼謠言也比不上這個的』^①。在實際情況和事件之下，這僅僅是紳士們的單思病，這樣一來反而證明了民主的『歧途』是沒有別的出路可循了。

英國貴族在美洲建立封建性的土地秩序底失敗，爲了國家的民主化，無限規模的土地底存在的巨大影響，是創基派所不能逃避的，這也是民主發展的一個源泉；在十七世紀美洲剛開始殖民地化的當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英國的貴族曾兩次企圖在美洲樹立起一種帶有封建性質的土地社會秩序：第一次是在司徒亞王朝的混亂時期，其時成百成百的 *Entrepreneurs* (企業者) 跑到美洲去，打算在那裏建立一些貴族莊園，恰如五百年來在歐洲所做過似的；第二次是一六六〇年與一六六七年之間，即在英國共和政府失敗和查理士二世復辟之後。但是這兩次的努力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爲了這個新國家的殖民地化過程所保障的開墾者所生活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凡願意得到宅地的將來都可以得到，以及選舉議會的權利，宗教信仰和行動的自由等等。

勞動者的遷徙及其條件 爲了勸老百姓遷移到殖民地荒原裏去，成爲預定的領土上的勞動者，「企業者」和船長不得不同意好些條件，這些條件在初期北美性格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任務。從一六二〇年到一六六〇年之間，大多數跑到車沙皮克灣鄉間去的男女，他們肯拚着性命，幹五六年活，必須先規定了像這樣似的特殊的條件。結果往往是企業者每人付給六鎊錢，以便運送到他們所指定的地方去，然

後才和他們訂了合同，合同規定他們替他做工，期限告滿的時候，送給每人一塊土地，一套新衣裳，一頭小牛，兩隻豬，一些鎗炮和一些簡單的農具。

沿着封建路線形成中的社會層不能形成。大多數白種人之成爲北美殖民地（由瑪恩 Maine 到喬治亞 Georgia）的公民，這些就是基本條件。但是因爲不遠就有廣闊無限的一大片土地，所以這些在韋吉尼亞和瑪利蘭的『准』領主的土地上做活的，不一定肯成爲柔順的農奴。對於把他們變成農奴的種種辦法，他們的回答是大量的逃到邊境去，數量之多，使三十年間爲防止這種情形而製定的法律，比其他法令多得多；但法令也不見得有什麼效用。對於契約服役者的土地和自由底保證，使一種正在沿着封建路線形成中的社會層，無法形成。這種保證由於下面的事實更爲加強了，即墾殖會不斷的移動和變化，這樣一來阻止了慾望比較少的勞動者永遠附着於土地。

在這些條件下面，封建機構不可能在這裏生根，所以在美國沒有發展一種不能獨立的農民層。既沒有土生貴族，也沒有封建習俗。土地祇能用租金租來。莊園不能承繼，長子承繼權的習俗一般地說並不盛行。

宗教也是美國民主發展的主要源泉。在次要的項目上，宗教也是美國民主發展的源泉之一。殖民地不像祖國，教會是和政府分開的。恰如在政治上似的，在宗教的圈子裏，殖民者也是屬於英國最進步的集團的。事實上美國最初的一批共和派，都是清教徒牧師，如威廉士 (Roger Williams) 胡克 (Thomas Hooker) 和懷思 (John Wise) 等。他們恰如旁的殖民者一樣，熟悉米爾頓，息耐和其他人們的著作裏所表現的政府理論，即溫和的共和政體；而他們又全是民主觀念的熱烈擁護者。胡克和威廉士的民主

觀，包孕在他們所創立的殖民地諸憲法上面。

宗教復興運動 然而事情是這樣的：當最初的殖民地建立之後一百年間，宗教在本質上還是少數人的事情。在韋吉尼亞的英吉利教會（Anglican Church）是在聖殖者貴族的管理和控制之下的。在新英倫，由於社會的限制，教會的教友是由很少數人形成的。長老會（Presbyterians），組合教會（Congregationalists）和改革諸派（Reform bodies）充份地分担了卡爾文（Calvin）的平民底意見。教友派（Quakers）越變越成爲一個興盛的上層階級的集團，尤其是在它招收長子承繼權（Birthright）的教友之後。早先的新英倫牧師團（New England Fathers），原來認爲民主是所有政府形態中最『中庸』的一種，也認爲他們的主要課題是在於把『神擇』（The elect 神的選擇）常做教會和國家一同控制的物事。

至於宗教深入羣衆的程度，則採取殖民地宗教復興的形態，由殖民地的傳教師佈道，他們宣傳每一個都可望發見他自己到達上帝的道路，並且強調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這一種理論，鼓勵平民參加管理他們自己的事情底願望。宗教復興派的傳教師們不承認有任何的社會地位區別，他們努力要達到各階級的人們，奴隸也好，主人也好，窮人也好，富人也好，目不識丁的也好，飽學之士也好。對於他們，人人都是罪人（Sinners），需要一個救世主，祇有靠他的恩恕，才可以得救。這樣子：宗教復興派於是在美洲的殖民社會中得變成一個巨大的適應力量；他們於是把民主的種子散佈得廣泛而且有效了。

① 見福特：上揭書，頁六七。② 同上，頁六九至七〇。③ 見格林：上揭書，頁三〇九。④ 見福特：上揭書。

頁六九至七〇。③見多德 (William E. Dodd) · 美國最初社會秩序的出現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載美國歷史評論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L, No. 2, 一九三五年一月, 頁二一七至二二一。④見美國憲法釋例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四版, 波士頓。一八七三, 卷一, 頁二二一。⑤舍爾格, 上揭書, 頁一六八。⑥見斯惠特 (William Warren Sweet), 美洲的宗教復興 (Rivalism in America) 紐約, 一九四四, 頁二二—二三, 四〇—四三。

五

獨立宣言和聯邦法 在一七七四年第一次大陸會議和一七八七年通過憲法建立新的美洲共和國之間, 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戰爭的執行上和在各殖民地團結的保持上, 扮演一個決定性的任務, 一直等到獲得獨立為止。支配第一次大陸會議的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是對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負責的, 這一宣言是由議會中三十二歲的哲斐遜為首的一個委員會所起草的。雖然他們還必須與第二大陸會議裏面的富商和土地貴族共同分擔領導權, 但他們卻能夠使大家一致通過聯邦法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而這一個法規却使這裏的許多殖民地走上建立一個單獨的共和國底道路。由貧農、手工匠、機械工人和水手們構成的平民, 給作戰提供了人力, 因此之故, 他們在鬥爭中首當其衝。就是這些民主的集團加強了革命的獨裁和對付托里黨人的恐怖手段——這些托里黨人沒有像在其後的法國大革命那樣兇, 主要是因為在殖民地裏面並無封建的條件存在底原故。

哲斐遜 但是當戰爭正在進展着的時候，政權完全轉移到韋格資產階級手裏了，這些人的主體後來就組成了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就是他們支配了通過一七八七年憲法的祕密會議。哲斐遜是在一七八四年被派到法國去代高年的法蘭克林做美國駐法大使的；當他接到一份一七八七年憲法時，他也竄得很，因為這裏面既然沒有給人民提供一種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也沒有規定總統的輪任。他歡喜這樣的一種意見，即：中央政府的機能無需乎在各州重現，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劃分清楚，建立一個由兩院組成的國會。但是由於這部憲法無視了人民的民主權利，所以哲斐遜宣稱他本身對於這部憲法採取『近乎中立』的態度。

美國被分裂成貧與富兩部份 當一七九〇年他回到美國的時候，他發見美國已經分裂成『變成大亨的少數人和供奉這些闊佬的多數人』兩個部份，而且新政府落在富商，土地貴族和職業貴族（Professional aristocracy）的手裏。財政部長哈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利用政府來增加既得資產集團的財富。他努力把『有資格人士』（Cettifiate men），股票經紀人，投機家和有錢貴族與政府發生關係。他的財政措施是以發公債為主的，犧牲了農人和手工業工人的利益，來增加他的有錢朋友們的財富；農人和手工業工人却被高稅壓得透不過氣來，而徵收高稅却又是為了執行哈米爾頓的計劃。人民是會經努力要爭取更大的民主收穫的，現在却明白他們已經陷入這樣的危機，恐怕連他們在革命中用犧牲和戰鬥去換取的東西也給失掉了。他們對於當前的形勢非常不滿，他們一定要頒布人權宣言。

人民大眾和控制政府的大亨們之間的鬥爭，到了一七九〇年變得非常尖銳，竟使全國分成兩個明顯的陣營。『路線現在已經劃分得很明顯了』，哲斐遜在一七九三年宣稱，『一邊是費城（Philadelphia）

紐約 (New York) 波士頓 (Boston) 和查理士頓 (Charleston) 的摩登社會 (Fashionable circles) —— 卽自然的貴族 (Natural aristocrats)；² 以英國資本做生意的商人們；³ 紙人 (Paper men) (所有的舊托里黨人都屬於上述三者之一)。另一方面是：¹ 以自己的資本做生意的商人；² 愛爾蘭商人；³ 做買賣的，機械工人，農人和其他各種公民」^①。

哲斐遜從法國回來後，被任爲國務卿。儘管他把握到當時國內的基本形勢，並且知道統治階層因爲害怕羣衆，表現出『寧願君主政府而不願共和政府』的傾向，可是哲斐遜却沒有馬上看到哈米爾頓的舉債措施的全部意義。所以，在一七九〇年，他曾這樣的描寫他自己：『我既不是聯邦主義者，也並非反聯邦主義者；我不屬於任何一黨，也不是黨與黨之間的折衷者』^②。然而，到了一七九一年，由於哈米爾頓的財政報告中所建議的徵收國內消費稅和國家銀行的計劃，在哲斐遜和哈米爾頓之間的尖銳對立於是發展了。這兩個人的鬥爭，於是成爲其後三十年國內政治鬥爭底基本樣式。

哈米爾頓 哈米爾頓提議用鐵腕鎮壓羣衆的傾向與民主要求。哲斐遜則堅持人民纔是政治力量的儲藏庫，他竭力要給予規模最自由的一種民主。哈米爾頓爲着一個符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民政府而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所以他提議建立一種終身的、甚至可以世代相傳的最高當局或者專制君主，加上一些負有適應全國性的意向底任務的州長，連同一個建立在英國式的貴族院和衆議院底典型之上的國會。哲斐遜則擁護各州權利，他認爲面對着由哈米爾頓及其友人所統治的政府機構，這是一種『寶貴的信賴』；他堅持政府應該分權，而不該集權。哈米爾頓是親英的，他贊許那時在英國巴力門裏面佔着優勢的腐敗。哲斐遜恨英國，他是對革命的法國友好的。

哲斐遜和哈米爾頓的對立。他離開法國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意識懷着滿腔的熱情，因為它會滲透進全國反封建各階級去；他急於要幫助新的美洲共和國發展成爲一個強大的進步的國家，它的發展將成爲全人類的一個模範和一種鼓舞。但是他發見紐約的聯邦黨領袖們公開支持英國的專制主義，公開宣布他們企圖建立一個世代相傳的政府，其時，他不免驚訝了。因爲他是混在他們的圈子裏的人物，他馬上發見自己是『關於這個問題唯一站在共和派的立場說話的』^①。甚至於英英國式的政府表示憤激的約翰·亞當士，也坦白地對法國革命表示敵意。當哲斐遜參加了華盛頓內閣之後，他心裏明白，總統被一羣滿肚子專制計劃的人們所包圍了。當他在一七九一年跟哈米爾頓發生公開的衝突時，諾克斯將軍（General Knox）、哈米爾頓，摩理士州長（Gouverneur Morris）和東部聯邦黨人（The eastern Federalists）攻擊他是一個偽善者，是一個討好人民的傢伙，是一個粗野的抽象底哲學家，是一個虛偽的歸納者，是一個法國崇拜者，又是一個『半狂人』（Semi-maniac）^②。鬥爭於一七九二年秋季選舉中激化，於是哲斐遜和哈米爾頓之間的對立也就隨之增長。哈米爾頓竭力要把哲斐遜趕出內閣。組織成一個新的政黨的背景於是確立起來了。

聯邦黨對民主的敵視及其內部分裂。隨着財政部的財政計劃的發展，在聯邦黨陣營裏面開始發生了分裂。一方面，代表商業和銀行集團，代言人有哈米爾頓，摩理士州長和羅伯特·摩理士（Robert Morris）等。另一方面，中部諸州的強有力份子，連同大多數南部諸州的政治家，開始退出聯邦黨。這一集團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它的立場是站在哈米爾頓和哲斐遜共和派之間；當時的報紙常常把他們叫做『中間派』，這一集團的代言人是亞當士（John Adams），代表城市的中產階級和農民的中間集團。

亞當士對於經濟課題的立場，在實際政治的圈子中，從來不能為商業集團所接受。再有一點，在革命時會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亞當士其時表現出急進的傾向，他曾是堅持對英國採取激烈手段的人們中的一個，因此聯邦黨的保守派對他總是不十分信任。一直到革命終結的時候，他在一七八七到一七九〇年間發表的政治論文，纔算合他們的意，然後得到他們的稱道，雖然這些作品疏遠了亞當士與共和派之間的關係。

聯邦黨在哈米爾頓的領導下所建議的立法，越來越符合商業和銀行集團的利益了，由於這，中間派也就變得頑強了。例如，瑪迪遜和哈米爾頓，在通過憲法這個問題上，曾經聯合一致的，然而他們差不多在這之後就立刻分開，剩下亞當士做聯邦黨內和比較保守的共和派內中間派的代言人。可是，亞當士要控制聯邦黨的政策底種種努力却沒有成功。

共和黨的形成 華盛頓第二次被選任總統之後不久，對哈米爾頓的財政綱領所曾發展的鬥爭，其時就因為法國路易十六 (Louis XVI) 的下台，被處死刑，和英國所組織的對新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戰爭，而深刻化起來，尖銳化起來了。美國人民因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建立而激動着。哈米爾頓及其支持者，把民主在法國的興起當做一種巨大的災禍，這時就索性去保護英國的利益。哲斐遜一直都想退出內閣，可是華盛頓却懇他支持下去，到了一七九三年年底，他纔辭去國務卿一職。他對於這個政府機構越看得清楚，他就越加惡心。他決定不做聯邦黨行政機構的顧問，他要積聚民主力量來控制政府。他退出行政機構的時候，已得許多人的擁戴，於是在一七九四年他組織了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這個黨就變成美國民主陣營在政治上的表現了。

人民組織民主社團

人民受政府的對內和對外政策所刺激，曾不斷要組織一些例如革命時期自由的兒子們社之類的民主社團來自衛。這些人民團體最初的一個是一七九三年在費城出現的，這些社團的增長，是由於貧窮的移植者和技匠，農民和水手的不滿，以及由於他們要保存自由與共和國的願望，和由於他們反對一切對內對外政策的貴族手段。從一七九三至一八〇〇年，這樣子的人民團體組織了四十二個，它的成員由富商到水手到民兵，他們的基礎是在爲獨立而鬥爭時大家都是普通的士兵，都是革命組織的成員這一點。他們決心要把國家從自由的敵人手中搶救出來；恰如在一七七六年一樣，他們在一七九〇年之後，便和拯救國民、平等與共和國的一切民主力量聯合一致了。

人民支持哲斐遜任總統 在人民的支持下，哲斐遜參加了一七九六年的總統競選。但是聯邦黨的候選人亞當士，却以相近的票數當選總統，哲斐遜被選爲副總統。一七九八年聯邦黨實行了一系列的鎮壓手段，即衆所周知的反抗及煽動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企圖粉碎美國的民主。但是人民在哲斐遜的領導下反攻，因而在一八〇〇年的大選中，民主獲勝了，哲斐遜被選任合衆國的總統了。

哲斐遜是一個百科全書型的人物，他的興趣從農業一直到藝術。他是這樣的一個學生，這樣的一個思想家，即他的智慧上的好奇心差不多遍及人類知識的每一部門，包括哲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古代語文，現代語文，和數學。作爲一個有着廣泛文化知識的人，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一個賢明的政治領袖，他首先却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是和法國啓蒙運動的許多人物用一樣的布料剪裁成功的。但是，和他們一樣，他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的代表，是一個偉大的獨立民族的代表，是進步的民主底開明的代言人，而這基礎主要地却依然是屬於一種自由保有不動產的農業性格的。其時，以法國

雅各賓社團 (Jacobin societies) 的型式爲藍本而組成的人民底民主團體，在反對聯邦黨反動的鬥爭中出現而爲主要的力量，當這些團體被稱對西部賓夕瓦尼亞洲的威士忌起義 (Whiskey insurrection) 負責時，他卻拒絕承認它們，雖然他也反對華盛頓在國會致詞中把它們稱做『自我創造的團體』 (Self-created societies) 這一句話。儘管他憎惡專制，但他卻覺得法國革命應該做到君主立憲而停止。他視賀法蘭西共和國的建立，但他卻譴責那些用來粉碎反革命和拯救共和的革命法案，把它們稱做法國『烏合之衆』的『暴行』，並且把它們和美國人民的『堅定和結實』的性格相對照^②。常門羅 (Monroe) 在法國因爲贊揚渴血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而被辱回國時，哲斐遜一句話也不批評他的立場，反而把他收歸共和派之間的分裂，是一種不幸，這不幸給雅各賓的羣衆和羅伯斯比亞 (Robespierre) 爲首的恐怖派 (The Terror) 開闢了道路。哲斐遜，這個作爲民主羣衆在政治上和意識上的領袖，在新共和國存在的最初二十年間，毫無問題是這樣的人物——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人文主義和國際主義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上到達了它們在美國所到達的最高表現；但他決不能走到這一次革命最遠的地平線之外。這些資產階級的限制性，卻並沒有減少他對美國人民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所作的偉大貢獻。

① 梭勒 (James Schouler)：哲斐遜 (Thomas Jefferson)，紐約，一九〇五年，頁一五六。② 福納 (Fane

r)：哲斐遜選集序 (Introduction to Thomas Jeffers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頁二二。③ 4

揭書，頁二三。④ 梭勒：上揭書，頁一五七。⑤ 同，頁一六三。⑥ 同，頁一六五。⑦ 杜埃 (Manning J.

Dauer)：亞當士的政治經濟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ohn Adams) 政治科學季刊，哥倫比亞大

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頁五四五——五七二。②林克 (E. P. Link)，民主·共和社團：一七九〇至一八〇〇 (Democratic 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紐約，一九四二。③梭勒，上揭書，頁一七七，一七八，一八〇。

第三章 歐洲的黎明

美國革命對於處在封建停滯狀態的歐洲底影響。美國革命在大西洋的兩岸開創了資產階級民主登場底新時代。哲斐遜曾經宣稱美國「爲全人類而動作」^①，像他這樣的人物，是認識了美國革命的世界意義的。至於平民呢，他們曾經爲着新的共和國而作出那樣偉大的犧牲，自然對於這個新的共和國底未來具有信心，而且也確信全世界其他各地也將把它當做榜樣了。

歐洲是處在這樣子的一種封建停滯的狀態中，而反叛的精神和反抗舊秩序的起義正在增長得異常強大，因此美國革命的這一個主要的民主運動，就必然會對法蘭西、英國、德國、意大利甚至遠如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底民主鬥爭，給予巨大的刺激。美洲畢竟久已是歐洲列強之間巨大的商業鬥爭底目標；又因爲美國革命是一種反抗英國的鬥爭，而英國卻是歐洲的主要強國，所以整個歐洲自然對於美國革命的結局給予很大的關切。作爲歐洲的一種殖民地附屬品，美國實際上是歐洲的關係體制中的一部份，因此，它也可以對其他關係起相互的影響，這相互影響是歐洲各國的一種正常的發展，而在歐洲各國則反對封建的鬥爭已變成共同的歷史任務。即使在那樣的報紙很少，通訊很不方便的日子裏，也因此之故，從大西洋那邊哄哄動動地傳來的新聞，到達了歐洲最遼遠的角落，而且到處聽了都差不多歡天喜地。所有

反封建的階級都對這偉大的事件歡呼；贊成憲法的貴族；需要君主立憲的上層資產階級；夢想着一個共和國的中等資產階級；革命的智識階級；還有人民大眾。沉沒在封建黑暗裏的世界，閃過了一道光亮；即使是後來發見立腳點不同的也在贊美這閃光，例如西古爾伯爵（Count of Segur）在他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在新的半球裏面開火的第一響炮聲，以閃電的速度傳遍了整個歐洲……美國人的英勇果敢，激動了所有的精神，引起一般的欽羨。』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法國勝利的前夜，美國事業引起最廣泛的回響的，是在法國。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記錄它下一次的巨大勝利。在美國革命時代，法國是一個農業國，全人口中約莫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農民、市民、和工人被不到二四〇、〇〇〇的特權貴族所統治。農民的背上，負起了整個的寄生機構，他們被政府，被收稅的僧侶，被貴族所掠奪；而這些掠奪者則在凡爾賽或者在他們各自的莊園裏面，游閑奢侈地生活着。鄉下裏有的是卑下和飢餓的農奴，其時已陷入一種崩潰的狀態。從路易十五在位的末年，到路易十六在位的全部時期，農業陷入慢性的恐慌裏。農民集體地捨棄田地，逃到城裏去，但在城裏他們可又找不着工作。結果就是城裏充滿了叫化子。即使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叫化子數目之大，在巴黎居然可以建立起一個流浪者的王國。一七七七年，即路易十六即位的第三年，法國叫化子的數目據估計有一百二十萬人。法國皇室爲了解決這些農民被迫轉化爲城市流氓和乞食者的事實，便在一七七七年七月十三日下了一道命令，依照這道命令，凡年在十六歲到六十歲身體健康的男人，如果沒有方法維持生活，又不從事買賣的話，就必須送到罪人船（Galley）去。路易十六真正可以說是『叫化子皇帝』（Roi des gueux）呢。

資產階級和封建秩序的尖銳對立。當農民們像這樣子的被封建的重担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城市的資產階級到十八世紀下半期，就已經發展得可以開始取得政權了。自從十七世紀開始之後，法國的政治家就已經作了種種的企圖，鼓勵製造業在嚴格的規程和警察的監理下發展。但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生產纔真正開始發展到一種劃一的情狀，直到那時，法國的許多城市纔變成實質上的製造業中心。然而，封建特權和王朝無可壓足的需要——由於世代相傳的債務和奢侈而無用的開消，結果變成財政破產了。這一切都是落在商工業上的重担，結果祇有使資產階級和封建秩序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化。法國的知識份子，對於少數的特權階級和壓倒多數的農民、資產階級和城市羣衆之間的這些對立，給予了理論上的表現。在社會的表層下，革命是在成熟中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美國革命的回響是馬上就會發生的。法國人的心，如西古爾伯爵所曾報導的，「聽到了自由的覺醒底新聞而悸動了，他們竭力要擺脫專橫權力的桎梏」^①。法蘭克林證實了美國事件在法國是受到很密切的注意，也證實了美國革命的民主衝擊力。「所有的歐洲，」法蘭克林於一七七七年五月從巴黎這樣寫道，「在這個問題上是和我們站在一邊的，一直到讚美和善意帶着他們所能到達的限度。那些生活在專橫權力之下的人們，當然在贊許自由，並且冀求着自由；他們因為在歐洲找它不到，幾乎要絕望了；他們帶着狂喜，讀了我們各別的殖民地憲法的譯文……這裏一般的看法是：我們的事業就是全人類的事業，我們為保衛我們的自由而戰，同時就是為了保衛他們的自由而戰」^②。法蘭克林於一七八三年在法國個人印行了並且散發了各州憲法及獨立宣言，這些在幾個年頭裏面，變成法國人作為他們的革命底範本。

美國革命的韋格派性質，在法國資產階級中喚起了有利的反應。法國的思想家和作家指着合衆國，說這就是他們所必須依循的道路；他們指着美國的信仰自由，它的新聞自由，和沒有封建特權，還有人民的政治獨立性。他們的意見認為美國民主共和國的存在，對於整個世界有着深刻的後果。

●布祿克思·華盛頓·歐文的世界 (Van Wyck Brooks,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費城。1

九四四，頁一五〇。又參看梭姆納：關於美國的先知底聲音 (Charles Sumner, *Prophetic Voices*

Concerning America) 一八七四年，頁五四——六二。●舍爾格：上揭書，頁二〇七以後) ●馬克思：資

本論卷一，頁八〇八 (英文本)。●舍爾格：上揭書，頁二〇七以下；華盛頓 (H. A. Washington) 編：

哲斐遜全集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紐約，一八五九，卷五，頁六九。●法國克林的書

信·引見奧拉 (A. Auden) ·法國革命·一七八九——一八〇四政治史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789-1804) 一九一〇·倫敦·卷一，頁一一二——一一五

II

法國大革命的對象是腐化中的封建秩序。法蘭西大革命的對象就是腐化的崩潰的封建制度，這個制度阻礙着貿易和資本的增長，使城市羣衆陷入貧困，同時把農民大衆束縛在不容忍的繩索中，引起大革命的事件所發生的立即後果，是在一七八三年冬天就已經開始了的，其時法國正開始被一個影響所有各階級的嚴重的經濟恐慌所襲擊。

經濟恐慌襲擊法國 這一次恐慌因爲一七八六年與英國訂立不利的貿易條約而加深了，結果就是工

廠紛紛關門，貿易銳行減少。一七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這兩年間收成惡劣，更加深了這一次的恐慌。因為人民的飢荒和供應首都的食糧分配中斷而爆發革命，於是恐慌達到了最高潮。

三級會議 與此同時，財政上的困難，已使路易十六下令召集三級會議(The Estates of the Realm) 目的在獲取資產階級的援助。三級會議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凡爾賽舉行；但是資產階級卻決心在給皇帝財政援助之前，必須取消貴族和僧侶的特權，和確保政治的自由。資產階級所領導的第三級與皇帝之間第二步的鬥爭，結果是三個星期後把三級會議變為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國民會議準備起草一部包含資產階級要求底憲法。在這一次反對皇帝的鬥爭中，由於飢餓的手工業羣衆的參預，使這一鬥爭走上革命的道路。七月十四日人民進攻巴士的獄，迫使會議遷往巴黎。法國革命是在進行中了。

人權宣言 兩年之後憲法纔告通過；但是，在這當中，會議進行了取消封建勢力對國內貿易的障礙，沒收教會土地，解散中世紀的行會。稱為 *Assignats* 的新紙幣發行了；高利貸者和金錢投機者和被沒收的教會土地，促使它的出現。人權宣言通過了，人權宣言宣布所有的人一律自由平等，宣布社會的目標就是維持不可變換的人權，即自由、財產和安全的權利。由於巴黎羣衆參加支持會議的結果，皇帝被迫於一七八九年十月四日在這個宣言上面簽字了。

大資產階級準備妥協 支配制憲會議的大資產階級，現在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那就是有限的專制政體加上一部憲法。大資產階級準備和舊秩序到達一種妥協，它準備和拉法葉所領導的國衛軍，把任何羣衆運動都給鎮壓下去，這國衛軍是交給會議使用的。雖然它會取消了若干封建特權，但普選權卻只

限於資產階級，它甚至設法強迫繳納贖身費和封建的債務。

憲法草案（一七九一）從一七九〇年到一七九一年六月，會議竭力要穩定一個立憲君主制度。它最後於一七九一年通過了憲法草案，把所有公民分為兩個集團：（一）積極的公民，凡繳納一定的和相當高的直接稅，約不少於三日工作的工資的；凡佔有若干土地或其他不動產的；都屬於這一類；祇有這一類的公民纔有權選舉代議員，或被選為國民議會的議員，且得在市政機構中佔一職位；（二）消極的公民，包括全部的勞動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皇帝不肯屈服於君主立憲制度 但是皇帝拒絕向資產階級屈服，不肯在君主立憲的制度下統治。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他企圖逃出巴黎，其時他的目的是要去統率奧地利軍隊所支持的保皇黨軍，可是人民把他在半途攔着，擁回首都。現在，革命不能靜靜的不動了。立憲派把皇帝認為是憲法的必要底基石。然而革命羣衆就把皇帝看做法蘭西人民面對着敵視的反動的歐洲，手裏所握着的一個人質。

在這個時候，共和國的觀點最先給提出來了；終於在製定憲法的人們當中顯明的存在着兩派，立憲保皇派和共和派。立憲派對於美國革命雖也很欽佩，但並不打算建立一個共和國。巴黎的人民是反對復辟的，他們要求會議宣布共和。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們在戰神廣場（Field of Mars）上舉行巨大的民衆示威，要求成立共和制度。但是大資產階級卻急於不願任何代價維護君主制度，他們更害怕人民對共和制度的宣傳。它覺得『沿着獲得更大的自由這方向更前進一步，就意味着王室的毀滅；沿着平等的方向更前進一步，就意味着財產的取消』。因此它調動拉法葉所率領的國衛軍向示威羣衆開火了。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的屠殺之後，接着就是警察的恐怖行動。這個曾經靠了人民的幫助，削減了君主的專橫權力的會議，現在卻要求專制主義的援助，以便攻擊人民，和保護財產了。結果是，人民必須掀起這樣的鬥爭，一方面要反抗舊秩序，一方面要反抗大資產階級，因為大資產階級已經和舊秩序聯盟向人民進攻，並且不打算解決革命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課題了。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並沒有解決農民問題；資產階級的財富增加，伴隨着工人，手工業勞動者和大部份小資產階級的貧困化。舊秩序並沒有消滅。人民大衆的飢餓和慘苦，農民對於地主的憎恨，加上歐洲專制政府對於阻止法國成立民主政府的努力，迫使革命向前進行了。

新的立法會議和吉隆德黨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新的立法會議開會，立憲派已經不能控制吉隆德黨（The Girondist Party）——吉隆德黨是資產階級贊成共和的一派，它欽佩美國革命的韋格性質。然而這個黨是由代表吉隆德的生活優裕的資產階級的代議士組成的，他們同樣也忽視人民的要求，拒絕採取步驟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債務作最後的合法的取消，並且拒絕把農民對於他們從領主那裏奪取的土地加以合法化，也不肯給城市規定最高的食物價格。吉隆德黨在君主和民主之間徘徊着。

反革命 其時，以皇帝爲首的反革命，在國內外繼續進行它的陰謀。以皇帝的名義，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封建政府的聯盟，於一七九二年四月向法國宣戰。到六月，劣勢的法軍打敗仗的事實已經瞭如指掌了，侵略者不久就會打進巴黎，就會粉碎革命了。皇帝先前曾被迫接受一個以吉隆德黨人爲首的革命內閣，現在覺得勝利在望了，因此就在六月十三日解散了這個內閣，其時保皇黨的暴動開始在整個法國爆發。吉隆德黨被皇帝直接所攻擊，所以不得不同意動員羣衆，作一次新的起義，來反抗王室了。

——人民爲了表現法國朝廷的真正性質，曾把它稱爲奧地利委員會。八月十日，人民攻擊退勒里皇宮，隨後加以佔領。三天之後，皇帝一家被捕入獄，革命的第一階段就告結束。

巴黎公社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起義，是由另外一個新的革命力量即巴黎公社所組織所領導的；巴黎公社的活動的精神就是馬拉（Marat），它代表着巴黎的人民大眾。巴黎人民由於前線的敗北和國內反革命的陰謀的刺激，他們決定在到前線去之前把反革命鎮壓下去。封建的聯盟威脅着要把革命淹死在法蘭西人民的鮮血裏；聯盟中的一些軍隊離開巴黎已只有幾天的行程。事實上九月二日凡爾登失陷後，勃倫斯威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竟吹牛說他可以到巴黎去吃晚飯了。巴黎的共和派知道那些不管法國如何，祇要重建君主制度便萬事如意了的人們是如何的危險。因此在九月二日和三日，他們在巴黎的監獄裏提了一千六百個反革命黨出來把他們處死。他們強迫立法會議宣告解散，另行設立一個新的革命機構，這個機構則是由普選產生的。

新的機構稱爲國民大會（Convention Nationale），於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舉行，宣布法蘭西爲民主共和國。決定九月二十二日爲共和國的第一年第一日。路易十六被廢，逃亡的貴族底莊園被沒收，所有封建債務被取消，普選制度被建立。議會的大部份是由吉隆德黨所領導的份子構成的，這些屬於溫和的共和派。這當中革命者則佔少數，主要是由巴黎代議士構成的，即雅各賓黨或山嶽黨（Jacobins or Mountain Party）。當議員宣布它的基礎是在人民的主權和宣布取消王權時，它也發布命令說土地及其他財產永遠神聖不可侵犯。

無產階級支持新的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之所以能夠維持寫的地位，祇因爲有了無產階級羣衆的支

持；而無產階級羣衆之所以支持它，卻有這樣的條件，即新政權將改良工人的物資生活，可是國民大會卻沒有做到這一點。吉隆德黨認為革命在八月十日就應該結束了。爲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措置，他們認爲是一種騷亂，必須嚴厲加以鎮壓。於是吉隆德黨和雅各賓黨在國民大會裏面對好些基本問題，很快就起了紛爭了。

吉隆德黨和雅各賓黨的對立 一七九三年正月，國民大會中主要的問題是君主問題。皇帝的審判開始了。他和歐洲聯盟的代表們談判的證據，決定了他的命運。吉隆德黨多數投票贊成處以死刑，但這只是不得不如此的。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被斬決；英國和西班牙立即對法國宣戰。托里黨的英國是不能容忍在英倫海峽的對岸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存在的。

在處決皇帝這一點上生效的政黨休戰，現在宣告結束了。吉隆德黨和雅各賓黨爭論着關於農民、糧食供應和財政政策的問題——爭論着究竟應該毫無報償地取消一切封建負擔呢，還是應該把公共的財產歸入鄉村公社的手裏；究竟應否向投機家宣戰呢，應否向囤積居奇的人們宣戰呢；究竟應否通過一條法令，來規定穀物及其他必需品的最低繳納額呢，究竟應否要求大亨們繳納特別的賦稅呢，在當時應否採取政治上的恐怖政策呢等等。

吉隆德黨反對所有對於財產的攻擊。他們抗議徵收特別的資本稅，反對徵收穀物稅，保護自由貿易的原則。但是雅各賓黨卻堅持要解決土地問題，解決最高糧價問題，堅持要執行粉碎反革命的政策，爲「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和國」而鬥爭，他們終於能夠克服了吉隆德黨。他們爲了回答吉隆德黨鎮壓巴黎各區（Paris Sections）的企圖，派兵包圍國民大會，結果於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下令把吉隆德黨趕

出國民大會。吉隆德黨連忙走到首都以外的各地，在凡德愛（Vendee）的農民羣中高舉反叛的旗幟。法國有三分二的省份都起來反對巴黎及國民大會。但是城市窮人和小農們拯救了革命。二十九個吉隆德黨的領袖們於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被捕了。

在無產階級支持下，雅各賓黨爲拯救革命而鬥爭。從這個時期開始，一直到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反革命勝利時止，革命是由無產階級的黨所領導。隨着大部份吉隆德黨被清除之後，雅各賓黨進行對革命作堅強的防禦和發展。他們通過了一部新的民主憲法，即一七九三年憲法，組織新的軍隊，採取革命的恐怖手段來粉碎內在的反革命勢力，把叛徒們處死刑，把巴黎和法國從外國侵略者手中拯救出來。

一七九三年的新憲法規定了普選和公民複決，並且宣布社會的責任是在保護平等、自由、安全和財產。但是它和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不同，新憲法宣布『社會是由貧苦的公民支持的；社會給他們工作，如有不能工作無法獲得生活資料的，則社會給他們救濟』^①。由於全國仍然被鬥爭所分裂，故國民大會決定延遲實施憲法的日期，以便等待比較穩定的時期纔開始實施。法國現在是由革命政府獨裁所統治了，這個政府實行一種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得到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所支持。

然而雅各賓陣營遠非一個單一體的集團，當它一發覺革命已給拯救，積極建設的綱領已不得不開始實施的時候，即在一七九三年冬天及一七九四年春天，國民大會裏面就馬上發展了尖銳的派系的鬥爭。一方面是丹東（Danton），德斯莫林（Desmouins）及其他，代表資產階級財產利益。這一集團包括了不少因革命而致富的人們。丹東本身也捲入了投機和與英國首相比特（Pitt）的談判中，在這之前則

會捲入與法國皇帝的代表談判中。此外則有羅伯斯比亞，聖·魯斯特 (Saint-Just) 和高東 (Couthon)，代表城市和農村小資產階級，但他們的利害是和整個勞動階級分不開的。最後則有馬拉，愛伯 (Hebert) 和蘇梅 (Chaumette) 的黨徒，加上魯氏 (Abbe Jacques Roux)，瓦萊 (Varlet) 和勒克萊 (Leclerc) 所領導的平等派 (Leveliers)，更直接的以各自的方式代表日益貧困的工人階級底利益。

平等派 平等派是把重點放在經濟要求上面的，他們在一七九三年夏天依然努力爭取在憲法上提到反富人的鬥爭。趕走了吉隆德黨的國民大會，在一七九三年秋天，就迅速趕跑了平等派及其領袖——僧侶魯氏。魯氏和他的同伴們會拒絕支持羅伯斯比亞，批評憲法，立場是說它沒有影響到發戰爭財的人們，土地投機者和金錢投機者，和壟斷者。「自由——」魯氏這樣宣稱，「僅是一種幻想，假如一個階級可以餓死另一個階級的話，假如大亨們通過他的獨佔，對窮人們操有生殺之權的話。如果反革命力量在不斷增長的糧價中示威，而四分之三的公民卻只有含着眼淚去買米的話，所謂共和國不過是一種幻影而已。囤積居奇的人們的事業一日不被摧毀，則激進共和黨 (Sarracinois) 對革命和憲法的支持一日得不到成功。大亨們在國內對窮苦人們所發動的戰爭，比之外國人對法國所發動的戰爭更加可怕。四年來因革命而致富的是資產階級；比土地貴族更惡劣的是新的商業貴族，它壓迫我們，然後把物價提高，誰也看不見這過程有什麼結局。難道一個騙子的財產比一個人的生命更加神聖麼？」

羅伯斯比亞所進行的鬥爭 一七九四年四月，羅伯斯比亞進行實施政府的社會措施和經濟措施綱領。他要求一個『有着相等財產的人們的社會』把財產取消，土地分給貧苦的人們，這是一個『道德的王國』，在這上面農業將變成人民主要的職業。

羅伯斯比亞反對農業共產主義 (Agrarian Communism) 的鬥爭是很成功的；與此同時，他需要摧毀資產階級的法國，把它轉變為一個有着同等財產的人們的農業共和國，這就使資產階級對他憎恨。舉例來說，一個資產階級的投機者額爾特瓦 (Chrtois) 在熱月 * 九日 (即一七九四年七月廿七日) 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就控訴羅伯斯比亞想限制資本的流通。『你這個昏庸渴血的平等論客，』他宣稱，『只有當你毀掉所有貿易關係的基礎時，只有當你把財富和貿易埋葬到你的廢圩下面時，只有當你用你那幻想的農業計劃，把二千五百萬法國人變為二千五百萬靠着四十個愛古 * 而生活的人們時，那你纔會達到你的目的』^②。

一七九四年五月和六月，爲了要貫徹他的綱領，羅伯斯比亞努力把所有腐敗的和不可信賴的代表們從國民大會中趕出來；與此同時，他也排除了所有要求強化恐怖政策的人們，所以他遇到國民大會裏右派和左派，吉隆德派的殘餘份子，和巴黎近郊的先落的愛伯黨和平等派的全部反對，最後遇到國民大會裏的中央派，即沼澤派 (Marsh) 的反對，他們害怕革命的新任務，並且被羅伯斯比亞的敵人們底阻力所鼓勵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力量感到強得可以初露鋒芒，奪取羣衆的政權了。

* 熱月 (Thermidor) 法國大革命歷的第十一個月，即公歷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八日。

* 愛古 (Ecu) —— 法國古銀幣，當三個法郎。

② 梭列 (Jean Jaures) : 法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史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卷一頁九七以下；又參看馬克思主義研究教程：工人階級的歷史：法國大革命 (Marxist Study Courses)。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 國際出版社 · ③馬克思主義研究教程；貝恩斯坦 (Samuel Bernstein) 巴波夫和巴波夫主義 (Babuf and Babeuvism) · 見科學與社會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頁三三三至三四。④引見貝爾 (Max Beer) · 社會鬥爭與思想，一七五〇至一八六〇 (Social Struggles and Thought 1750-1860) · 紐約，一九二九，頁五五—五六。⑤馬克思主義研究教程。

III

羅伯斯比亞被捕與熱月黨 羅伯斯比亞是在熱月九日被捕的。巴黎各區集中來保護他，但是已經太遲了，因為他切望着不要觸犯國民大會的「憲法自由」，所以他躊躇着是否要採取暴動的道路。熱月十日（七月二十八日），他被處決了。國民大會被解散了。

羅伯斯比亞的逮捕顯示了財富的新貴族底勝利，這是有錢的資產階級，富有的製造廠商，軍隊的訂約者，土地投機者和暴發戶的新階級，是革命剛爆發之後就開始形成的了。他們在國民大會裏的代表——熱月黨 (Thermidorien)，是願意保存共和制度的；但是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卻與山嶽黨或雅各賓黨不同，他們要求另外一種共和國，那是和飢寒交迫的人民大眾所要求的共和國大不相同的。

巴波夫的看法 巴波夫 (François Noel Babeuf)——他很快就以巴黎民主的領袖身份而出現——關於這個情形，在一七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的人民論壇 (Tribune du Peuple) 上有過很恰當的描寫。

「我看見國民大會裏面有兩個集團互相對壘，」他這樣寫道；「我相信這兩個集團都需要共和政體，但是所需要的卻各有各的一類。有一個集團要求的是資產階級和貴族式的共和國，這是經常爲「其他二千四百萬人的敵人、剝削者和吸血者」的「一百萬人」的共和國，這是「多少個世紀以來曾經以我們的血汗勞役爲犧牲」而自己卻閒散無所事事的一百萬人的共和國，他們需要少數的具有特權的主人，這些人豐衣足食，而廣大的羣衆則被削減到像農奴似的；另外一個集團則了解共和國之所曾形成，他們要求它保持民主傾向，成爲一個「有着平等權利與安樂」的共和國。頭一個集團在共和國中看見了貴族和平民；另一個集團則要求每一個人不但在法律前面平等，不但在紙面上平等，而且在實際上平等，必須對所有生理上的需要的滿足，加以合法的保證，連同所有的社會利益，連同對於每一個向公共任務貢獻出來的每一部份勞動，有着公正而適切的報償」。

熱月黨繼續打擊民主戰士 熱月黨把羅伯斯比亞處決了之後，可沒有停下來。他們繼續在國民大會內肅清他的支持者，逮捕山嶽黨的領袖，把他們交付審判。在這條路線上，熱月黨竭力鞏固他們的權力，取消了共和國合法地包含在一七九三年憲法中的民主成就。在一七九四年冬天，整個法國密切注視着山嶽黨的審訊。在巴黎，由於麵包缺乏的結果，人民大眾只能捱餓挨餓了。熱月黨不但沒有把一七九三年的民主憲法付諸實施，以拯救飢餓的人民，反而把這部憲法的戰士們交付審訊。到了一七九五年三月，經濟形勢越加惡劣了。結果是巴黎人民大眾開始壓迫國民大會，抗議飢餓，反對逮捕山嶽黨黨員，要求麵包，要求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巴黎人民的憤怒 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巴黎人民大眾的忿怒已經達到暴動的程度。他們高呼「要

飯吃！」（要麵包），「要自由！」（釋放愛國者），打斷了國民大會的開會，他們宣稱他們已經「達到了哀悼他們對革命所曾獻出的犧牲的程度了」②。

但是四月一日的行動並不表示巴黎羣衆行動底終結。巴黎的工人和人民開始擔心他們所爭取到的共和制度又給廢棄了。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會宣稱，社會的責任就是支援貧苦與不幸的人們，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曾保護了窮苦的人，曾徵收了閹佬的稅，曾使物價不致高揚。事實上，只有在一七九二年共和國建立之後，這纔採取步驟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這就在他們的心目中引起了巨大的希望。對於他們，共和國就意味着他們的經濟需要得到解決。恐怖派會傷害到閹佬和叛徒，但是它卻改變了窮人的貧苦③。

而現在，人民大眾在革命中爭取到的一切都被熱月黨一掃而空了。使最貧寒的農民容易購取國有化的土地或公地的一些法令，給取消了。共和派的理想是在瓦解中，保皇派重新抬頭了，當人民大眾要求麵包的時候，他們所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國民大會裏面逮捕和審判更多的山嶽黨。人民已經看得出，熱月黨這些所謂共和國的戰士，只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戰了。

所以，在四月事件之後不到兩個月，即五月二十日，羣衆又衝到國民大會去重複他們的請願。美國駐法大使門羅關於這一件事會對國務卿有所報告。他說，要求實施一七九三年憲法，要求麵包，要求巴勒里（Barriere）去職的運動，「換句話說，就是恐怖統治的復活」④。門羅本身是同情熱月黨的，他把他們看做「溫和的黨」，卻也把這個運動歸入「反君主制度」的性質，說是由手工業工人組成的，他們着實擔心「這個佔優勢的黨是保皇黨，因爲它和保皇黨是一鼻孔出氣的。」在一七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哲斐遜的一封信中，門羅描寫到四月一日和五月二十日的這些起義；門羅說「人民的苦難是大西

洋彼岸的我國沒有見過的』^③。財政部長伏翁各特 (Oliver Walcott) 在一七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接到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報告說『在法國，麵包的需要非常迫切，人民的資源如果不能說已告枯竭，可以說是在迅速枯竭中。』一七九五年七月十六日，他寫信給摩斯 (Gedaliah Morse) 道：『法國的人民因為飢荒而衰弱了』^④。特倫布爾 (John Trumbull) 他那時也是在法國的，也紀錄了同樣的事實。在一七九五年七月廿四日從倫敦發出一封信中，他這樣說：『我看見了巴黎展開着耐性的堅忍底境範，一羣無知而放蕩的羣衆居然能夠如此，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我看見過他們每天每人只得到二兩的麵包，如是者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而他們忍受這樣的貧乏，他們所發生的暴動、躁急和閒話，可不如你所想像的從哲學家的種族所能發生的那樣多的呢』^⑤。

熱月黨通過一部新憲法 到了一七九五年九月，羣衆的擔心給證實了。熱月黨通過了一部新憲法，這裏面包含了他們的命令的一些原則，門羅在九月十日給代國務卿的報告，曾說這部憲法是『比之先前的一部好得多了，』所謂先前的一部，就是指一七九三年的一部，這一部，據他說，『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當然會形成一個新的堡壘，對共和政府有利』^⑥。這部新憲法，即一七九五年的憲法，實際上把一七九三年憲法所包含的民主原則，一筆勾銷了。雖然仍舊採取共和政體，但是取消普選，重新規定了所謂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那種古老的分別，重新規定了財產的種種資格及間接選舉；創設了兩院制，下院是由五百人組成的評議會 (Council)，上院則是由二百五十人組成的元老院 (Council of the Ancients)。兩院提出五個執政官 (directory of five)，組成行政機構。一個所謂人權宣言放在憲法之首，這個宣言限制了新聞自由，並且實際上限制了集會自由。

這一部一七九五年的憲法把人民在革命中爭取到的政治權利，一古腦兒取消了。正如巴波夫從獄中所寫的：『按照這部憲法，所有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們，所有那些不能寫字的人們，這就是說法國人的大部份，在公共集會裏不再有投票權了；所謂法國人就只剩下閩佬和知書識墨者流了』。門羅在九月十日的報告裏，也承認巴黎的人民一般地說是反對這部憲法的。

保皇黨捲土重來 保皇黨企圖利用憲法而打下捲土重來的基礎。十月五日他們組織了一次武裝暴動，約集二五、〇〇〇人包圍國民大會，以爲抵抗一定會很少甚至會沒有的，於是把它包圍到晚上十一點鐘。然而國民大會卻向工人區的羣衆請求援助；工人羣衆當即和龐那巴特將軍（General Bona parte）所率領的軍隊一起，把保皇黨的軍隊包圍起來，迫使他們投降。作爲這一次援助的報酬，國民大會在同一個月裏恩赦了被囚的左派雅各賓黨人，但是解散了爲援助國民大會而新組織起來的共和派的軍團。

門羅在一七九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致哲斐遜的信中，指出這一次保皇黨暴動是和外國有關的，證據就是在英倫、漢堡（Hambourg）和巴斯勒（Bale）等地，暴動還沒有發生，已經有了這個傳聞了。除了這一事實之外，還有種種跡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上述諸地的統治階級在這事件中都有了一份的。

熱月黨的新政府——執政長官署 工人的起義被粉碎，保皇黨的暴動被鎮壓，這之後，熱月黨就可自由自在的進行組織他們的新政府——執政長官署（Directory）。新憲法既然通過，國民大會隨即於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宣告終結；十月三十一日執政長官選出了，新政府於是宣告成立。門羅在十一月五日的信中，激贊這部新憲法是『有着極大重要性的事件，不僅對法國說，也許對全人類說也是如此的』。

資產階級湧而出。執政長官署這新政府的建立，事實上是缺開了資產階級發展的洪流。馬克思的話來說，資產階級社會在這個政府下面像有力的洪流湧出而出了；找尋財富的狂熱開始了，建立商業性的企業底洪流也開始了；在最初的熱狂中，許多新的地主把土地拿來作全面的開墾；這就形成了土地的迅速發展，於是新的資產階級生活湧而前了①。

就五個執政長官本身來說，他們在推倒羅伯斯比亞之前，還沒有什麼家產，縱使有也不過一點點，在這過程中可都致富了。其中的一位，巴拉斯 (Barras)，得到了五個莊園。梅林 (Merlin de Thionville) 得到了兩座別莊 (Chateau) 和無數的土地財產。在買賣中充滿了欺詐。『新富們』 (Nouveau Riche) 顯然是國內的真正權力，而五個執政長官可以說都是他們所委派的。行政長官連同所有的顯赫政客，都和財政投機家惡棍集團一鼻孔出氣，而這些惡棍們的唯一目的只是致富。

這樣一來，當人民大眾的貧困一天天增加，社會上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尖銳了。一七九五年的憲法變成資產階級統治的象徵。而在另一方面，熱月黨所曾阻撓不使它實現的一七九三年憲法，卻變成民主力量所積聚的中心和呼聲了。

- ① 布金 (G. Bourgin)：巴波夫和巴波夫主義，法國革命的帳面 (Babeuf et le Babouvism, Cahiers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見 Faculté des Lettres en Sorbonne 第一號。② 門羅作品集 (The Writings of James Monroe)，哈米爾頓 (S. M. Hamilton) 編，卷二，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紐約，一八九九年版，頁二四八至二四九。③ 愛斯比納 (Alfred Espinas)：十八世紀的社會哲學與革命 (La Philosophie Sociale du XVIIIe Siècle et la Revolution) 巴黎，一八九八年版，頁二二七至二二八。④ 門羅。

上揭書，頁二七三。②同上，頁二九三至二九四。③見吉伯 (George Gibbs)：由財政部長伏爾各特文件編成的華盛頓及約翰亞當士政府回憶錄 (Memoir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f Washington and John Adams Edited from the Papers of Oliver Wolcot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卷一，紐約，一八四六年，頁二〇三，二二三。④同上，頁二一六。⑤門羅：上揭書，頁三六四。⑥愛斯比納，上揭書，頁二三五至二三六。⑦門羅：上揭書，頁三六五。⑧門羅：上揭書，頁四〇九。⑨馬克思及恩格斯，神聖家族 (Die Heilige Familie)，全集卷一至三，頁二九四。

四

民主力量企圖成立聯盟 而對着熱月黨的反動，各種各式的民主力量企圖成立一個聯盟。儘管他們的領袖人物都被迫害或已遭損失，然而他們卻差不多馬上就致力重建他們的先前的雅各賓組織了。在這上頭，巴波夫及其友人們扮演了主導的任務。巴波夫於一七九四年二月廿四日到巴黎。他本來已被判處二十年苦工監；罪名是誣捏他偽造文書，據說在他任內處理教會土地收歸國有，把這些土地出賣時，在出售法案中曾把其中的一兩個名字更改成另一個名字。到了巴黎，他提出公訴，目的是在挽回他的聲譽，結果證明是非之後，他就回到他的鄉下去了。

巴波夫及其報紙 當巴波夫聽到羅伯斯比亞於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被處死刑的消息時，他立即趕回巴黎。他在巴黎辦了一份報紙，叫做新聞自由報 (Journal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在這時候，巴波夫沒有完全把握到熱月黨的性質，他熱烈攻擊這個日益墮落的羅伯斯比亞政府，和一般的恐怖

制度。但是不久之後，他就認識執政長官僅僅是「新富們」的工具，而人民大眾卻陷入飢荒的田地了；他於是開始攻擊執政長官，正如他先前攻擊羅伯斯比亞政府一樣的熱烈。爲了和這攻擊相切，他把報紙的名字改爲人民論壇報；（Tribune du Peuple）他開始改進他對於舊的革命領袖和他們的政策的了解；不久就在他的報紙上無情地攻擊他們。

在保衛革命的民主果實和保護窮苦大眾的需要這個鬥爭中，他起了領導作用。他批評國民大會說它完全漠視人民的苦難，採取猶疑不決的政策。「在目前的行政機構中，我看見民主體制完全被推翻了……寡頭統治的政府代替了共和的政權」。報紙出了二十七號之後，巴波夫第五次被捕，但幾天之後又被釋放。論壇報於一七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復刊，他重新作鼓動文字，從此這個報就不定期出版了。但是現在他擺脫了所有的束縛，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期裏，宣稱有兩個階級爲着完全相反的目標在國民大會裏鬥爭：一方面是特權的剝削者和吸血者；另一方面是要求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有着平等權利而又滿足大眾需要的共和國底羣衆。論壇報第三十三號刊載了對熱月黨特別厲害的攻擊。巴波夫建議法國人民向它們的代表發出請願書，作一次和平的起義，這裏面寫出全國的悲慘狀態，以及人民所希望的一些改革。結果呢，巴波夫不能不躲起來了；但是警察終於找到了他，於一七九五年二月十二日把他逮捕，送往亞拉斯監獄。

巴波夫終於認爲只有財產公有纔能解決問題。是在這裏他第一次開始把他關於共產主義的觀點公式化了。在他居住巴黎之前，他做過土地莊園的保管人，所以他有了封建榨取的知識，並且發現了如他後來所寫的「貴族掠奪的祕密」。他知道封建財產構成了封建貴族的力量底源泉，這個源泉，他們

是靠了寵幸或掠奪而得到的。接着，在巴黎，他和新的權力——資產階級權力——碰頭了，這一權力的源泉是在資產階級財產，這是從剝削人民大眾而得到的權力。在這實際經驗的基礎上，他廣泛地研究了馬伯利（Mably），摩勒里（Morelly），盧騷（Rousseau），勃里蘇（Brissot），和林該（Linght）等人關於財產問題的著作，其中至少有兩個，馬伯利和摩勒里，教導說，只有共產主義纔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於是巴波夫就得到這樣的結論，認為只有財產公有纔能夠打破一切的枷鎖。

巴波夫組織了『泛神會』巴波夫又給從亞拉斯監獄押解回巴黎，八個月之後因國民大會於一七九五年十月最後一次開會時所發佈的恩赦令而釋放了。他立即刊行了他的論壇報第三十四號，並且進行組織一個政治團體，這不久就和一個相類的團體合併而成泛神會（Society of Partheon）——這名字是借用開會地方的名字的。巴波夫在他的報上勇敢地宣布完全平等的理論，嚴厲地抨擊執政長官，並且繼續抨擊私有財產為社會上一切罪惡底主要源泉。

巴波夫放棄了用和平壓力來保衛民主的希望。在一七九五年的過程中，巴波夫終於放棄了用和平壓力可以保存革命的民主成果底希望。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和五月二十日工人的行動也沒有引起什麼變化。他卻深信只要熱月黨當政，那就什麼也不能夠獲得的；熱月黨所關心的只是如何使自己的財富增加，如何使私有財產積聚起來；而人民大眾滿足需要底唯一方法，就是取消私有財產；他們建立真正的民主（這意味着真正的平等）的唯一方法，就是取消私有財產和取消與私有財產的存在相關聯的階級；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路徑只有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其時，他企圖建立一個小小的共產主義中心——一種法朗克（Phalanx）來做開始，它將成爲法國各地的榜樣和共產主義宣傳的中心，以緩慢的步

調爭取全國贊成共產主義。後來巴波夫放棄了這個組織孤立團體的觀點，為全國規模的鬥爭而努力了。

巴波夫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掠奪的統治者。當巴波夫在一七九五年秋天出獄之後，他勇敢地號召「平民們」團結起來反抗「少數的掠奪統治者」。他抨擊那些「所謂愛國者」，這些愛國者先前是反對熱月黨的，現在卻積聚在執行長官署的周圍，並且託詞說這樣子他們纔可能做更多的改革的，而且說他們現在正在宣稱一切都還很好。但是巴波夫指出飛漲的物價，宣稱窮苦的人們已經快要餓死了。他警告說，人民被政客欺騙，覺得他們的長期受苦至今沒有結尾，對共和國已失去了信念了。照那時的情形看，大多數的人民要他們團結起來重建布蓬（Bourbons）皇朝，比之要他們團結起來鞏固共和國更加容易了。統治的機構和代議士已經污辱了他們自己；他們已經把自由和平等變為空洞的名詞；他們已經迫着一個悲慘的國民，通過一部為着關佬利益的憲法。應該對這負責的人和政府已經不可能得到更大的信任了。唯一可做的事情是：在熱月九日之前，回到革命理論去，回到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去。這一着必須用羣衆直接行動來做的，因為沒有羣衆，任何偉大的事物都不能有什麼結果。羣衆——巴波夫宣稱——「必須告訴他們一切，必須經常把現在還得做的東西向他們指出。」法國革命——他說——「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一種公開的戰爭，」是關佬和窮人之間的戰爭，「是已經繼續不斷的一種戰爭，這個戰爭是從下令允許一些人取得一切，而別的人卻一無所得的時候就開始了的」。

熱月黨控告巴波夫說他顛覆共和國以及巴波夫的反駁。熱月黨控告巴波夫說他在顛覆共和國，說他和保皇黨勾搭上了。但是巴波夫可沒有被他們的辱罵嚇怕。對於那些抨擊他要顛覆共和國的人們，他

回答道：「你們似乎只有共和派的人們聚集在你們的周圍。但這是一個非常陳舊的名詞了，它的性質也可疑得很的，所以你們單單贊成要一個共和國就夠了。但是我們卻聚集了所有的民主派和平民。這個名詞毫無疑問是有着更積極的意義的了。我們的原則是純粹的民主和無所區分的平等」^⑤。民主這個字，巴波夫解釋道，他並不止意味着把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換成一七九五年的憲法就夠了，如果他會鼓勵重新建立先前那一部憲法，這只是因為這樣一來就給以平等為目標的民主機構「準備了道路」。民主也並不就意味着農業改良法令，即不僅意味，把土地作平均的劃分；因為，如他後來所說，「農業法令的本質是在於把法國轉變成一個棋盤。」民主，他說，是一種私有財產不再存在的社會和經濟上的平等，而且會有一些可以防止。每一個人都可以實行對他最適合的經濟機能；每一個人都可以把他自己勞動的成果送到公共的倉庫去，由此換來相等的一份物事。和平的方法，巴波夫說，是不能夠得到民主的，因為贊成它的人會從四面八方受到威脅。再等下去是很危險的了，戰鬥的時間已經成熟，問題已經變成：「不征服就是死亡」^⑥。

準備暴動 一七九五年十二月有一羣堅定的共和派人士祕密聚會，組織一個委員會準備暴動，但是執政長官早已準備好了，他們下令將巴波夫逮捕。一七九六年二月初他們已經決定要禁止論壇報了；可是巴波夫逃走了。二月二十七日執政長官下令將泛神會的開會地方封閉，並且將泛神會解散；這個命令是交給龐那巴特將軍執行的。泛神會封閉之後，緊接着的就是整個巴黎不准公眾集會並且把人民團體一律加以鎮壓。一七九六年三月三十日巴波夫組織了一個由七人組成的新的祕密執政長官署，以便推翻原來的執政長官署。巴波夫被選為這個平等黨即共產黨的領袖，這個黨展開了活躍的組織活動，在工人區

散發歌曲、小冊和招貼畫，並且向兵士們發出號召。它宣稱道，財富的特權已經代替了貴族的特權；一七九五年的不民主的憲法，已被少數人強迫全體國民接受了。所有法國人目前的責任就是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民主憲法；兵士們已經變成少數閹佬壓迫窮苦人的工具了；但是兵士們和人民都是被壓迫的；他們應該互相友好來結束這種剝奪人民權利的統治，來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健全的公民底有組織的勞動都歸還於每一個人。革命的時代還未過去；閹佬已經變成新的特權階級，而新革命的目標則是結束一切的不平等和保證一切人的安居樂業。

統治階級的鎮壓 到了一七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政府駭於巴波夫這一羣人的力量，下令譴責無政府黨的目標是在推翻一切的權威，這樣子把它們的目標作歪曲的宣傳，巴波夫及其合作者被攻擊為偽裝的保皇黨間諜，說他們正在污辱共和國，說他們受外國列強的錢，而這些列強的目的則是在法國恢復皇朝。又說這些無政府黨要掠奪和分割一切方式的財產，『甚至最簡單的家庭和最小的店舖都要被分割，並且要在你們的鮮血裏洗澡』。

巴波夫領導的羣衆起義被出賣了 四月十六日通過了嚴厲的法令，這就迫使宣傳轉入地下，最後人民論壇報終於被封了。雖然論壇報秘密地設法發行，但終於被迫關門了。但是起義性質的運動展開着。巴波夫比之任何時候更變得負責任的領袖了。一七九六年五月秘密執政長官署決定舉事，發佈起義令。平等黨在巴黎約莫有一萬七千個黨員，在各地則有許多支部。這些黨員包括先前巴黎各區和國民大會的幾個議員，他們的力量則放在先前的雅各賓組織上。但是起義的計劃被一個做好細的叛徒出賣了；五月十日政府突襲秘密執政長官署（它正在準備着暴動），全部加以逮捕，連同許多黨員。於是平等黨叛國

案就這樣被擊潰了。顯然巴黎的人民還沒有準備扮演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和在一七九三年到六月二日所曾扮演的角色。

巴波夫和他的黨員們給審訊了。三個月裏面他們被誣為在復辟的旗下替皇室服務，巴波夫在辯護時宣稱他的作品、宣言、命令和告示所包含的內容，只不過像馬伯利，盧騷，迪德洛，摩勒里和其他著名作家所曾說過的意見，這些作家們都是偉大的大師，他和他的同伴們祇不過是他們的徒弟。事實上巴波夫的叛國案僅僅代表着從一七九三年的民主導出來的平等在當時所能達到的邏輯的結論而已。

霧月十八日拿破侖政變 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巴波夫和他的同黨達爾得（Darthe）被處死刑。執政長官是勝利了，但它繼續是一種游移不決的政權，在保皇派和共和派之間倒來倒去。結果，軍隊和他的領袖們便得到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因為執政長官懇求軍隊來鎮壓保皇黨和民主派的起義。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霧月十八日），拿破侖·龐拿巴特推翻了執政長官，奪取政權，目的是在保護資產階級在一七八九年所得到的成果，一方面防止保皇黨的復辟，另一方面防止人民大眾的民主起義。於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告終了。但是這並非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偉大的共和革命底歷史發展的終局。

馬克思的結論 『在一六四八年，』馬克思這樣寫道，『資產階級和新的貴族聯盟，為反對君主，反對封建貴族和反對在統治着的教會而鬥爭。

『在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和人民締結聯盟，為反對君主，反對貴族和反對在統治着的教會而鬥爭。

『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唯一範本，在歐洲無論如何就是一六四八年的革命。而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却只

有尼德蘭反抗西班牙的起義做它的範本。這些革命每一個都是在它的範本前面一個世紀，這不僅在編年史上如此，即在實質上也是如此。

『在兩次革命中，資產階級都是實際上領導運動的階級，無產階級和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城市人口，或者因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和資產階級不同的利益或者還沒有構成獨立發展的階級分野。因此，當他們反抗資產階級的時候，例如一七九三至九四年在法國似的，他們僅僅爲了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儘管他們的做法和資產階級不一樣。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只不過是平民對付資產階級敵人（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和市儈主義）的方法罷了。』

『一六四八和一七八五年的革命不僅僅是一個英國的和法國的革命；這些都是歐洲規模的革命。他們所代表的不是社會上一個階級對於舊政治秩序的勝利，他們宣佈了新歐洲社會的政治秩序。資產階級在這當中是勝利的階級；但在那時候資產階級的勝利就等於一個新社會秩序的勝利，這就是資產階級對封建財產的勝利，就是全國對各省的勝利，就是競爭對行會的勝利，就是財產的分配對長子承繼權的勝利，就是領有者支配土地對土地支配領有者的勝利，就是啓蒙對迷信的勝利，就是家族對家族名義的勝利，就是勤奮對游閒的勝利，就是資產階級法律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

『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就是十七世紀對十六世紀的勝利；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就是十八世紀對十七世紀的勝利。這些革命表現了當日世界的需要，並且表現到比這些革命所發生的地方例如英國和法國當日的要求更大的程度』①②。

①貝恩斯坦 (Samuel Bernstein)：上揭書，頁四九。②貝克斯 (Ernest Belfort Bax)：法國革命

的最後插曲，巴波夫及平等黨叛國案歷史 (The Last Episo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ing a History of Gracchus Babeuf and the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 倫敦版，一九一一，頁六七至六八。⑤貝恩斯坦：上揭書，頁五一。⑥同上，頁五三。⑦同上，頁五三。⑧同上，頁五四。⑨同上，頁五四至五五。⑩同上，頁三九。⑪貝恩斯坦：巴波夫和巴波夫主義 (Babeuf and Babeuvism) 見科學與社會雜誌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八年春季號，頁一七五。⑫馬克思全集卷四頁四五八至四五九。⑬馬克思：資產階級與反革命 (Das Bürgertum und die Kontrerevolution) 全集第七頁四九三至四九四。

第四章 民主運動的停滯期

反民主力量集中在反拿破侖戰爭 偉大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開了一個民主的新時代，但是舊秩序卻致命的緊抓着它自己的無望底地位。舊政權的帝王君主，向歐洲的民主政權開戰凡二十五年之久。他們和英國的資產階級聯盟，把他們的物質、軍事和知識資源投進去，以保存危在旦夕的封建結構的殘餘。他們哀嘆『自由的浪潮』已括遍整個大陸，還有『政治的動亂』。還有『國民反對他們的君主底暴動』。它們大言不慚要打擊『民主的放縱』——它威脅着歐洲所有的皇帝都埋葬在它們自己的廢墟裏面。它們嘆息着。民主的作家底『致命的影響』——說它們這些作家到處傳播着『破壞性的理論』，而且『靠了輕率的謊言和寡廉鮮恥』，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且在大多數國家裏面把握住了輿論。『它們帶來了『可怖的無政府和紛亂』的魔影，非把民主打敗，魔影是不會消滅的』。

在十九世紀最初的十五年內，打敗民主的這種努力，集中於反拿破侖的鬥爭裏；其時拿破侖的征服軍帶着法國革命的理論走遍歐洲，取消了封建主義和農奴制度，傳播了人民參加政府的觀念，並且提倡了宗教的信仰自由。

拿破侖 一七九九年當拿破侖在法國推翻了資產階級執政長官的反革命統治時，他鞏固了新的資產

階級財產關係，把農民所佔的土地合法化，把外國侵略者趕出國境，並且保存了法蘭西大革命的方向。即使當他投入征服的戰爭，把他的軍隊一次又一次的推進德國去，其時，他也還是在落後的基督教日耳曼裏面摧毀了封建關係。拿破侖，正如恩格斯所謂，「並非德國的專制君主（這是他的敵人關於他的說法）；拿破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則的宣傳者，是舊封建社會的摧毀者。當然他做得很專橫，但是專制的程度還不及議會裏的代議士們隨時做得到和實際上已經做了一半；也不及他所打發出去就職的王公貴族所做的一半。拿破侖把恐怖統治（這在法國曾做了不少事情的）應用到別的國家，用的是戰爭的形式——而這個恐怖統治在德國正是需要得很的呵。拿破侖解散了神聖羅馬帝國，減少德國境內的小土邦數目，結成大的邦。他隨身把他的法令帶到被征服的國家裏去，而這個法令是比之當時所存在着的一切法令優秀不知多少倍的，並且它在原則上已經承認了平等了」。

雖然如此，恩格斯却同意拿破侖越統治得長久些，他「就越加切合於他最後的命運」。『他的稱帝』，恩格斯這樣評價拿破侖，「我不去責備他；法國的中產階級底政權，是從來不顧公眾利益的，只要他們私人的利益得到順利的發展就夠了，而且人民因為看不出革命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唯一的出路只有被煽動去參加戰爭，因而表露出冷淡，這也不容許他們走另外的道路；但是他竟然娶了奧地利皇帝的女兒，以便和古老的反革命王朝聯繫起來，竟然不去摧毀古老歐洲的一切殘餘，卻努力去和它妥協——他要成爲歐洲專制君主中的第一人，所以他的宮廷也儘可能的學他們的模樣——這些是他的大錯處。他降到其他君主的水準上；他努力要得到和他們一樣的光榮——他竟對合法的原則低頭——因此，合法主義者就把篡位者從他們的一羣中踢了出去，這就是當然的事了」。

事實上，拿破侖戰爭可以分成兩個清楚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進步的，第二個階段是反動的；拿破侖於一八〇七年和俄羅斯沙皇阿歷山大第一簽訂蒂爾西特和約（Treaty of Tilsit），就是劃分兩個階段的中線。「常拿破侖征服了歐洲不少的強大的建立很久的國家，創造了法蘭西帝國之後，」列寧寫道，「法國的民族戰爭就變成帝國主義戰爭，現在輪到這個戰爭孕育了民族解放戰爭，來反對拿破侖的帝國主義了」①。

把拿破侖認為軍事專制主，這是全世界都公認的。但是在這一方面，他對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也即如克倫威爾在十七世紀中葉對英國革命的關係一樣。克倫威爾退而為軍事專制，這是作最後的努力來實現紳士派的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拿破侖變成一個軍事獨裁者，他繼續着他所由興起的進步的革命路線，然而，在征服世界的努力中，他和反動力量妥協，終於被反動力量所征服了。克倫威爾是把羅伯斯比亞和拿破侖兩者合而為一，但是拿破侖掌握了革命事業的時候，愛錢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把羅伯斯比亞處死刑，並且窒息了革命了②。這兩者都是以復辟做繼續的。

拿破侖的二重性格 拿破侖腳色的二重性格，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即全世界不論反動派也好民主派也好，結果都怕他，恨他。在歐洲，英國的資本家和封建反動勢力聯合一致去粉碎他；在大西洋彼岸那年青的共和國，民主的敵人罵他，因為他是「英國教皇和異教裁判所的敵人」③。但是哲斐遜是當時全世界最民主的人士之一，他也一樣的對他保持着「一種深刻而永久的敵視」。

哲斐遜對拿破侖由稱譽到敵視 哲斐遜在大西洋的彼岸注視着拿破侖的進展，他起先還稱贊這些戰爭是摧毀英國權力的工具，在一七九九和一八〇〇年時他還把拿破侖當做「共和世界」反封建、反君主、

反反動的代表，提起他的時候稱他爲「我們的拿破侖」。當拿破侖把政權奪到手的時候，哲斐遜對於拿破侖所依循的總的民主路線還沒有失去信心，雖然他已經表示他執心「這在彼岸的我們的朋友，如今正爲同樣的事業工作着，將來也許會做出一大堆罪惡和悲慘的事呢」②。他把拿破侖的行動看做將共和國的命運從老百姓的手裏交到軍人的手裏，而從這種轉移所得到的教訓，並非說共和政府不切實用，而是設置常備兵大有危險。

在隨後的幾年裏面，當拿破侖的蕭捲的勝利似乎連征服英國也已經有了頭緒時，哲斐遜看穿了美國反民主力量的努力，知道他們要利用拿破侖快要征服美國的恐怖，作爲團結國內力量來支持英國的一種工具。他熱烈的反對所謂盎格魯人的論點，他們的路線是「首先讓英國來掠奪我們，恰如她多少年來就已經掠奪過似的，理由是害怕龐拿巴特要來掠奪；接着就與她締結同盟，然後走進戰爭」③。他嘲笑英皇不過是一個符號，他抨擊英國在同盟裏面是最不忠實的，唯一可靠的事情，就是力量的強大與否；因此絕不能保證說英國不能和拿破侖單獨媾和。

然而到了一八一一年，他完全絕望，認爲拿破侖對美國決不能有任何好的影響。當哲斐遜不斷希望拿破侖能夠削弱英國的勢力時，他可不願他征服俄國，他認爲從美國利益的觀點看來，保存俄國的獨立一如保存歐洲其他各國的獨立，甚至保存英國的獨立，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們不是一些注意世界大事的人，那還是顯得重要的④。到了一八一四年哲斐遜對拿破侖的責罵就無邊無際了。「龐拿巴特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暴君，」他寫道，「他用鮮血淹沒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點，凡是人類，即使是龐拿巴特懷裏的愛妻，也無不知道的了」⑤。

他慶祝拿破侖的被捕，認為這是『一個腐朽的生涯』的結束，這是千萬生靈的無情殺害者的結局，這是全世界權利和自由的大壓迫者的結局。』他宣稱，亞蒂拉（Attila）現在已經退位了，雖然『他應該死在敵人的刃下，死在巴黎的牆下……』。哲斐遜『感到很悲哀，因為看見甚至善良的共和派也這樣的溺愛這個人，竟至於認為他的垮台就等於自由事業的惡兆，他們對英國的憤激也是對的，但他們似乎認為所有他的敵人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所周知，世界上從沒有一個人值得我們如此憎恨的。老實說，他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也不見，只看見他自己，把他腳下的人民，看做他的牲口，可以隨時拿來駝載或者屠殺。如果諾言能夠實現他的目標，那他就隨便給諾言。他從愛爾巴（Ere）島回來的時候，他什麼也沒有諾言過呢？但是輕信了諾言的人，很快就發見諾言毫不兌現，於是他們覺得不在更壞的手裏倒下去就已經心滿意足了，所以在滑鐵盧一敗之後，大家都拒絕作一切的努力。他們目前的苦難是會有時而盡的；但他鐵掌下的專制却是無窮無盡』。

到了一八一五年夏天，隨着拿破侖從愛爾巴島回來，而且駭於歐洲同盟國家的行動，哲斐遜似乎有改變他對這個法國暴君的看法，尤其是在他『帶着焦急的心情看見海洋的暴君（英國）依舊很活躍』之後。歐洲，他覺得已經第二次給翻轉過來了。『就我們從外邊所能判斷的來說，』他寫道，『龐那巴特似乎已經從一個軍事剝削者一變而為全國所選擇的對象了；而同盟國，這些歐洲世界的掠奪者，』他們的勝利將會摧毀各國的獨立，將會對美國的自由和獨立構成最大的危險』。他是一個準備相信拿破侖對各國獨立的諾言的人，雖然他對於拿破侖敵視美國這一點毫無幻想，這一點使他傷腦筋的程度僅僅次於英國。他覺得拿破侖的奪取政權和建立世代相傳的專制制度，『在鼓勵未來的篡位，在防止被壓迫者挺直

身子來這一點上，會有很惡毒的效果。」再有一點，他深信，拿破崙的無休無止的精神使世界和平變得毫無希望。但是哲斐遜却準備等待一下，看看「我們和英國作戰與及作戰的結果，加上他認為我們可以做他們工具和同黨，來打擊他們敵人這種希望，在未來究竟能不能夠誘導他，使他允許我們和他們人民發生通商關係……」①②

雖然如此，哲斐遜不久就回轉頭來激烈反對拿破崙了，認為他的諾言是不兌現的。後來在一八二三年，他讀了奧麥拉（O'Meara）寫的龐拿巴特傳，他毫不遲疑就改正他關於拿破崙智力的若干過低估計。可是，他倒沒有改變他的基本看法，即認為他是一個對人類犯了無數罪行的「精神上的妖怪」，認為凡人都可得而誅之的③④。

拿破崙的敗北顯示反動勢力的勝利 拿破崙敗北表示出反動勢力的勝利，但這對於封建秩序是犧牲慘重的勝利。馬克思寫道，「當法國大革命，在征服歐洲途中敗北的時候，英國卻靠着蒸汽機，引起了社會革命，由是征服了世界市場，把所有已經變成歷史上朽腐了的各階級加以肅清。為產業資本家和產業工人之間的偉大決鬥，開闢了一條道路。拿破崙不能從布倫（Boulogne）把十五萬大軍調到福克斯東（Folkestone），而且不能靠共和軍的老戰士來征服英倫，這一事實，對於整個歐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⑤⑥。

①一個佚名的德國批評家的一七九〇年的批評，引見林克，上揭書，頁四二至四三。②恩格斯：德國政府全集卷四，頁四八四至四八六。③列寧（V. I. Lenin）：論Junius小冊（On the Julius Pamphlet）

一九一六年八月。英譯本見勞動月刊（The Labour Monthly）倫敦版，第十七卷，第一期，一九一五年一

- 期，頁五〇。②恩格斯：十八世紀英國地位論（Die Lage Englands: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集，卷四頁二九五，又見全集卷七，頁四二九。③哲學選致亞當士，一八一五年八月十日。全集，一八五四年版，卷四，頁四九〇至四九一。④致英斯的信，（To Henry Innes, Esq.）一八〇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揭書，卷四，頁三二五至三二六。⑤致朗當州長（Governor Langdon）的信，一八一〇年三月五日，上揭書，卷五，頁五一三。⑥致里信（Thomas Lieper）的信，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上揭書，卷六，頁二八四。⑦致亞當士的信，一八一六年二月九日，上揭書，卷六，頁五上揭書，卷六，頁三五二。⑧致奧斯丁（B. Austin）的信，一八一六年二月九日，上揭書，卷六，頁五三至五四。⑨致柯利亞（Correa）的信，一八一五年六月廿八日，上揭書，卷六，頁四八〇。⑩致李伯（Lieper）的信，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上揭書，卷七，頁二七五。⑪致亞當士的信，一八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揭書，卷七，頁二七五。⑫馬、恩、列、斯論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見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一九三九年第七期，頁二二。

二

民主敵人沒有忘記年青的美洲共和國。歐洲的民主敵人，當他們集中力量在破壞法國革命的殘餘堡壘時，他們可也沒有忘記摧毀世界民主力量的另一個中心——即年青的美洲共和國。和革命的法國，拿破侖的法國不同，合衆國對他們的機構並沒有給予立即的危險，但這仍然是他們的貴族所輕蔑的一個對

象，他們差不多都不諱言要把它毀滅。即使是被迫承認它的存在了，可是他們卻在合衆國培植反民主的力量，或者對民主機構的耐久性投下懷疑的眼光。

英國曾投資巨量的金錢，來支持反拿破崙的戰爭，以便重開大陸市場，並且維持和發展它的商業上的優勢，同時在殖民地掠奪上保持優勢，並且削弱英國的所有敵手，這樣一來，在擊潰美國聯邦的努力中，英國也是最活躍和最堅定的一個。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尋求獨立的戰爭中，沒有能夠把美國打敗，但是英國卻決心要防止這個新的美洲共和國底鞏固了。

英國分裂美洲聯邦的陰謀 一八一二年，曾經做過英國間諜的亨利（John Henry）向合衆國總統提供了文件證據，證明大不列顛的大臣，與加拿大總督克列格（Sir James Craig）爵士一起，曾花了多少年功夫設計摧毀美國聯邦。亨利是早在一八〇八年就已經發表文章反對共和政府的，其時就被加拿大總督僱用，充任英國及加拿大的間諜，要他在新英倫州加強人民的不滿情緒，（這是由於禁運及對商業的其他限制而生長的），並且誘導東部諸州脫離美國加入加拿大。這個計劃失敗了；亨利還沒有領到活動費，克列格就死了，英國政府卻不肯付錢，一怒之下，亨利就把全部陰謀報告給美國政府。

英國的陰謀曾由美國聯邦黨加以考慮 如果說英國有理由相信它的計劃可能得到成功的話，那就大部分因為：這樣的一種計劃，有些確曾被美國聯邦黨的有力集團加以考慮——這是在民主勢力大選勝利，一八〇一年選出亞斐遜任總統之後。他們曾計劃使北部七州分離，建立另一個聯邦。他們是在一八〇四年秋天討論過這些計劃的，他們準備在波士頓開一次會，以決定組成北部諸州政府系統所必需的步驟。祇是哈米爾頓的死，使這次會議不能召開，雖然有人認為哈米爾頓是不贊成一八〇四年的分

裂計劃的。但如果哈米爾頓真的不贊成，那可不是由於他已經放棄了他對民主的敵視。一八〇四年四月二十日，他寫信給他的內兄，說明他『關於我們的政策的道路和傾向』底觀點，他嘆息『分裂我們的王國，將會是一種犧牲，有着巨大積極不利的犧牲……這對於我們的真正的病，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們的病是在民主，民主的毒素，如果加以分割，只不過在每一個部份使它更加集中，因而顯得更加利害罷了』^①。哈米爾頓之所以要保持聯邦，因為他認為聯邦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工具，可以在民主之上加以憲法的限制，而且他在民主裏面看見了巨大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聯邦黨分裂聯邦所作的努力 聯邦黨在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前不久，曾不斷作各種的努力，麻州（Massachusetts），康州（Connecticut）和羅德島（Rhode Island），在哈特福（Hartford）開會，宣稱有權脫離聯邦，他們提出一串修改憲法的條款，目的就在削弱聯邦。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約的締結，使他們的陰謀告一段落，哈特福會議被抨擊為一種叛國陰謀，從此以後聯邦黨的影響就日漸降低了^②。

英美戰爭不能毀滅美洲聯邦 英國反對這個年青共和國的政治經濟鬥爭是以一八一二年英美戰爭為頂點的，他可不能毀滅美洲聯邦。正相反，戰爭使這個國家充份利用它自己的資源，這樣子就為合衆國的工場制度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給打好了基礎。這樣一來，它反而幫助了創造一種經濟基礎，給這年青的共和國作更大更快的發展，這個年青的共和國終於向英國的經濟優勢和世界地位挑戰了。與此同時，工業資本主義的增長，為美國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興起打下了基礎，這些後來就成為美洲一個新的和更加強大的一個民主政權——賈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芽核。

- 李德巴斯 (John Clark Ridpath), 合衆國歷史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一八九一年, 頁三九二
 至三。●索納 (W.G. Sumner), 哈米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紐約, 一九〇五年, 頁二四三至
 二四四。●同上。●李德巴斯, 上揭書, 頁四一一。

三

反動力量以爲民主就一蹶不振了。到了一八一五年，奧、普、俄、英四強聯盟終於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所解放出來的年青民主力量掌握住了。歐洲和美洲的反動勢力，在拿破侖敗北的時候，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認爲這就是民主的敗北了。舉例說，摩里斯州長，這個上了年紀的聯邦黨員，不禁雀躍歡呼，滿心以爲到處的雅各賓理論已被粉碎了；因爲，「當民主到達了相當的高度時，自由就沒有什麼機會繼續的了。」●

梅脫尼赫的看法 這本質上就是梅脫尼赫 (Meternich) 的立場，他一直到一八三六年，還認爲君主制度纔是唯一能夠接受的政府形式。他害怕民主，他告訴鐵克諾爾 (George Ticknor) 時，無限感懷地追憶着「正統」的「黃金日子」，他說，因爲他覺得，這種情形是不能夠呆着不動的，一定會變得比現在更加民主的；他的意思就是說，無資產的階級，將一定會取得政權。他不知道這在什麼地方，或者如何才會結束，但是他確信它不會在一個安靜的，成熟的高年而告終的。至於美洲的民主，他倒深信很快就會滅亡的。●

反動力量的代言人們 二十五年來歐洲反動勢力在知識界的代言人們，曾不斷努力誣蔑民主的理

論，並且使輿論依循着反動的路向。他們建立了一種文化，企圖用來保衛舊秩序打擊民主的興起。這種文化，努力要把『保守主義的哲學』加以通俗化，說：皇族、貴族、和教會的權力的源泉，是來自上帝，來自大自然，來自歷史的，它的基礎就是否定權力來自人民的這種理論。它否認個人的自由生活就是社會的目標這種觀念，它譴責新歷史潮流的偉大文獻（如美國憲法），說他們和貴族傳統決絕，並且傳佈民主的觀念。

在英國，黑石氏（Blackstone）和布爾克（Burke）就是這種反動文化和傳統思想的代表人。在德國，就是沙維尼（Savigny），和馮·根茲（Von Genz）——維也納會議的秘書和梅脫尼赫的副官。在法國，那就是亞勒（Haller），梅斯得勒（Joseph de Maistre），和波拿（Bonald）。所有這些傢伙的東西，都是你儷我借，互相影響的。都是爲了保存皇帝、貴族、和僧侶，還有君主和貴族階級的權力而寫的。這種反動在一八〇〇年後的德國尤其猖獗，其時其地布爾克攻擊法國革命的書，正被廣泛的閱讀。作家如諾瓦里斯（Novalis），史萊格爾（Schlegel），克萊斯特（Kleist），勃列丹諾（Breisano），舍靈（Schelling）和穆勒（Adam Muller），製造出一種多方面的文化，反對刺激起十八世紀的幾次偉大革命的自然權利和政治民主的理論。

維也納會議 現在，他們的日子似乎已經到了，勝利了的同盟國家的代表們，在維也納開會草訂和約，以便恢復舊秩序，和剷除法國革命的民主原則。維也納會議的決定，是以法統和報償的政策爲基礎的——所謂法統，就是意味着先前的統治者一律復辟，而在拿破侖戰爭中所失去的領土，則一律歸還故主。在會議中，奧地利皇帝的首相，兼會議主席梅脫尼赫親王扮演了主導的角色。如果有些地方講究法

統不可能的時候，維也納會議就應用了報償的原則。這就是說，給一塊相等的土地來補償損失；這些土地主要的是從拿破侖的同盟國和從德國，意大利的比較弱的各邦取來的。

維也納會議產生了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所組織的神聖同盟，也產生了由梅脫尼赫所組織的四邊同盟，其目的都在維持會議所通過的決案。維也納會議展開了整個歐洲的鬥爭，以和平的名義，來鎮壓所有自由和革命的活動。又以保障維也納會議的決案的名義，用種種努力來維持專制政治，而以梅脫尼赫利用四邊同盟來鎮壓反專制統治的自由主義的起義。

歐洲重又在反動勢力的統治下 這結果，歐洲重又陷入帝皇、貴族和僧侶的統治下，這種情形在路易十四時代以後就不曾有過的了。封建貴族統治着從倫敦到彼得堡的所有內閣。以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開始的民主的登場，被阻住了。反動力量似乎已經築了永久的工事，而梅脫尼赫在整個世界的眼中變成它的可憎的象徵。一八一九年英國的六種法案 (Six Acts)，德國的卡爾斯巴德法令 (Carlsbad Decrees) 連同各國政府所採取的鎮壓手段，迫使抵抗運動轉入地下了，從里斯本到聖彼得堡的政治生活，表面上非常平靜無事。

儘管如此，維也納會議却不可能把歷史的時鐘扭轉，也不可能永久恢復舊的政權。它不能夠抹殺從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五年之間的革命時代和拿破侖時代的基本的社會經濟改革。農奴制度和封建特權，在差不多整個歐洲，被取消了；農民們堅守着他們所曾得到的土地；而資本主義經濟，不顧政治上的反動繼續在增長着。戰爭和國庫支出，尤其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支出，曾使君主和貴族們恢復在政治上的控制；但是經濟力量，起碼在西歐社會的經濟力量，卻有系統地積聚在資產階級的手裏，於是資產階級比

之任何時期顯得更有力了。隨着它們的資產因為商業和製造業的不斷增長而膨脹，資產階級日益增加其優裕，這表現在投機精神的增加和安適侈奢要求的增長上面。

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鬥爭不可避免 因為他們曾在打敗拿破侖的事業上出過錢，並且曾給過種種的援助，所以資產階級也在要求分一部份的政權了。這些復辟的政府從沒有把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在前頭，正相反，實際上是忽視了甚至愚弄了他們的，一八一五年英國穀物法案就是最好的表現。因此資產階級不可能讓步，給一個若干世紀以來在不斷地走下坡路的階級所統治，這個階級的利益，是和他們的利益相反的，而這個階級的暫時恢復政權，其實也靠着他們所給的助力。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鬥爭便不可能避免了；這種鬥爭差不多在和平之後就立刻開始，而勞動人民成為資產階級的後盾^①。

民主暗流的涵湧 所以說，一八一五年的復辟，是表面多於實際的。五年之後，民主的暗潮從又湧到表面上來了，一八二〇年這一年的開頭，就爆發了一系列的革命的暴動。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意大利的一些邦國，革命黨推翻了現存秩序；甚至在英國和法國，也企圖刺殺政府要員。在不到幾年之後，俄國軍隊裏爆發了一次嚴重的暴動^②。到了一八三〇年，僅僅存在了十五年的梅脫尼赫復辟運動，就永遠的一去而不復返了。

① 摩理士州長致金斯貝里 (Kingsberry)，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引見布魯克 (Elizabeth Brook) 的論文

Federalist Jeremiahs 載美國歷史評論 XLIII 卷，一期，一九三七年十月，頁七四至七八。② 俄克諾爾傳

書信·日記集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 波士頓，一八七六年，卷二，頁十二至

十四。①亞茲(F. B. Artz)，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三年的反動與革命(Reaction and Revolution 1814-1833)，紐約，一九三四年，頁六三至六四。②恩格斯，德國現狀，致北星第二號的信，一八四六年四月四日，全集，二集卷四頁四九二。③瑪蘇爾(Anatole G. Mazour)一八二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十二月黨運動，它的起源、發展及意義(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加里福尼亞大學出版部，一九三七年。

四

各地民主力量希望得到美國援助 各地的民主力量在鬥爭中，都希望從美國得到鼓勵和領導；因為在一八一五年之後，美國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民主堡壘。南美洲，希臘和法國，直接向美洲共和國請求援助。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早就在一八一〇年暴動過的，到了一八二〇年初，也就學合衆國的樣子建立了一些共和國。當海脫尼赫的君主同盟於一八二二年，要橫渡大西洋，來干涉這些殖民地使它們恢復接受『合法的』統治者西班牙佛地南王(King Ferdinand)的統治時，北美的民主國却積極支持和承認南美的共和國。國務卿亞當士，他曾拒絕對希臘委員會甚至私人承認這是『違反中立』。這時也被四邊同盟對西半球的威脅嚇怕了，他這時也對英國的支持有了若干信心，於是他促使總統對鎮壓各地革命的人們發出無條件的警告，合衆國利用英國拒絕和他的四邊同盟的盟國共同採取干涉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政策，於是通知歐洲的各國軍隊說，年青的美洲共和國現在已經強大起來了，決不能讓他們摧

設在新世界裏建立的共和機構。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三年所發佈的這個聲明，就是後來衆所周知的門羅主義，從此就阻隔了美洲大陸不讓歐洲列強把它作爲未來的殖民地，並且禁止歐洲君主制度把它的政治體制伸展到這個半球來。

一八二二年的希臘起義，希臘在一八二二年爆發了一次偉大的民族性的起義。希臘自從一四五六年以來就成爲奧斯曼帝國（Osman Empire）的一部份。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希臘人曾不斷的增長財富與人口，這時他們就希望建立他們自己的民族的國家了。他們的鬥爭曾被沙皇俄羅斯所秘密鼓勵，因爲沙皇俄羅斯打算摧毀奧斯曼帝國。他們的鬥爭繼續了六個年頭，到了一八二九年希臘終於宣佈獨立，建立共和國，儘管四邊同盟努力協助蘇丹，使他不曾『因爲叛變的子民不合法的暴動，而失掉他的奧斯曼帝國的這一夥珍珠』，但是四邊同盟在希臘問題上是分裂的。

希臘革命和美國 希臘人民特別對美國寄予希望，因爲他們知道美國曾經處在英國的異族統治下，恰如他們處在土耳其人的殖民地壓迫下遭受着同樣的痛苦。他們知道美國經過艱苦的鬥爭，已經掙脫了壓迫的桎梏，而現在已經得到自由和獨立了，這自由和獨立卻正是希臘人所爭取着的，『大家都講着美洲共和國，都願意把它作爲他們自己的共和國的範本，』荷夫博士（Dr. S. G. Howe）報告他個人在希臘的經歷時寫道。他是一八二四年至二五年到希臘去直接援助希臘的革命的，後來做了希臘艦隊的軍醫總監。美國的援助特別使他們感動，不僅因爲『法蘭克林的人民』贊頌『我們再生的黎明』，不僅因爲他們的總統『在大地和他的君主面前高聲朗誦出人類的福音書』，而且因爲他們感到美國人是唯一給他們各方面的援助而沒有用專制條件來束縛他們的國家。

美國國會於一八二二年表示和希臘「叛徒」團結一致；雖然一年後，美國政府在答覆希臘人民的呼籲時，宣稱他只有同情卻不能干涉。然而一八二五年秋天，一隊美國艦隊在地中海出現了，梅脫尼赫的秘書瑪·根慈把這種為來自美洲的「妖魔的干涉」。但是這個艦隊的目的僅在於保護斯麥拿 (Smyrna) 的美國商人，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和奧托曼朝廷訂立商業協定。一八二六年通過國會的幾個議員的積極協助，美國默認了它自己的中立，這就是說，國會授權總統，購買了為希臘人民建做的兩隻大戰艦中的一隻，為了使美國企業大賺其錢起見，只把一條訂造的戰艦送往希臘，企圖把希臘政府訂造第二條戰艦的一筆巨款詐取了去。後來為了洗清從希臘人詐取一百萬金元的污點，美國政府略為干預，這樣纔避免了這件醜事使希臘人失望，而希臘人民卻對美國懷着極大的信心，他們不把美國造船廠的詐取放在心上，卻懷着最大的歡樂來慶祝第一條戰艦的到臨。

希臘的鬥爭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引起了同情；贊助希臘革命的委員會，在英國，法國，德國，瑞士和美國組織起來了。捐款在徵募着；女性準備作護士，志願兵（包括英國偉大的詩人拜倫），都跑去協助希臘的愛國者去了。

法國民主派繼續鬥爭 在法國，隨着君主的復辟，在敵對陣營裏面的領導力量，包括一部份的資產階級，都是有共和頭腦的。因為美國這個民主共和國在全世界似乎又一次重新陷入帝皇和貴族的統治時能夠巍然獨存，刺激了法國的領導力量繼續鬥爭。例如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爆發前一個月，白里安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他是歐洲民主派所熟知的一個人，因為他對歐洲和南美洲的革命民主運動會給予積極的同情和支持。）收到了法國寄來的一封信，請他給予援助和意見。這封信，是有名的

格爾尼·巴雪 (Garnien Pages) 兄弟中的一個寫的，也許就是哥哥寫的。(恩格斯曾把他稱為『著名的民主派』，他之所以著名是因為『精力旺盛，勇敢和不妥協的精神——這些性質使這個法國民主領袖得到一個顯赫的地位』。⑤) 巴雪寫信給白里安特是因為『他的職業和工作加上他的個性』，對於歐洲的自由事業，將會是最大的助力；巴雪請他提供關於美國政府體系的知識，『因為這個政府體系提供給我們可以學樣的範本。』『我們對於美國祇有極不完全的認識……』巴雪寫道，『你們已經到達了這樣的快樂境界，在那境界裏面你們什麼也不用着想，祇須想到如何保存你們所享受着的政治好處，而我們在法國卻必須不斷地去爭取你們所已經獲得的東西。因此，我想請求你給我們一些指示，這是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急切需要，而又為你所如此深悉的』⑥。

有一個間接的證據，說明法國民主派對美國懷着如何的希望，不久之後也就由年青的法國貴族鮑蒙 (Beaumont) 提供出來了——他是伴隨了托基維伊 (Alexis de Toqueville) 於一八三二年到美國去的。『美國社會，它的進步和它的繁榮，』鮑蒙從波士頓寫信給他在法國的兄弟猶里斯道，『什麼也沒有證明，對於舊國度的模倣什麼也沒有提供。但是我卻澈底了解他們講得這樣多的這個共和國，他們宣稱從這個共和國可以提出許多論題對「民主」復興有利。有許多人衷心的認為美國就是有利於共和制度的一個有力的命題。』⑦

⑤克勞萊 (C. W. Crawley) · 希臘獨立問題 · 英國近東政策研究 · 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三三年。(The

Question of Greek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Near East, 1821-1833)

⑦劍橋大學出版部，倫敦，一九三〇，頁四七。⑥荷夫 (Samuel G. Howe) · 希臘革命的歷史紀要 (An

-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Greek Revolution)。紐約，一八二二年，頁三六〇至三六九。⑤克勞萊，上揭書，頁四七。⑥荷夫，上揭書，頁三六九至三七〇。⑦致北星的信，一八四八年一月八日，馬恩全集，二集卷六，頁三七八。⑧葛德溫 (Parke Godwin)，白里安特傳 (A Biography of William Cullen Bryant)，二卷本，紐約，一八八三年，卷一，頁二六〇，參看顧蒂斯 (E. N. Curtis)，美國關於法國十九世紀革命的意見 (American Opinion of the French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s)，美國歷史評論，一九二四年一月，頁二四九至二七〇。⑨皮爾遜 (George Wilson Pierson)，托基維伊和鮑蒙在美國 (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紐約，牛津大學出版部，一九三八，頁三七一。

五

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為民主創造了新條件。隨着拿破崙的敗北，受戰爭的刺激而膨脹的年青的工業，遭遇到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英國，創造了一種歐洲或其他各洲史無前例的國內政治形勢。工業蕭條了，貿易惡化了，就業人數減少了，工人和失業者的苦難極其深刻了。英國轉變為世界上領導性的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而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就這樣子不僅為民主的不可抗拒的進展創造了條件，而且為社會問題同時尖銳化創造了條件——這個社會問題，光靠政治自由，顯然是不能夠解決的。

當英國資本家發展了古典的政治經濟，企圖深入新產業制度的神祕，以便使它起作用的時候，另一些人則努力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們在計劃一個更合乎實際的體系，這個體系將從資本主義的罪惡中

解放出來。遭遇了現存秩序的污辱，他們相信答案是要設計出一個更加完備的社會體制，這個體制祇需要他們發現出來，用宣傳手段把它告訴社會，在可能的地方更用事實的試驗，來爭取大家的接受。這樣子，在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沒有存在的時候，這些思想家的主要傾向是在於：為這個社會問題尋求答案，這是藏在尚未發展的經濟條件裏面的，是藏在資本家們所津貼的烏托邦的計劃裏面的。在這樣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觀點的發展中，有三個人扮演著歐洲的乃至世界的角色；這三個人就是奧文（Robert Owen）、傅里葉（Charles Fourier）和聖·西門（Saint Simon）。

空想社會主義的計劃。在起草他們的計劃的時候，最初的兩個思想家提煉了十八世紀末葉就存在於美國的共產主義公社（Community）的經驗。在那個時期，世界上第一個這一類的殖民地，是由一羣所謂震動派（Shakers）的宗教信徒所建立的。十九世紀初期，另外一羣共產主義者，在拉普（George Rapp）——他是從德國因宗教迫害逃到美國來的。——的領導下，建立了另外一個殖民地。

奧文在美國的試驗 一八二〇年的時候，奧文到美國去，目的是在建立他的共產主義社會。奧文，他在歐洲已經著名是一個博愛家和改造家的，現在受到了震動派和拉普派的成績所刺激。一八一七年，他刊行了震動派的起源和行動紀要（Sketch of the Origin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hakers），書中詳述『這些獨特的人們底成功的實踐』，奧文把這提出來當做共同生活的優秀性底證據。從一八一七年開始，（這一年他最初轉向共產主義），到一八二四年（這一年他離開美國），奧文在整個歐洲為他的體系進行了強烈的宣傳。

在這當兒，他在美國發現了同情和支持，他的作品在美國受廣大的圈子所歡迎和閱讀，尤其在受過

教育的，生活優裕的人和政府領袖之間。當一八二四年拉普打算把他的和諧殖民地 (Harmony Colony) 出賣的時候，奧文因為受到拉普派成功的刺激，便把它買下來。他看出美國是一片新鮮肥美的泥土，在這裏可以播散他的體制的種子，『這是社會的合理而又唯一真實的體制。』他深信美國憲法在爭取自由的方向上，顯示出人類最大的進步。但是他覺得還是不可能解決『社會的病態。』^⑥

事實上，奧文的公社——他把這叫做新和諧 (New Harmony) ——變得格外繁榮，得到很多的附和者，容納不下。但是在六個月裏面它開始瓦解了。這一年還沒有過完，奧文就被他的計劃底破產弄得沮喪不堪，離開了美國。儘管有這一次的失敗，奧文式的公社幾年之後在奧亥奧州的黃泉 (Yellow Springs)，在印地安那州的青泉 (Blue Springs)，在奧亥奧州昆頓附近的根達爾 (Kendal)，在紐約州的哥薩基 (Cossackie)，在紐約州的哈文斯特羅 (Havenstraw)，和在賓夕瓦尼亞州的瓦里福治 (Valley Forge) 等地，還繼續不斷的建立起來。

歐洲工人階級當時的任務仍是反封建。在這時期，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只限於性質上主要地是烏托邦的一種，因為工人階級儘管在成長中，卻依然發展得不夠，而且它的鬥爭，因為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權利底障礙，所以依然從屬於努力分取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在這時候，摧毀封建條件依然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政治任務。在歐洲的一切國家裏面，因此，從一八一五年一八三〇年，工人階級的民主運動必須或多或少從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由運動。勞動人民，如恩格斯所說，『雖然已經比中產階級進步，卻還看不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全部分別——看不出中產階級的解放和勞動階級的解放之間的差別；他們看不出金錢的自由與人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差別，一直到金錢在政治上已經解放出來，一直到中

產階級已成爲統治階級的時候，還是如此。所以彼德盧（Peterson）的民主派所請願的，不僅爲了普選，而同時爲了穀物法的廢止；因此，無產階級一八三〇年在巴黎鬥爭，一八三一年在英國要進行鬥爭，都是爲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

恩格斯的結論『在各國裏面，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中產階級都是最有力量的構成，因此，也就是革命政黨的領導者。工人階級有必要成爲中產階級手裏的工具，只要中產階級本身還是革命的或者進步的階級。因此之故，工人階級的明顯的運動，在這場合往往有着次要的性質。但是從中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的那一天開始——從所有封建利益和貴族利益被金錢的力量所取消的那一天開始——從中產階級不再是進步的和革命的階級，本身變成呆滯的階級那一天開始，工人階級運動就取得領導權，變成全國性的運動了。』^②

①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Socialism — Utopian and Scientific。②奧文傳（The Life of Robert Owen），自作，貝爾（Beer）序，紐約一九二〇，頁二六三。③同上，頁二二三。④恩格

斯，致北星的第三信，一八四六年四月四日，全集一集卷四，頁四九三至四九四。

第五章 一個新時代

新時代的標誌 拿破侖戰爭的時代，以一八一五年歐洲反動君主的勝利而結束；由於現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工場建立起來了，代替了家庭式的生產，而人口也開始集中在大城市裏面。實際上在一個世代中間，英國從一個農業的國家轉變成一個製造業的國家；這是歐洲其他各國不久就依循的一個榜樣。資本主義經濟的無可抗拒的進展，被一七六〇年的產業革命所推動，預示了帝王貴族為重建舊的封建秩序而採用的短命的努力底滅亡。與此同時，它在整個歐洲積聚了物資和力量，為着一個新時代在民主的登場中出現，而使用了新時代的到來，已經有了標誌：在經濟場面上，是由於汽船和火車的發明，在政治場面上，是由於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英國共和政體的成功，刺激了共和主義的精神，一八二〇年前後，使它在整個被君主踐踏的歐洲，增長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即到了一八三〇年時，差不多歐洲每一個國家，都有了實質上的共和運動。這些運動的推動力量，是薪金階級——這是和工場制度一齊興起的。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革命，曾推翻了復辟，而代之以資產階級君主制度，於是在歐洲歷史上，和世界民主鬥爭的性質上，形成了一個轉捩點。

工人階級的成長 一直到如今，鬥爭都是在這兩面進行的，一方面是封建秩序，另一方面是或多或少

具有共和思想的得到人民支持的資產階級。產業的增長，被鐵路的築成加速了，在這主要的對立中，其後一方面就變成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現在已經開始作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出現了。這個轉變，大部份是由資產階級的行爲所決定的。一八三〇年在法國，資產階級讓工人參加鬥爭，表面上是爲了建立一個共和國，但是後來它卻奪取了勝利的果實，建立了一個資產階級專制國家；而一八三二年在英國，資產階級利用勞動人民來保護特權，但是對於勞動人民的損失，什麼也沒有賠償。在英國資產階級的這種背叛，在一八三五年產生了一種有力的，獨立的工人運動，這種運動稱爲憲章派——這是和前十年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有着尖銳的對照的，因爲它信賴理性的力量，並且要說服資產階級來解放工人階級。在法國，由於一般的共和運動的敗北，又由於政治權利被完全壓抑，它產生了由工人階級並且主要是共產主義所領導的各種秘密會社和暴動，這是在一八三四年就開始了的。資產階級的這種叛變，和新的無產階級的興起，給出了一種新的歷史內容。從此之後，爲民主的鬥爭，就要被現在的工人階級所領導了，因爲它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面是最堅定的民主力量。

一八三二年里昂工人的起義 一八三一年里昂絲織工人的起義，在整個法國和整個歐洲，造成了一種異常的和不可忘記的印象，也就預示了這一歷史的轉捩點。大資產階級右翼的機關報辯論報（*Journal Des Debats*）從這一次暴動歸納出教訓來時，於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模模糊糊地宣稱：『沒有理由要把事實遮蓋起來，因爲遮蓋起來一聲不響有什麼用處呢？里昂起義已經顯示了一個重要的秘密：這就是在社會上已經發生了有資產的階級和沒有資產的階級的鬥爭。我們的商業和工業社會，像所有其他的社會一樣：是有着它自己的創傷的；創傷就是工人。世間決沒有一個工場裏面能夠沒有工人的，然而，

有了一個永遠在增長、永遠在匱乏的勞動人口，社會就沒有平靜可言。如果買賣給取消了，社會就生了病，就會停止進展，就會死亡；但是一有買賣，它發展，它伸張，無產階級人口也同時在增加，他們的生活僅足糊口，而隨時有失掉生存辦法的危險。如果你比較一下，在城市裏面的貿易與產業階級的數目，和工人階級的數目，那你就會被它的不平均嚇了一跳的。每一個製造廠主，在他的工場裏生活，就恰如聖殖民地主在他的奴隸中間生活一樣；就數目上說，這些階級似乎是一對一百……因此中產階級就必須完全意識到這種情勢；它必須了解它的處境。除了中產階級之外，存在着一種無產階級，它是在一種激動的情形下面。它是在奮發的情形下面，它不知道需要什麼，該往那裏去，它的利益要求什麼，因此事情就很糟糕了，總之，它要求一種改變。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危機；在這裏也許有新的野蠻人起來摧毀這個社會……如果中產階級，受任何惡劣欺騙的原則所誘導，竟至於那麼愚蠢地把武器和權利給予它的敵人，讓無產階級的洪流湧進國衛軍和公共機關去，把選舉法和一切屬於國家的東西開放給無產階級，那末，它就受騙了。」這篇論文的結論這樣說道：「對於身無長物的，『決不可給他政治權利或武器。』」

一八三六年，在辯論一八三六年關稅率的過程中，大產業資本家桑伯（Tanber）總結了當時的形勢，就露骨的宣稱：「一個社會而沒有貴族階級是不成其為社會的；每一個政府都需要一個貴族階級。你知道一八三〇年的政府誰是貴族階級麼？那就是大產業資本家呀；他們就是新皇朝的貴族。」

① 亞瑟，上揭書，頁二〇四。② 達勒（E. Talle），里昂工人暴動（Der Lyoner Arbeiteraufstand）馬

恩文獻（Marx-Engels Archiv）卷二，莫斯科，一九二七年，頁一〇〇至一〇一。③ 同上。

路易·菲立的政府 金融資產階級在法國的勝利，並沒有結束在這個國家裏面爲民主的鬥爭。他們已經取得政權，並且豎立了一個以路易·菲立爲皇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他們之擁路易·菲立爲皇，這只是因爲他們遵守和拉法葉所訂立的協定，拉法葉這個人在七月革命的時代，是共和運動的一個卓絕領袖，同時又是國衛軍的一個領袖，可是幫助他們達到目的之後，就被他們剷除軍權。路易菲立的政府是澈底反動的，儘管它假裝着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和機構上。具有共和思想的工人們，下層中產階級，甚至還有一部份資產階級，都是這一反動力量的最初犧牲者。拉法葉肯接受資產階級君主制度，對法國共和派人士會是可怕的打擊。靠了這，他曾幫助着把政權給予皇朝，關於這個皇朝，銀行家拉非德（Lafitte）宣稱：『現在銀行家的統治開始了。』拉法葉自己呢，自從他被免去國衛軍司令一職後，就在新的議院裏，參加反對派。在第一次法國革命的時候，他曾經是立憲派的一個代表，即使在那時候，就已經表現了他對羣衆的害怕，和對羣衆要求完全平等的害怕。然而，正如英國勞工領袖和民主派，北星什誌的編輯人之一，哈奈（G. J. Harney）在一八四六年所說：『他也許是立憲黨最誠實和最好的一個了。』這個人一直到他死的時候爲止，比之任何一個同代人，在歐洲和美洲都享有更大的聲譽。

資產階級共和派組織團體反菲立政府 到了一八三二年，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工人的支持下，開始展開反路易·菲立及其鎮壓措置的鬥爭。這個運動，尤其是代表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的左翼，在共和國體中發展了相當的活動，這些團體中最有名的就是人民之友會（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和人民自由及新聞自由保衛協會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後一個是以拉法葉做主席的。

一八三二年六月，在拉馬克將軍 (General Lamarque) 的葬禮中，巴黎爆發了一次暴動，這一次暴動甚至比之一年前里昂起義，更加嚇壞了金融貴族。工人們築了巷戰防禦物，但是暴動終於被粉碎了。

一八三三年人民之友會由人權協會 (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 所代替了。後一個團體生長得很快，在國內擁有強大的勢力。它的目的是要使一八三〇年開始的羣衆運動活轉來，和防止共和思想的退潮。約莫在一八三三年中，嚴重的分歧把這個團體分裂成兩派，左翼則由舊的雅各賓革命黨領導，包括波拿羅蒂 (Philippe Buonarroti) 在內，這是巴波夫的一個同志，也包括如白朗基 (Auguste Blanqui) 等年青的巴波夫主義信徒。

政府對共和運動的攻勢 一八三四年，政府對共和運動的各派發動一次新的攻勢，以一紙命令加強憲法第二百九十一條（關於結社的一條），威脅它們的生存。這一紙命令的目標，瞄準了共和派，打算把它擊潰。但是也影響到以互助組織團結起來的工人，和小商人——他們的數目在一八三〇年前後的過程中相當的增加。政府又實行一種法令，規定所有出售、散發或沿街朗誦的書刊，一律須經警察許可，這就等於絞殺了民間的出版物。

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第二次起義 一八三四年四月九日，里昂工人又一次暴動了——他們在一八三一年歷史性的起義曾給整個歐洲有資產的階級帶來了恐怖和戰慄。這一次暴動就是參加結社的絲織工人

對於政府頒布威脅社團生存的新法令底答復。絲織工人在暴動前幾個月，就已經表現出顯著的政治傾向，他們已經和國內其他地方有組織的工人們取得相互的了解，也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取得相互的了解，以使用暴力來抵抗政府的新法令。但是五天之後，路易·菲立的軍隊用鮮血淹沒了起義，四月十三日，巴黎的共和派人士被打擊，第二天，政府屠殺人權協會的支持者；並且，利用了這些事件，政府進行擊潰法國的共和派的工作了。

法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向美國民主開火 當資產階級君主制度這樣子的對法國民主展開戰爭，企圖把它一舉消滅的時候；這個政府又在推行一種外交政策，威脅着要把它發展而為與美國民主開火。本來在一八三一年七月四日，兩國已經簽訂了協定，法國政府在協定中同意賠償美國二千五百萬元，來補償美國船隻在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二年拿破侖戰爭中所遭受的損失。這個協定已經美法雙方於一八三二年二月二日批准。但是在一八三四年，常協定的付款期限已到，法國的議院卻拒絕通過撥款法案。結果賈克遜總統於十二月向國會提出強硬性質的咨文，建議美國應對法國船隻報復，使其總值達到未付款之數，除非法國議院遵照協定撥款。總統剛剛鎮壓了國內暴動的威脅，使各州不致分裂，可不能再受任何外來的威脅。他知道除非其他強國尊重他們和美國所訂的協定，否則這年青的共和國就會損失威信，也就不再能安全地繼續進行它的貿易和商業了。

無產階級在民主運動中取得領導權 共和派於一八三四年解體，給法國為民主的鬥爭開了一個新的階段。一直到一八三〇年，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曾在各次反對布蓬王朝復辟的暴動中取得領導權。七月革命則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聯合作品，是自由主義者和共和派的聯合作品。在金融貴族獲得政權

之後，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繼續站在鬥爭的最前線，一直等到工人們在表面上無益的起義被鎮壓下去，他們纔退卻。因此，在一八三四年之後，暴動的領導權被無產階級拿過來了，無產階級其時已經隨着產業的進展在整個法國裏面增長起來了。

政府曾利用了一八三〇年十一月的產業和商業恐慌，暫時的粉碎了工人們的政治願望。但是它卻不能壓抑他們的經濟需要，也不能防止工人運動的發展——這在一年之後，就以昂貴的歷史性的起義達到了頂點。到了一八三二年底，產業復興已經大有進展，於是幾個月後，工人們開始了一般性的行動，來改良他們的生活條件。有些地方，這些運動採取了一種清晰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君主政府把這一運動認為是對於它的存在底一種威脅，便與有組織的工人們開始鬥爭。它在巴黎大批逮捕嚴厲處決，這樣子它纔能夠稍為遏止了共和派所激發的衝動。

思想的新潮在羣衆中興起，但它們不能夠防止思想的新潮在羣衆中間興起；羣衆看見了隨着七月革命而來的急速的經濟發展，如何使金融貴族致富，而他們卻被迫以低價的薪金作長時間的勞動。這一點加上政府的暴政，政府對勞工和人民政治運動所作的血腥的壓抑與迫害，便利了一種新的理論在工人大眾中間的興起。在第一次革命裏，爲民主共和的鬥爭，產生了巴波夫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一八三〇年的第二次革命，則產生了另外一個，更加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共和派的勞動人民，看見了即使他們的民主計劃已經成功了，但是他們的社會條件，他們對政治不滿的原因，靠着一次純粹的政治改革，是不會起基本的變化的。他們回頭來翻閱大革命的历史，於是急不及待的抓住了巴波夫的共產主義。

從巴波夫到波拿羅蒂 隨着巴波夫和達爾德被處決和波拿羅蒂及其同志們在一七九七年被囚之後，

法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從政治生活的表層，退隱了達三十年之久。但是在一八二七年，巴波夫的思想重又通過波拿羅蒂（其時他住在不魯塞耳）的作品傳播開去了。法國的燒炭黨（Charbonnerie），它的性質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民主的共和派底混合，他們都憎恨暴政，都憧憬着自由平等，於是和波拿羅蒂接觸，並且從他身上得到了巴波夫暴動的思想。燒炭黨最初一批超過純粹的共和主義變成巴波夫教訓的一些堅定的信徒中的一個，就是年青的路易·白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一八二八年波拿羅蒂刊行了他的著作巴波夫的平等黨叛國案（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這本書不僅為法國人廣泛的閱讀，後來也被許多在法國的德國流亡者所廣泛閱讀，甚至被英國的憲章派份子所閱讀。波拿羅蒂的著作幫助工人們從一般的共和立場，過渡到共產主義。在七月君主統治中，波拿羅蒂從流放中回來，立即變成一羣革命者的中心。到了一八三四年，巴波夫的教訓已經被把握得相當堅牢，可以在其後十年間，給法國的革命的勞工運動打下基礎了。

平等勞工黨和人道黨 這些教訓起先是——如恩格斯所說——『在巴黎近郊，聖安東尼的黑魅魅的小巷裏和在擠擁的人衆裏面討論的，不久之後，就在暴動者的秘密集會裏討論了。……共產主義迅速蔓延巴黎，里昂，杜魯斯和國內其他製造業大城鎮；各種各式的秘密結社，一個接着一個組成了，其中平等勞工黨（Travailleurs Égalitaires）和人道黨（Humanitarians）是最重要的。平等勞工黨無寧是和大革命的巴波夫派相類的『暴粗的一羣』；他們建議把世界變成一個勞動人民的公社，廢除所有文化、科學、藝術等，把它們當做沒有用場的，危險的，貴族的奢侈品；這種偏見是由於對歷史和政治經濟完全不了解而必然發生的。對於人道黨，大家所最知道的一點，就是他們攻擊結婚、家庭及其他相類似

的事物。這兩個黨，還有別的兩三個政黨，是非常短命的，而法國工人階級大多數很快就接受了卡貝（M. Cabet）所倡導的教義，他被稱為卡貝老爹（Pere Cabet），在大陸上後來就以冒險共產主義（Icarian Communism）的名字著稱^①。

白朗基派 隨着一八三四年春天第二次里昂暴動的被粉碎，和接着而來的共和派的解體，以人權協會左翼領袖白朗基為首的共和派，於一八三四年七月組織了一個家庭協會，這是一個在推翻君主制度的鬥爭中比較有效和比較陰謀的組織形式。這個協會在性質上說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和共產主義的。它蔓延得很快。在一八三六年開始的時候，它有一千二百人，並且在巴黎駐防的兩個團也有一些重要的支部。接着很快就大批被捕，白朗基被判徒刑兩年，協會也只好瓦解了。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七年間白朗基因大赦令被釋放，工作重新開始了，而家庭協會就轉變而為四季協會。這在性質上說，是更加清楚地屬於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了。一八三九年，它有會員一千人。

白朗基派把金融巨公認為是一八三〇年七月以後的貴族，而全體人民包括所有的工人在內，決不比農奴或者黑奴好過多少。因此他們堅持着說，僅僅推翻皇權是不夠的，說，下一次革命應該是社會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革命，並且應該摧毀所有的特權，不論它是什麼特權，而且必須代之以「民有，民治的政府；這就是說，共和政府。」——共和政府，這就是說「為了獲得這個政府，就必須使用一種革命的力量，以便使人民準備實行他們的權利。」^②

白朗基派對美國勞工也很表同情，但是他們却認為美國是「一個可笑的共和國，和一個愛錢的貴族階級。」這使從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〇年做美國駐法公使的琦士（Lewis Cass）的憤激，他報告了這些

看法之後，大聲疾呼道：「一個法國共和派，他成日抨擊國內財富分配不均，抨擊他的統治者們的奢侈浪費，現在卻來非難美國政府的經濟，人世間的前後矛盾真莫過於此了。」⁽⁷⁾

起義敗北之後，四季協會於一八三九年五月被封閉之後，另外的一些秘密會社以新四季的名義組織起來了；但是這些會社是不重要的，而且沒有得到白朗基和波拿羅蒂的領導，後者已經死了，而前者則從一八三九到一八四八年都在獄中。

白朗基派在英國的影響 英國憲章派有些是白朗基的家庭協會的會員，有些是四季協會的會員，有些則和他們取得聯系。憲章派在一八三九年的暴動，可能就是計劃與巴黎起義相呼應的。德國共產黨威特靈（Weitling），沙伯（Schapper），包愛（Bauer）和倫敦德國教育協會的其他會員（這個協會後來就形成共產主義聯盟的核心），在家庭協會和四季協會裏面，最初認識了革命的共產主義。威特靈和沙伯也參加了一八三九年五月的暴動。

卡貝派 卡貝派冒險共產主義，在一八四〇年之後，就得到法國大部份工人階級的支持，也是從一般的共和運動生長出來的，卡貝本來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共和派。被資產階級君主迫害之後，他被反對派選入議院，他在那裏勇敢地為他的信念而戰鬥，一八三四年他被判入獄，他逃到倫敦去，他在倫敦觀察了奧文派的運動，研究了摩亞的烏托邦（Utopia），這使他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回到法國，如馬克思所說：「就變成共產主義的最通俗即是使最膚淺的代表」⁽⁸⁾。卡貝的書依卡理之旅（Voyage en Terrie），就變成這一派共產主義者的聖書。他們所贊成的公社，是和奧文派路線沒有分別的。他們也把他們在聖西門和傅里葉身上所發見的一切合理的東西放到他們的計劃裏去；但是英國新社會主

義者都是反對基督教的，法國這一派共產主義卻宣稱他們是基督教徒，並且提出了『基督教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口號。還有一點，和別的空想主義者比較起來，卡貝卻贊成民主的政治，是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他號召法國的工人們，最先成爲民主派和改革派，要他們請願取消普選限制——這些限制是以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原則爲基礎的，這些限制把選舉權放入全國不滿二十四萬貧取無壓的少數人手裏。

①
②

一八三七至四七年民主運動的推動力量 資產階級君主政權一直到一八四八年纔被推翻，民主運動因爲不能公開，被迫採取陰謀手段和起義，以此作爲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唯一方法。在路易·菲立最初統治的六個年頭裏面，差不多頒佈了一打的法律來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但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止一打的對『公民皇帝』的暗殺企圖，和至少三打的暴動。一八三九年五月白朗基派的暴動失敗後的九個年頭中，法國的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退而採取其他的鬥爭方法，來推翻可恨的君主政權。在這一次爲第二民主共和的鬥爭中，各種各色的共產主義團體，被證明是法國一八三七年到一八四八年這十年間的一種重要力量。

①馬恩全集一集卷五，頁四六三至四六四。②白朗克 (Louis Blanc)：「一八三〇至四〇年十年間的歷史，

或路易·菲立統治下的法國 (History of Ten Years 1830-40, or France Under Louis Philippe) ·克

里 (Walker K. Kelly) 譯本，二卷，費城，一八四八，卷二，頁二四五以下。③全上。④關於法國方面

的這一鬥爭，參看上揭書，卷二，頁三二五。⑤費斯 (Octave Festy) · Le Mouvement Ouvrier au

Debut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34, 巴黎，一九〇八，頁三至五；通俗的敘述可看史退華特 (Naj-

Stewart)·白朗基 (Blanc)·倫敦，一九三九年。⑤恩格斯：大陸上的社會改革的進步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第一號——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四日，法國。全集，一集卷二，頁四三九。⑥同上。⑦史退華特：上揭書頁三九至四二。⑧琦士 (Lewis Cass)：法國，它的國王，宮廷及政府 (France, Its King, Court and Government) 紐約，一八四〇，頁三五至三六。⑨神聖家族 (Der Heilige Familie)·馬思全集，一集卷三，頁三〇八。⑩路易 (Paul Louis)：法國社會主義史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Frankreich)·斯圖加特，一九〇八，頁六四至八四。

三

一八三〇年以後的英國民主運動 和法國一樣，一八三〇年以後的英國勞工運動，努力要解決的是社會問題，這就是爲民主的鬥爭的心臟和靈魂。英國在那時候和法國，美國都不同，它的大多數人民都是工人階級的成員，這個階級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謂，除了出賣勞力以外便什麼也沒有階級。正如一個同時代的作家所說，『在英國每一個部門的產業裏面，資本家和工人已經發生了完全的分裂，而工人階級構成了人民的大部份。』工人階級卻生活在如此可怖的環境裏面，正如這個作家所說，『如果說英國人有一個題目特別愛談的，那就是人民大部份的貧困和生活的惡化。』①

另外一個主題，就是除了貴族之外，誰都沒有獲得完全的選舉權。工人階級早已幫助了資本來去獲得選舉的改革。但是，英國資本家利用工人階級打了勝仗之後，他們可沒有打算把這種改革伸展到英國的勞工界，這就是說伸展到大部份的人民。什麼理由呢？伯明翰政治同盟的領袖，同時又是資產階級選

舉改革運動的領袖亞特烏德（Thomas Atwood）已經非常露骨的解釋過了，他把英國的政治形勢，和美國的政治形勢比擬一番，（美國黑人和外國人是不能投票的）他在一八三〇年下半年對他的同僚演講道：

「在美國，至少有九個人擁有財產，纔只有一個人出賣勞動力。英國的情形卻恰好相反。在這裏有九個人要出賣勞動力，纔只有一個人要保存他的資產。所以在美國可以把政權毫無分別地交給社會上的每一個人，而國民利益還不能認為很安全，那麼，在英國似的社會裏面，那就更加不安全，這就無需乎訝異了。英國的財產是集中在一羣人手裏的，而極端的貧困，卻也刺激起人民的熱情和需要來，使他們對鄰人的財產有着不公正的判斷，可能還促使他們進而採取一些毀滅大家的利益和幸福的手段。」

這一點如我們所曾說過，實質上是和法國金融巨頭為打擊巴黎、里昂及法國其他產業中心的工人，而散佈的論調一模一樣。

工人階級的不滿和為結社自由而鬥爭 當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把選舉權僅僅給予英國資產階級時，勞動羣衆是深深失望了，尤其因為蘭開夏的工人的行動，這個法案纔能夠通過。

自從一七九九年以來，工人們為了回答否定他們的結社權利的最初一批的鎮壓企圖，他們曾不斷的組織秘密的會社，其時，他們從沒有放棄過為民主權利而鬥爭，當禁止結社法終於在一八二四年由巴力門通過取消的時候，所有的產業界的職工會組織就立即迅速發展，伴隨着的是為改善生活條件而舉行的罷工。巴力門給駭住了，第二年就立即壓制職工會的組織。但是勞工已經在前進中，而它的組織不顧一切的限制繼續在增長着。一八三二年的失望，只能刺激工人們作更大的努力。一八三四年他們組織了一個強

大的中央機構，這個機構具有明顯的共產主義目標，並且發動一系列的罷工鬥爭，雖然這些罷工是以敗北而結束了。組織儘管瓦解，這可沒有停止職工會的生長。英國工人階級的意識已經覺醒了，於是它繼續組織爲民主權利的鬥爭。爲了這個目的，它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階級也是在爭取普選權和巴力門改革的。

工人羣衆通過人民憲章 資產階級在改革巴力門中的作爲，只有增加工人們的失望，和驅使他們走上政治上的反對派道路。一八三三年工場法，使形勢嚴重起來，因爲這次的工場法比先前幾次的工場法落後。所以在一八三五年工人們在倫敦組織了一個獨立的運動，並且通過了被稱爲人民憲章的六項綱領。這六項就是：一、凡精神健全沒有犯罪的都有普選權；二、一年一度的巴力門；三、巴力門的議員付給薪水；四、祕密投票；五、平等的選舉區；六、選舉人有被選權。

爲這個憲章而做的運動，就是英國勞工要取得政權和它服從自己的利益底最初努力。但是憲章派運動却不是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運動；而織工會因爲他們罷工鬥爭的失敗，一動也不動了。憲章派利用了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對於穀物法令的相互鬥爭，來保障十小時工作日的貫徹。到了一八四二年，這個運動提出了『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鵠的』。這個口號，於是顯露出它的充份的社會性質。

憲章派與美國 憲章派爲勞工爭取政治上的權利，作爲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的基礎。而在這鬥爭中，他們把美國看作當時世界上民主的最高成果，同時也承認它的資產階級的限度。他們一貫地引用美國的範例，拿來駁斥英國資產階級和托里黨的理論；他們在報紙上寫一些關於美國的文章；他們寄信

給美國的工人們；他們和美國反奴隸運動即廢止奴隸制度派（Abolitionism）取得聯繫。

- ② 威克菲爾特（Edward Wakefield）：英國和美國（England and America），倫敦，一八三三年，頁四四。
 - ③ 羅特斯坦（Theodore Rothstein）：從憲章派到勞工派（From Chartism to Labourism）紐約，一九二九，頁九六至一〇五。
 - ④ 史盧梭（Hermann Schlueter）：憲章派運動（Die Chartisten Bewegung），紐約，一九一六年，同上。
 - ⑤ 羅特斯坦：上揭書；又參看洛威特生涯及其鬥爭（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tt），紐約，一九二〇年，卷一，頁一三三至三，一三六，一六二，一七〇。
- 一七九至一八〇；卷二，頁三二八。

四

美國民主鬥爭的轉振點 在美國，民主鬥爭的歷史轉振點，則表現在賈克遜民主的興起上，這代表着獨立的小農和新出現的工場無產階級兩者的同盟。美國的無產階級其時剛剛開始發展了它自己的，獨立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美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恰如法國和英國同一類的人們，用同樣的語言，提出同樣的論點，來反對新的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比方說在一八三一年，美國的大經濟學家古柏（Thomas Cooper）反對普選，反對撤消投票上的資產限制，因為他預見了這個國家的政權，遲早『將會無可抵抗地落入代表勞動者的人們手裏，落入勞工階級的手裏，落入沒有資產的人們手裏，而把擁有資產的人們排除出來。並且這期間不會太長的。這一事件現在是紐約和賓州的機械工人大會所熱烈希望的了……』

「假定，」古柏寫道，「機械工人的代表們真的成爲有權的立法多數——他們在明氏和斯基摩氏的贊助之下，現在是公開贊成把財產給成年人平均分配的——試問在這種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下面，誰的資產能夠安全呢？（下略）……」^①

美國民主運動的推動力量 然而在美國，究竟和法國不同，此時此地勝利的卻是民主。賈克遜（Andrew Jackson）於一八二八年被選爲美國總統，他是在戰鬥着的美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和象徵，這在次一個時代就贏得了大大擴展的選舉權，各州憲法的自由化和較多的人民控制政黨與政府。在這民主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新的勞工運動。

勞工奪取政權是一八二七年在費城和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鬥爭相關聯的。到了一八二八年五月，新的職工會中心——這是上一年已經從鬥爭中興起的——現在變成了勞工的獨立政治行動的矛頭。它在費城市議會和州議會提出候選人，來「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這些候選人當中，有許多是由賈克遜民主黨（Jacksonian Democratic Party）所贊助而被選了的。其後的三年，在費城政治上，起了顯著的勞工色彩轉變。

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 紐約、波士頓和別的產業中心繼續如此做。勞工爲着十小時工作日的鬥爭，給轉移到政治場面上了。地方的勞工黨派至少在十五個州裏面形成了；起碼有五十張勞工報紙創刊了。

這個運動帶着一種戰鬥性非常明顯的階級鬥爭的性質。這最初的勞工運動，意識了它自己的階級利益。這時候由勞工發刊的報紙，小冊和政治綱領都洋溢着一種階級哲學，這種階級哲學敵視富人，並且侮辱他們。例如費城的工人共和政治協會一八三〇年所發布的信仰宣言這樣說：「有兩個很明顯的階級存

在着，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壓迫者階級和被壓迫者階級；靠自己的勞力而生活的階級和靠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階級；貴族階級和民主階級；專制階級和共和階級——在目標上和追求上，他們都是正好相反的；一個憧憬着高官顯位，另一個則尋走着境遇與利害平等。」⁽⁵⁾

十小時工作日，自由教育，取消因負債而下獄，這些就是這個運動的綱領中主要的要求，這個運動在一八三〇年前後曾有了急激的進步。到了一八三六年時，費城已有五十三個職工會；納瓦克和波士頓各有十六個；巴爾的摩有二十三個；紐約——五十二個。一些中央的勞工機構也已經組成了。全國性的職工會組織已打算建立了，但是還沒有什麼結果。在一八三五年到三六年間，約莫有五個部門的手工業或商業各自舉行年會。鐵路網的增加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資本家的反響就是對勞工工作激烈的打擊。工人們被稱為打破階級主義者，暴徒，烏合之衆，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從一八二九年到一八四二年，資本家方面曾作了有系統的努力來粉碎職工會運動。起碼有八次的迫害，都是打擊職工會，控訴它們代表某種外國勢力的。

新的勞工運動（平權黨）預示了賈克遜民主的勝利。但是這一次新的勞工運動就是一八二八年和一八三二年賈克遜的勝利所預示的民主奪取政權底一部份。在一八三六年的選舉中，紐約的工人組織了他們自己的黨，即平權黨（Equal Rights Party）。這個黨被勞工的敵人稱為羅哥福哥（Loofocoo），因為他們有一次開會時，熄了燈，就使用這個名字的火柴的原故。平權黨主要地是向着獨佔資本和銀行開火的。平權黨，正如一個當局所謂「相信使賈克遜可能當選的，是他們的力量；但不容懷疑的是，從一八二九年到一八四一年民主黨和我國其他任何一個大政黨比起來，才真正是一個工人的黨。」⁽⁶⁾

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爆發，它幾乎毫無間斷地延續到一八四二年，便摧毀了最初的職工會運動^①。賈克遜政府主要的國內問題，是圍繞着各州避忌國法問題（Nullification）和國家銀行問題。南卡羅林那州（種棉的奴隸制度底矛盾）在卡爾亨（Calhoun）領導之下，廢棄一八三二年的全國關稅率，並且宣稱合衆國的法令，在本州無效。奴隸領有主準備了武裝抵抗，並且派遣間諜到有奴隸的各州去。這就是奴隸領有主，反抗全國聯邦的不可分性底最初的公開行動。一這是種典型的「不統治，即滅亡」的反動政策。但是賈克遜採取了迅速而有力的步驟，使叛亂還沒有機會蔓延，就被鎮壓下去了。他派遣陸軍和海軍到南卡羅林那州去，並且和這一州的中心份子合作。

對於國家銀行的鬥爭，然而對於國家銀行的鬥爭，却掩蓋了賈克遜當權時的其他難題。在這個銀行的背後，聚集了正在增長的資本家階級，大金融利益，在膨脹着的製造業利益，和龐大的東方海岸墾殖家的各種份子。像韋伯斯脫（Daniel Webster）和克萊（Henry Clay）等，為銀行辯護的人物，實際上是支銀行薪水的。因為這個銀行的規程在一八三六年滿期，因此賈克遜的反對者，就在克萊的領導下，決定把重訂規程，作為一八三二年選舉的課題。按照着這，他們通過了重訂規程底法案，得到許多政府支持者的贊成。賈克遜加以否決，他所用的文字，是任何總統咨文中所未曾用過的。

他寫道：「非常遺憾，富人和有權利的人，往往歪曲政府的法案，來遷就他們自私的目的。在每個公正的政府下面，社會裏的分歧，總會存在的。能力、教育、或者財富的平等，決不能由人類的機構把它產生出來。在充份享受天賦的資質中，在優秀的產業經濟和德行的果實中，每一個人都是平等地被置在

法律的保護之下的；但是當法律竟要把人造的分歧，加到這些自然而公正的利害時，要給予街頭、獎金、和額外的特權時，要使富者愈富、和有權者愈有權時，則社會上比較低級的職員——農民、機械工人、和勞動者，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使他們自己得到同樣的寵幸，他們是有權利埋怨他們的政府的不公平的……

『……我們的許多閹佬，對於同等保護和同等利益是不大滿意的，但是他們曾懇求我們用國會的法律，使他們變得更富有，爲了要滿足他們的願望，結果在我們的立法中，擺佈下這一派反對那一派，這一種利益反對那一種利益，這一個人反對那一個人，於是形成一種可怖的騷亂，而且騷亂要震撼我們聯邦的基礎……我們至少能夠採取一種立場，反對所有獨佔資本和額外特權的贈與，反對爲着少數人而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使我們的政府受到污瀆……』③

賈克遜的否決案，在整個國家裏面引起了巨大的激動，在銀行界看來，它簡直是出格和不忠，他們於是用銀行的款項把它印了幾千份去散發，但是在美國的平民看來，這一咨文是如此使人折服地揭露了『危害全國的組織』（National Octopus）這使他們比之任何時期更加團結在賈克遜的背後，故於一八三二年以壓倒多數的票數，把他重選做總統。

人民支持賈克遜繼任總統——和繼續對銀行鬥爭——在他第二任內，賈克遜繼續要實行人民的委托。他剝奪了國家銀行從政府裏所獲得的特權，把它縮成一個普通的州立銀行的情狀。一八三四年他把銀行的公積金提出，分配給幾個州立銀行。在這一年的例行咨文中，他要求與銀行斷絕所有的關係，並且建議把政府擁有的銀行股票，完全出售。

銀行的反擊 在鬥爭的過程中，國家銀行利用了它所能動員的一切工具。一方面由克萊與韋伯斯脫等政治領袖，在國會中進行鬥爭；另一方面由銀行總裁必度（Nicholas Biddle）上下用錢，這樣一來，這個銀行不是一個軟弱的敵手；它收買了報紙，把重要的議員放到它的付薪名單上，對重要的社會賢達給予條件甚寬的借款，在一八三二年選舉的時候，它把它的貸出款項由三千五百萬元，增加到七千萬元；目的就在乎儘可能的擴大它的影響。一八三四年的時候，公積金被提出了，它忽然收回所有貸款，於是銀根奇緊，引起了一種恐慌，而它就設法歸罪於賈克遜，當它越來越無希望的時候，它就退而採取日益增加的不負責任的方法。最後，它的賬目拒絕政府調查，並且拒絕政府指派的董事參加開會。並且作為無上的背叛，它賄賂了持有美國一八三四年到期的債券的外國人，不要來銀行兌換現金，以便能夠利用政府的錢來打擊政府②。

賈克遜粉碎了銀行的反擊 儘管銀行有着無限的資源，和採用無法無天的手段，卻終於被賈克遜的堅定領導所粉碎了。而作為賈克遜後盾的，則是由一個有紀律的黨所動員起來的農工的力量。賈克遜政府的政客，凡是出賣給銀行的，都完全被孤立了，和不被信任了；黨的隊伍則保持堅定。

一八三七年賈克遜第二任結束的時候，他對國會致了臨別咨文：『墾殖者、農民、機械工人、和勞動者，』他說，『全都知道他們的成功，靠着他們自己的產業和經濟，他們也知道，他們決不希望靠了他們勞動的果實，而忽然致富。可是這幾個階級，構成了美國人民的主體；他們是國家的棟樑——他們愛自由，他們要求的只是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法律，還有他們手裏握有我們國庫裏的大部份財產。雖然這是以不大的數量分佈在萬萬千千的自由人手裏的。但是由於他們這一邊，有着壓倒多數的人口和財

富，他們在政府裏的公平力量，經常有失去的危險。他們很不容易能夠維持他們正義的權利，來反抗每天不斷地企圖侵害他們的努力。不幸就從這樣的權利產生——這個權力就是大亨們從他們能夠控制的一種紙幣派生出來的，就是大亨們從無數具有額外特權的企業中派生出來的；他們已經在好幾個州裏面得到這些特權了，他們利用這些特權，總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好處，除非你們在你們各州裏面，更加留神，並且阻止這種獨佔和渴望得到特權的發展，否則你們的結局就會發現政府的最重要的權力已給了別人或者損失了，而你們自己最親切的利益底控制權，早已落入這些大企業的手中了。」②

賈克遜民主政府的經濟基礎

賈克遜民主是共和國最初幾十年間的民主底繼續，同時又是它的進一步的發展。在更早的民主政權的時代，國家還在童年，本質上還是屬於獨立小農的一個國土，它所具備的原始的製造業，却還處在手工業階段，而商業，漁業和信託事業，都是資本家活動的主要形式。賈克遜民主有着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基礎，這種基礎是由新的工場制度和工場無產階級的興起而創造出來的。但是儘管這經濟差別是有意義的，它可發展得不多，還不能消滅兩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的極大相似點。雖然如此，賈克遜民主把早期的民主收穫擴充了。當第一次民主運動迫使實施一種人民性質的權利法案時，賈克遜民主得到了勞工權利底原始憲章。哲斐遜民主拯救了共和國，其後的民主則在各州憲法中消滅了貴族的控制，從私有資本的貪婪底手中取得了政府財政的控制權，暫時的削弱了在增長中的大企業的權力，保護公地使它不致於受掠奪的侵佔，取消了因負債而下獄的法令，並且把選舉權擴展到平民身上去。然而，隨同這一切的進展，民主却被它的資本主義基礎所限制了，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決定了美洲共和國的性質和命運。

- ①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 (The German Ideology), 英文本, 頁一二三至三。②古柏 (Thomas Cooper) · 政治經濟學原理講座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二版, 一八三二, 哥倫比亞, 頁三六四至五。③同上。④貝爾德 (Mary Beard) · 美國勞工運動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紐約, 一九二〇, 頁三六至七。⑤愛里 (Richard T. Ely) · 美國的勞工運動 (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紐約, 一八八六, 頁四二至三。⑥馬克思, 恩格斯·新萊茵評論 (Neu Rheinische Revue), 倫敦, 漢堡和紐約, 一八五〇年, 一月述評, 頁一四至五; 參看康門士 (John R. Commons) 及其他, 美國勞工史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卷一, 頁四五至四五六。⑦李察遜 (J. D. Richardson) · 總統文音集, 一七八九至一九〇七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907), 華盛頓, 一九〇八, 卷二, 頁五九〇。⑧史萊星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 邁克遜時代 (The Age of Jackson), 波士頓, 一九四五, 第七至第九章。⑨李察遜·上揭書。

五

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震撼美國 在一八三七年美國被一次巨大的經濟恐慌所震撼。工場制度剛剛建立起來，但其時整個的機構却垮下來了。失業和飢餓，先前似乎是人口衆多的歐洲獨一無二的特色，現在却在浪費的美洲國土上作了最初的出現。美國經濟衰落了六個年頭，只是在一八四二年纔告康復。

實際上 一八三七年的恐慌，不過是一次更大的經濟進展底序曲。恐慌震撼了美國的社會關係，但是

因為在它發生的內部存在着有利的長期的傾向，加上美國在性質上依然是以農業爲主的這個事實，作爲恐慌的迫切底社會後果，就是：使一八四〇年前後的十年間，特別突出地成爲同情傅里葉型的各種烏托邦共產主義實驗的時期，尤其是在美國知識階級中間如此。即使是勞工運動——它在一八四五年已開始活動——也採取了一種爲自由土地而鬥爭的形式。至於在歐洲呢，那是新發展的勞工運動把共產主義觀點提出來，並且組織了實際的政治鬥爭，來爭取民主和爭取他們的社會目標的實現。這就是當時美國形勢的特點，即：勞工運動努力使每一個工人，因爲獲得自由土地，而變成一個獨立的資產領有者；而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在給社會的崩潰尋求解答當中，就成爲共產主義的主要提案者，可是傅里葉型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和這個國家的實際生活毫無關聯，只能在產業不發展的環境底促使發育的氣氛中，纔有可能繁盛——而這環境，當然是和美國的發展的基本趨向是相反的。

傅里葉主義蔓延全國 從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六年，在白里斯班（Albert Brisbane），格里萊（Horace Greeley），丹娜（A. Dana）及其他的領導之下，傅里葉主義迅速蔓延全國。在這個時期至少有三十四個公社組織起來了。

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是傅里葉主義在美國的最卓絕的實驗。它起先不叫做法朗克（Falanx）雖然從頭它就包含了傅里葉主義的許多特色。它的領導人是李伯萊（Ripley），丹娜和福勒（Margaret Fuller）。與這個實驗有聯繫的人則有寇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格里萊，陳寧博士（Dr. Channing）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傅里葉主義者的殖民地到達了一種全國性的運動，代表着這一類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公社在美國所引

起的興趣底最高峯；雖然遲至一八八六年，美國依然有七十到八十個共產主義的公社，社員估計約有六千到七千人，資產總值估計約合二千五百萬元或三千萬元。一總算來，不止一百個，可能是二百個共產主義的鄉村，在美國建立起來了，它們差不多分布每在一州，在產業化的勝利消滅了這些空間之前，氣質和環境倒是適應於這樣子的實驗的①。

美國人民，尤其在一八四〇年前後，對於這些共產主義實驗是很友好很大方的。他們也懷着同情，注視着共產主義運動其時在法國、德國、瑞士和英國的興起。一八四〇年前後十年間，是被社會運動和憧憬所激動的十年。而美洲的年青世代，卽和德國的年青的馬克思同時代的那一世代，懷着焦燥的樂觀主義，注視着世界上這些新的歷史性的發展。

①愛里士揭書，頁二十。②愛默遜（Ralph Waldo Emerson）……年青的美國人（The Young Ameri-

can）一八四四年二月七日。

第六章 德國的民主運動

一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英國和法國遲。德國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的途程，比英國和法國遲。在英國，一個富有的和有利的資產階級，早就在十七世紀，已經開始繁茂了；在法國則資產階級於十八世紀開始存在。但是在德國，一直到十九世紀開始的時候，這樣的一個階級纔算出現。當然，在這個時期之前，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許多開端已經具備了。在漢西蒂克（Hanseatic）幾個城市中，有着個別的富有的船主；而且，儘管全國陷入普遍的貧困，舊的商業中心和海運中心卻已積聚了相當的資本。在內地也有幾個富有的銀行家，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槓桿。但是在十九世紀開始之前，還沒有大資本家階級，而且簡直沒有大工業資本家。

拿破侖為德國的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是拿破侖用他的大陸制度和他壓迫普魯士開放自由貿易的政策，打下了德國產業發展的實際基礎。但是正如歐洲其他各地在他敗北後似的，德國也被維也納會議所「復辟」了，維也納會議建立了一個由三十八個公國（Principalities）組成的日耳曼聯邦（German Confederation），海脫尼赫反動勢力則統治在那上面。十五年「復辟」的結果，德國在一八三〇年還沒有進展到一八〇〇年的經濟水準之上。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裏，即使在這裏，手工藝儘管

走着下坡路，却還是佔着主導的地位。②

西部德國，受到法國革命的衝擊，產業纔到達了現代資產階級發展的水準。在東部，在西里西亞省連同它的綿織業，和在封建枷鎖束縛着的薩克遜尼王國，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在家庭工業，這是最古老和最落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由小農爲要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來彌補他們的可憐的收入而從事的生產。但在普魯士的萊茵省，產業卻比西里西亞或者薩克遜尼更加發展，而且部門更多，因爲這一省曾於一七九五年被併入法國，受法國革命的立法底解放效果所刺激，它會起了深刻的政治上的，行政上的，經濟上的和社會上的變革。機械工業很早就這一省出現，最初用水力發動的機械化紡織機，是一七八三年由愛爾伯非爾德（Elberfeld）的製造廠主所採用的。封建殘餘的破壞，引起新工業的迅速發展，擴充了德國的礦業，刺激了德國的商業。

但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把韋斯法里亞（Westphalia）和萊茵省交還普魯士。萊茵省被迫取消它的改革，重新樹立它的革命前的狀況。柏林的政府儘力設法把這一省壓低到東易北河（Elbe）諸省的文化水準。

資產階級最初的有效發展和統治者的讓步，然而梅脫尼赫的復辟，却不可能摧毀拿破侖爲德國的資產階級發展而打下的基礎。在幾個年頭裏面，新的和擴充了的生產部門變得相當重要，而它們所創造了的資產階級變得相當有力了；所以到一八一八年，普魯士政府被迫對資產階級給予最初的正式注意，並且滿足他們關於保護關稅的要求③。它勉強讓步，說資產階級已經變成國內一個不可或缺的階級了，儘管一年之後，它就通過了卡爾斯巴德法令，來窒息學生運動所引起的最初脆弱的政治生活底開端，並

且發動對所謂「造謠生事」的迫害。一八三四年，普魯士政府，基於純粹的財政上和政治上的考慮，不能不對資產階級作第二次的讓步，這是以關稅聯盟（Zollverein）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一方式增加了競賽，並且消滅了先前的生產手段；對於貴族和小資產階級它只有些很小的、可是很短暫的利益，它主要的是使普魯士資產階級能夠得到好處。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德國比較迅速發展的開端；現代產業的大多數部門都開闢了；農民或者小資產階級家長政治，在幾個區域裏面給肅清了；資本集中到了某種程度；相當可觀的鐵道網給築成了；無產階級也產生了。

法國革命影響下的德國民主運動底發展 儘管德國是這樣落後，它也不能逃過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革命的衝擊，雖然它缺乏經濟條件，來開展全國性的民主運動。當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屹然不動的時候，在德國北部的若干地方却起了反響。勃倫斯威克的統治者，被趕出它的邦國。在卡塞爾則採用了助理攝政，作為削減皇權的一種手段，在漢諾佛封建殘餘有一部份被肅清了，這是農民運動和葛庭根學生運動的結果；在薩克遜尼那就是萊普錫和德烈斯登暴動的結果。然而，就大體而論，德國北部的運動是很柔弱的，僅僅迫使最不能容忍的惡魔下臺。

在德國南部，反響是比較強的。在那裏，例如在巴登和赫塞這樣的地方，問題是在取消封建的服役和封建的負擔。然而在實質上，德國南部的運動是一種憲法運動，它的迫切底目標，是在取消一八一九年鎮壓性質的卡爾斯巴德法令。有些比較勇敢的，則憧憬着要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榜樣的自由憲意志合衆國。運動的中心是在巴伐利亞·萊茵·巴拉丁納（Bavarian Rhine Palatinate），一部份由於法國法律所允許的自由，一部份則由於小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深刻苦難。德國南部報紙上的宣傳努力，以一八三二

年漢巴赫（Hanbach）的大示威爲其頂點，關於這，德國共和派的流亡偶像蓬納（Ludwig Borne）曾用最高興的筆調把它描寫出來。七月革命喚起了德國自由主義者的希望，即希望各別的德國政府能夠被推上自由主義的道路，而得到一種新的衝動。但是不久之後，梅脫尼赫頒布了日耳曼聯邦的法令，於是有可能用這來麻痺整個的憲法運動。漢巴赫示威後，反動力量的壓制手段很快就到來了。新通過的憲法被壓制下去了；新聞、集會、結社的自由在日耳曼聯邦的所有各州裏面給取消了。到了一八三四年，每一種民主的搏動都被窒息住了。

德國民主運動的新時代 隨着七月革命而發生的無數次起義和運動，在德國開始了人民和中產階級激動的一個新時代，這是採取一種共和性質的，尤其是在北部。跟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三年的運動（這些都是學生運動）比較起來，一八三〇年到三四年的頑強激動，表現出中產階級現在已經爲它本身提起這個問題來了。在文學的領域，這一鼓動是由一羣年青的作家（稱爲青年德國的集團）所發展的，他們企圖用筆做工具，來傳播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他們到達了一種半反抗性的狀態。但是隨着德國被分成許多邦（*staaten*），而差不多每一邦又各有其自己的稅率，所以在這些運動裏面並沒有共同的利害。還有的是，德國的自由主義的中產階級的鬥爭，在他們被分入較小的南部各邦去的時期裏面，一直沒有什麼成果；可是當普魯士的中產階級一從他們的冬眠醒過來的時候，他們可就變得重要了；但這是下一個十年的事。從一八三四到一八四〇年，德國的各種公共運動都已經消沉了。政治集會或結社沒有了，議會的論壇沒有了，審查制度高高的在統治着一切。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四年的宣傳者們，或者被囚，或者逃到外國去了。

①恩格斯：德國現狀一八四七年三月，全集，一集卷六，頁二三六至三三七。②梅林（Franz Mehring）：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柏林，一九一〇，頁一〇二至一〇六。③恩格斯：普魯士憲法（The Prussian Constitution），見一八四七年三月七日，北星，全集，一集卷六，頁二五四。④梅林：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第一卷，斯圖加特，一九二一年，頁七九至八五。⑤恩格斯：德國現狀，北星，一八四六年四月四日，全集，一集卷四，頁四九四至四九七。

二

威廉四世的反動統治 一八四〇年，政治運動在普魯士重又復活了。中產階級相信表現一八一五年以來一切都已轉變了的時候，現在到臨了。他們開始提出新憲法，新聞自由，法院公審，依法裁判等問題來了。這個要求的機會是：這一年普魯士的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逝世——他的官僚主義的，家長政治的政府，曾在政治上保持了獨佔。新的皇帝——威廉四世，曾引起很大的希望，因為他在一八四〇年春天登位時，曾給了許多自由主義的諾言，可是結果卻證明比他的父親更加反動。他的同情完全落在封建貴族身上。他不能容忍在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所通過的立法，也不能容忍從一八〇七到一八一三年普魯士取消大部份封建殘餘的事實。所以他緊抓着每一個他所能發現的封建殘餘堡壘。他貸款給貴族來支持他們；他把資產階級當做特別的代表貿易和產業的階級，以便跟貴族和農民分開。他表示對所有中世紀東西的偏好，尤其偏愛封建性的企業，獨佔和特權制度；他努力要報復基督教國家，起碼要有它的神學上的表面。各邦的反動勢力甚至在威廉四世登位之前，就已經和教會的反動勢

力互相聯合了。但是威廉四世一登位，他就馬上建立起一個堅固的基督教的封建專制政體。

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採取了神學與哲學衝突的形式。所以，在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採取了神學與哲學衝突的始初形式。黑格爾（Hegel）的哲學——二十年來在威廉三世的文化部長亞爾喬斯坦（Altenstein）的支持下，總是普魯士的主導的國家哲學，現在呢，被認為與新的基督教國家不相容了。威廉四世在黑格爾主義中，由於它的理性主義的性質，看出了對宗教的一種威脅；又由於它的自由主義的傾向，看出了對君主制度的一種威脅。黑格爾派的人們，有系統地被用正教牧師、反動的浪漫派，和歷史權利學派（Historical Rights School）的代表們所替換了。哲學家舍靈（Schelling）被從慕尼黑召到柏林大學去，用他的默示哲學（Philosophy of Revelation）、趕跑了黑格爾的泛神論（Pantheism）。不久之後，黑格爾哲學也在實際上顯露了它的革命的一面了。

黑格爾主義在實際民主運動中的發展 黑格爾已在一八三一年時逝世。到一八三五年，史特曼斯（D. F. Strauss）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出版了，這是第一部表現超越正統派黑格爾主義的限度底作品。接着有其他的作品出現，而在一八三七年，黑格爾學派表現出黑格爾的正統學徒和自稱為新黑格爾派之間的尖銳分裂。一八三八年盧格（Arnold Ruge）創辦海勒年報（Halische Jahrbucher）作為抵抗舊黑格爾派的機關報柏林年報（Berliner Jahrbucher）的自由主義評論。他在普魯士政府與天主教會的衝突中，支持政府；他確認國家對教會的優越性，理智對信仰的優越性，以為普魯士政府會支持他進行反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而鬥爭。一八三九年鮑愛參加了盧格的一羣，這個鮑愛是攻擊基督教的，他把哲學看作存在的批判（Critique of existing）。

正統黑格爾派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鬥爭 正統的黑格爾派公開非難新黑格爾派爲無神論者，並且請當局加以干預。但是當局並沒有干預，論戰就繼續下去了。新的或青年黑格爾派全都否認他們是無神論者，自稱爲基督教徒和新教徒，雖然他們否認一個非人的上帝底存在，而且按照史特莫斯的耶穌傳所說，宣稱四福音書的歷史祇是純粹的神話而已。

在新的皇帝統治下，代替了自由主義的統治，建立了更惡劣的反動政權，其時青年黑格爾派非常失望，他們很快就和普魯士政府及其愚昧的、敬神的傾向對立了。他們竭力保衛理智的權利，來反抗反動勢力的攻擊，他們覺得他們所需要的就是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消滅現實上的反理性因素。他們要用這種方法來改造普魯士政府，他們和黑格爾一道相信，普魯士政府可以做到理性和現實的綜合。要達成它的任務，他們說，普魯士只需求忠實於它的過去，忠實於改革精神，和忠實於解放了理智的啓蒙運動時代。在和政府衝突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很快就面對着從思想轉到行動的問題。在宗教的場所裏，鬥爭業已開始了，但是它迅速採取了一種公開的政治性質，於是成爲普魯士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中心。

作爲普魯士自由主義反對派中心的青年黑格爾派 所有的青年黑格爾派都參加戰鬥。鮑愛非難了教會的兇惡任務，證明在威廉四世所堅立的基督教教體和理性主義的政體之間有着基本的對立。只有自由的原則，他宣稱，纔能保證德國的發展，來反抗種種反動的傾向，這些反動傾向變成愈益危害到哲學和進步的集團了。面對着這個危機，哲學將必須忘掉它的抽象性質，將必須再不是生活的陌生者，它必須成爲一種實踐的鼓動的哲學，能夠保證理智在全世界的勝利的哲學。但是鮑愛非本來是屬於右翼的黑格爾派的，他覺得這種批判的哲學應該把自己限制於宗教的批評上，而盧格則認爲，它必須超過這種限度，

而採取一種政治的性質。一八四一年，另外一個青年黑格爾派赫斯（Moses Hess）出版了他的歐洲的三人政府（European Triarchy）這本書發展了一種行動的哲學觀念，並且宣稱，哲學的目的必須是生活和行動，而不是思想，說它是思想，那就是黑格爾哲學的缺點。

青年黑格爾派在鬥爭中變成民主的共和派。在反威廉四世的基督教政體的鬥爭中，青年黑格爾派很快就轉入為反對那一類的君主專制原則而鬥爭，這樣就變成民主的共和派了。盧格寫了一篇黑格爾關於國家的教訓底批判，在結尾處要求，將自由主義瓦解而為民主主義。他寫道，『如果國家是一個現實的國家，它的憲法，往往就是共和的憲法，但如果它不民主，則共和國就決非現實的共和國。』●盧格把柯本（Frederich Koppen），白魯諾·鮑愛（Bruno, Bauer）和愛迪加·鮑愛（Edgar Bauer），馬克思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等等年青的大學生和教員，團結在他自己的周圍。當哈勒年報於一八四一年六月被禁之後一個月，盧格創刊了德意志年報（Deutsche Jahrbucher）。

費爾巴哈的著作引起深刻的印象。一八四一年十一月，費爾巴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精義（Wesen des Christentums），這本書的基礎是唯物論的前題，即觀念為存在的產物，而非存在為觀念的產物。史特斐斯和白魯諾·鮑愛早已處理過基督教的起源或歷史性質了。而費爾巴哈則把他的唯物論原理，應用來批評基督教的這種性質，他證明了宗教是人的產物，人以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上帝；所以他證明了宗教剝奪了人的真正本性；他說，要變成一個真正的人類，就必須擺脫宗教的幻想，而且必須把人類的愛來代替上帝的愛。這，把玄學和宗教一古腦兒推毀了，而又提出了處理活生生的具體本性的需要，這樣子費爾巴哈就和黑格爾的哲學觀念論分裂，並且和黑格爾關於現實是從觀念產生出來的教訓分裂。他比

鮑愛更進一步，因為他宣稱黑格爾的哲學本身就是神學最後的支柱，他說，凡不能使黑格爾哲學投降的人，就決不能放棄神學。

費爾巴哈這本著作，在青年黑格爾派中，引起深刻的印象，他們馬上附和他。他對德意志年報的投稿，給盧格所編的出版物以鋒利的刺激。盧格是頭一批被費爾巴哈影響的人們中間的一個，從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三日起，當他最初進入反政府的公開鬥爭裏面，他曾不斷地使他的路線尖銳化了，於是經過一八四一年七月二日，當他把德意志年報代替哈勒年報的時候，他所更換的不僅是名稱，其實是改變了一個新的方向了。

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意識形態的鬥爭 反威廉四世的意識形態上的鬥爭，顯示出必須有一個政黨來領導這一鬥爭了。整個一八四二年，其時有條件的新聞自由已經具備，政黨的需要被廣泛的討論了。這一討論也在赫爾威（Herwegh）、沙萊（Sallet）、丁格列斯脫（Dingelstedt）、普魯茲（Prutz）、卡爾·貝克（Carl Beck）、葛特沙爾（Gottschall）等人的政治詩中表現出來，他們補充了哲學作家的作品。

這些年青的政治詩人，在一八四二至四三年間，把政黨歌頌為一切勝利的母親；政黨被贊揚為大地的食鹽，被贊揚為一種橋樑，可以把混亂的羣衆底不能駕御的優游寡斷，轉化為一種有調節的運動；政黨的必要性在歷史上，倫理上和政治上的論點被發揚了；他們妒羨地望着英國和法國，在那裏政黨的鬥爭，毫無限制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且給一個真正的社會輿論提供了形成的條件。一八三〇年因為贊成共和而被流放到巴黎去的蓬納（Ludwig Borne），於是變成他們獻身於政治事業的模

範。年青的恩格斯，一八四一年在萊奧波德·商業公司任職時，把這個法蘭克福的猶太人蓬納，寫成和黑格爾並排着的『政治實踐的人物』，『思想的人物』；他又認為思想與行動的統一，即黑格爾和蓬納的統一，恰恰就是時代的任務⑤。

青年黑格爾派實際上變成一個政黨了。實際上，青年黑格爾派就是一個政黨，至於它所扮演的任務，則我們有年青恩格斯做證據，尤其是在一八四二年。『一八四二年的青年黑格爾派，』他寫道，『被稱為無神論者和共和派；這一派的期刊德意志年報，比之先前任何時期更加急進，更加公開；一個政治性的報紙給創辦了，整個德國的自由主義報紙，很快就完全落在我們手裏了。在德國大小不同的每一個城市裏，我們差不多都有朋友；我們把必要的資料提供給所有的自由主義報紙，靠了這把它們變成我們的機關報；我們的小冊子泛濫了全國，而且很快就在每一個問題上主宰了輿論。新聞檢查的暫時鬆懈，曾對這個運動給增加了生力軍，這個運動對於相當的一大部份的德國公眾，是很新鮮的。有些報紙是在政府檢查認可後纔出版的，但它所包含的東西，即使在法國，也會因此而被當作高度的叛國而受到處罰，還有一些東西是在英國也不能說的，一說出來就會有提起污瀆公訴的後果。這個運動是這樣的突然而來，這樣的迅速，這樣的生氣勃勃，竟使政府和公眾不得不被它牽着鼻子走了一個時期。但是這種宣傳鼓動的兇暴性質，證明了它不是建立在一個強大的政黨上面，只不過由它的反對者底驚訝和戰慄，纔產生出它的這種力量來的。』⑥

⑤恩格斯：德國和瑞士（Germany and Switzerland），見新精神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

第五卷，第三集，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全集，一集卷二，頁四四三至四四九。⑥給羅森克爾茲（Ros-

entwurf) 的信。一八四二年四月。盧格書信日記集 (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7-1880)，第一卷，柏林，一八八六，頁二七一。又參看科爾勞 (Auguste Kohn) · 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 (Karl Marx, l'Homme et l'Œuvre)，巴黎，一九三四，頁一三八以下。②梅耶 (Gustav Mayer) · 政治上的急進主義在三月革命前的普魯士底開端 (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Radikalismus in Vormärzlichen Preussen)，政治學評論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von D. Richard Schmidt 和 Dr. Adolf Grabowsky 編，第六卷，柏林，一九一三，頁一至一三三。③恩格斯 · 德國與瑞士，全集，一——二，頁四四三至四四九。

三

萊茵報在科隆創刊 萊茵報 (Rheinische Zeitung) 於一八四一年在科隆 (Cologne) 刊行，這使青年黑格爾派有了一個日報。這是由科隆的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集團所創辦的，他們需要這個報紙來支持他們的經濟利益，和他們對於產業發展與商業發展的要求。報紙的全名是萊茵商業、政治和產業報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Handel, Politik und Gewerbe)；他的創辦人是科隆市的一個律師，名字叫做容格 (G. Jung) 的。赫斯曾使容格的觀點轉變為青年黑格爾派；而容格則急於要把萊茵報變成萊茵自由主義者的一個機關報，所以要求赫斯來負責報紙的編輯部。赫斯於一八四一年六月就任，招來了一批合作者和定戶。在這個時期當中，赫斯結識了卡爾·馬克思，並且立即就崇拜他。這個報館的後台老板，要李斯特 (Karl List) (這是一個在美國就了不少日子的經濟學家) 來做報紙的經理。但是李

斯特因爲斷腿的原故，不肯做。他推薦他的一個弟子荷夫根（Gustav Hofken），即奧格斯堡報（Augsburg Gazette）的編者來做這個位置。赫斯雖然很有錢的貴族不選中他，他還是做了副總編輯，訂了三年的合同。赫斯保持了編輯上的最大自由。他負責寫關於法國的論文，荷夫根則編輯關於德國的部份；一般萊茵報（Allgemeine Rheinische Zeitung）的前任經理拉飛（Rave）則寫關於英國的。荷夫根很快就和容格發生衝突，因爲容格要把這張報紙變爲青年黑格爾派的機關報。一八四二年正月十八日，荷夫根退出了。由於馬克思的介紹，白魯諾·鮑愛的內兄魯登堡（Dr. Arnold Rutenberg）繼荷夫根任編輯。和魯登堡一道，整批的青年黑格爾派被吸收到報館裏來了。

萊茵報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這個報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大規模改進交通工具；經濟力量的自我管理，和自由發展。政府控訴這張報紙的任務是在於把法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傳播到德國，並且爭取憲法代表制的政府。馬克思是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五日參加編輯部的，他回答政府的壓力時，這樣說道：說這個報紙的任務是在散播法國的思想和同情，這是不對的。它的任務是在於把注意力移到德國來，並且創造出一種德國式的自由主義，而不是法國式的自由主義，這種德國式的自由主義照理是會使威廉四世的政府感到不快的！政府當局則把馬克思的觀點歸入『超民主的觀點』那一類，和普魯士政府的原则是完全對立的。到了一八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這個報被迫停刊了。

一八四二年的萊茵報表現了若干共產主義的傾向。一八四二年夏天，在這張報上表現了若干共產主義的傾向，雖然萊茵報在社會問題或社會主義上並沒有一定的或堅決的立場。雖然如此，它比之其他大報對這些問題會給予更多的注意。它的董事會中有幾個已經在每週的會議上開始討論社會問題了。報上

刊載了很多關於英國的憲章派運動的新聞；法國社會主義的觀點，也偶然被赫斯偷偷地輸入了，他是青年黑格爾派中第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批評了自由主義和君主立憲，他利用了這來發展他的共產主義思想。他證明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問題，法國革命沒有把它解決，被自由主義者稱贊為萬靈膏藥的君主立憲，自然也一樣的不可能把它解決。衝突必須走向一次社會革命。只有共產主義纔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在英國和法國，他說，共產主義已經被看做社會的未來組織了。

一八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在萊茵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赫斯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包括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底限度。青年黑格爾派在柏林的份子，對這篇文章會給予相當的注意。在這裏面，赫斯表現了兩次法國革命如何不把權力給予全體人民，如何僅僅給予資產階級；所以，他說，任務就是解放全體人民，和把一個全新的理論帶到歷史上去。若干觀點，他以為，是已經到臨一個歷史時代的空中，不能逃避的了。

赫斯認為人類的最後目標是社會平等。赫斯在旅行中曾看見了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因此他認為人類的最後目標，不是自由——自由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底理想——，而是社會的平等，他是德國發展了因貧困和財富集中而引起的社會革命底理論的第一個人；他也預見了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在那裏，像這一類的國家（State）是會消滅的。由於他對社會的批評，赫斯把政治和憲法問題降為第二位，而自由主義者却還是獨一無二地死盯着它。

●科爾努：赫斯和左翼黑格爾派（Moses Hess et la Gauche Hegelienne），巴黎。一九三四。●梅耶：

早期的恩格斯，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五二（Frederich Engels in Sauer Frunzeit, 1820-1851.），柏林。

一九二〇，頁二一四至二一五。自科爾勞，上揭書。

四

恩格斯被赫斯說服了。一八四二年十月底，恩格斯從柏林首途到倫敦去，路上被赫斯把他轉變到共產主義來了。恩格斯是赫斯的第一個皈依者。在一八四三年的春天，赫斯也使弗洛貝爾（Froebel）和巴庫寧（Bakunin）轉變到共產主義，向他們證明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聯繫，說明共產主義就是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在社會圈子裏底實現。赫斯其實對共產主義只有一個模模糊糊的觀念，他動身到巴黎去做萊茵報的法國通訊員；他在那裏接觸了威特靈（Wilhelm Weitling）的共產主義思想，威特靈是一個普通的裁縫職工，同時是德國工人階級共產主義的實際創立者。威特靈的著作和諧與自由的保證（*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是在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當時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斯坦恩（Ludwig Stein）的目前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D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他們幫助赫斯得到比較清楚的共產主義觀念。常斯坦恩打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時，唯一的效果卻是把這些思想通俗化了。儘管它有着反動的傾向，這部書却在青年黑格爾派當中得到很大的成功。赫斯樂於它給共產主義宣傳所作的並非願意的支持。

許多青年黑格爾派變成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的為共和宣傳的過程中，許多青年黑格爾派愈益發展了他們的哲學底後果，於是變成共產主義了。正如恩格斯於一八四三年寫道：「德國的王公和統治者，就在他們相信已經把共產主義永遠壓抑下去的當兒，卻看見共產主義從政治鼓動的灰燼中興起來了。」

恩格斯於一八四三年爲奧文的新精神世界 (New Moral World) 撰文，對於這種轉變，曾有如下的描寫：『早就在一八四二年秋天，黨裏面有些人認爲政治變革是不夠的，他們宣稱他們的意見就是：以公有財產爲基礎的一種社會的革命，是人類與其抽象理論相符合的唯一狀態。但是連黨的領袖們——例如白魯諾·鮑愛，費爾巴哈和盧格，其時也還沒有準備了這一決定的步驟。黨的政治報紙，萊茵報，印行了贊成共產主義的言論，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然而共產主義却是新黑格爾派哲學的必然的後果，怎樣反對也決不能把它壓下來的了，而且在當前的這一年（一八四三）底過程中，它的創始者們看見共和派一個接着一個的參加他們的行列，而感到滿足。除了赫斯之外——赫斯是現在被禁的萊茵報編輯之一，事實上他也是黨裏的第一個共產主義者——，現在已經有不少的共產主義者了；例如盧格，他是德意志年報的編者，這個年報是青年黑格爾派的科學性期刊，已被德國國會議決查禁了；馬克思，（萊茵報的另一個編輯）；赫爾威，他是一個詩人，他致普魯士皇帝的信已被大多數英國報紙於去年冬天譯出了，此外還有其他的人；我們希望剩下來的共和黨人，不久之後，也將轉變過來。』

青年黑格爾派在一八四二年底分裂爲兩大集團 恩格斯所描寫的過程，在一八四二年底開始表現出來，其時青年黑格爾派顯示出兩大相反的集團：一個是包含了費爾巴哈，盧格，赫斯和馬克思的集團；第二個是包括了白魯諾·鮑愛，柯本及其柏林友人——即被稱爲柏林自由人的集團。鮑愛的集團，到了一八四二年初，死命相信普魯士那的任務，積極參加制憲運動了。然而，鮑愛於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蓬城大學解職之後，他們也開始寄稿給萊茵報，如馬克思所說，這個報充滿了世界動亂和沒有思想的廢物，而這又是裝在一種不精煉的風格裏，外表卻多少裝飾了無神論和共產主義的（這是紳士們從

來沒有研究過的)。馬克思在原則上同意他的對君主立憲的批評，但是他却反對他們的不妥協態度；他相信只有頑強的、每日的政治鬥爭——柏林自由人對於這一點的重要性是頗為輕視的——，纔能夠推翻反動，他相信只有對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引起一種衝突，在政治場面上的鬥爭纔能夠成功。而柏林自由人對於具體鬥爭卻毫無一點概念。他們很快就和盧格和赫爾威決裂，其後又和馬克思決裂。他們要取消思想上的一切。馬克思，在另一方面，卻開始把主導的任務，在現實與思想的互相作用中交給現實，他並且抨擊自由人派論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的淺薄底論文。

正如馬克思於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上告訴盧格說，他拒絕前任編輯魯登堡毫無批判地接受他們的論文。馬克思說，這一羣人並非就是自由；它僅僅懂得着要擺脫一切的思想罷了。而在自由人派和盧格及赫爾威的衝突中，馬克思支持了後者。他告訴自由人派說，他希望在他的文章裏面，少用些漂亮的字眼，多寫些對具體環境和實際知識的明確底處理。『我告訴過他們說，』他寫信給盧格道，『我認為在偶然的講壇批評裏面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條介紹進來，因而把一種新的世界觀介紹進來，是不妥當的，也是不合倫理的；而且要求着一古腦兒不同的和更加基本的討論，如果要討論共產主義的話。我願意在批判政治環境中，更多的批判宗教，而不願意在批判宗教中，更多的批判政治環境，因為這和一張報紙的性質和教育大眾這兩點，是更加協調的，因為像那樣子的宗教，並非來自天堂，而是出生在大地上，它會隨着顛倒了的現實（宗教就是它的理論）的取消而消滅。最後，我堅持在他們講哲學的時候，最好少用一點無神論這個術語（用得多的結果就等於小孩子似地向每一個人保證他們是不怕妖怪的而已），要真正正把哲學的內容帶給人民。』^①

馬克思被吸入萊茵報所進行的政治鬥爭裏，作為萊茵報的編輯，馬克思被吸入這個報所進行的政治鬥爭去了；而他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所碰到的政治經濟問題，很快的給他自己打開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當奧格斯堡報（這是李斯特的一個弟子編的），攻擊萊茵報為共產主義報紙的時候，馬克思在一篇文章裏面回答他，這篇文章承認他對於法國的共產主義潮流的內容，缺少適當的知識，它宣傳共產主義在德國只不過在理論上所關切的事情，它不能像奧格斯堡報那樣的說法。馬克思還宣布說，他打算研究一下兩個偉大的民族正在要解決的這個嚴肅的問題。

然而，馬克思在這個報館一天，他的概念一天也離不開黑格爾派；他繼續把精神認為是調節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因素，國家就是它的最高表現，雖然在鬥爭中的經驗，把他一步一步的推前去研究具體的事實，去觀察具體的現實——這是費爾巴哈在他的哲學裏面所強調的。盧格也被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法理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的批判所感動了——這是刊在一八四二年二月的德意志年報上的。

萊茵報被禁 一八四三年三月萊茵報的被禁，在許多其他的事件中，領導柏林的青年黑格爾派完全和政治分離。自從他們和柏林自由人派的哲學上底急進主義分裂之後，圍繞在馬克思和盧格周圍的那一個集團，講到他們自己的傾向時，寧願用「民主」這個字眼。不祇萊茵報，此外還有好些其他的刊物報紙，被普魯士王禁止，在這之後，他們計劃在國外建立起一個宣傳中心，但沒有成為事實。

盧格對於這個計劃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對於資產階級不肯爲了這作任何金錢上的犧牲，覺得特別失望。儘管盧格被算做當時哲學上的共產主義的政黨底一個附和者，其實他卻不可能超越他的人道的自

由主義一步，而從他的民主立場得出結論來，雖然他願意解放被壓迫羣衆，他把共產主義認爲是一種宗派，在最初的暴風雨裏面就會四分五裂的^②。

① 恩格斯：德國與瑞士，全集，一——二，頁四四三至四四九。② 同上。③ 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致盧格的信，全集，一——二，頁二八五至二八七。④ 托耶·急進主義……上揭書頁七三以下。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的興起

一

馬克思着手研究經濟問題，萊茵報一被禁，馬克思就着手去完成他的志願，即好好地研究一下共產主義問題。他決心要消滅他所受窘的原因，因為在他任萊茵報編輯時，他曾必須參加關於所謂物資利益的一些討論。恰如馬克思自己在一八五七年時所說的：『萊茵議會關於森林盜竊和土地權細分的處置；當時的萊茵省長沙伯（Heinrich von Schaper）與萊茵報關於摩塞爾（Mosel）農民狀況所牽涉的論爭；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政策）的辯論；給我最初的刺激，使我去着手研究經濟問題。與此同時，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底一種柔弱的，「準」哲學的回聲，在萊茵報裏傳出來了，在那些日子裏面，「走向前去」的善意，大大的勝於事實的知識。我宣稱我自己是反對這樣子的粗劣做法的，但是我不得立即進入與普通奧格斯堡報的論爭，我先前的研究又不容許我冒險去把法國各派的價值作出獨立的判斷。其時，恰好萊茵報當局有一種幻想，認為假如採取一種比較不太尖銳的政策，可能不致於被當局禁止，所以我也就樂於把握這一機會，從公眾生活退往我的書房去了。』●

馬克思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發生興趣，通過了這個報做媒介，馬克思在德國的民主運動中扮演了領導的腳色。他曾深深地被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吸引。剛剛在這個報被禁之前，他曾批評費爾巴哈，說

他漠視這些問題，儘管馬克思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春天，還是處在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的影響下。馬克思做這報館的編輯時，他的政治活動，和他與經濟問題及實際問題的接觸，關於整個的黑格爾派對國家的哲學上的和法律上的概念，曾在他的心中引起了相當的疑慮，而這些概念，一直到那時為止，曾構成了他對政治物事的考慮基礎。作爲一個黑格爾派，他相信國家的「重心定律」：要在國家本身裏面找尋。黑格爾把國家的範圍從社會的範圍區別出來；但是他認爲國家是一根軸心，社會的世界繞着這軸心轉動，而這個國家則被假定是一個合符理性的國家，是一個屬於理性自由的國家，因此作爲一個黑格爾派的馬克思看來，國家如果沒有實現理性的自由，那就是一個壞的國家。而在萊茵報上，他曾發動反基督神權政治的國家底論戰（這種國家就是威廉四世所努力建立的），他會堅持國家不是從基督教社會的本性產生出來，而是從人類社會的本性產生出來的；他堅持國家不能由宗教構成，必須從自由的邏輯構造而成；他堅持說，所需要的只是：用人類的眼睛來觀察這個國家，並且從理智和經驗，而不是從神學去發展它的內在規律。

但是，萊茵議會的爭辯，給他證明了國家並沒有黑格爾學說所給予牠的合理的，和合道德的性質，給他證明了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內並無一種合理的秩序底創造者和調節者，還給證明了它的權力，不但沒有替理性和正義服務，實際上却用來保衛特殊的利益，並且給他證明了國家的問題，因此就不能夠用黑格爾的純粹法律的態度來解決的了。

馬克思於一八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一次讀了法國社會主義的作品。其中有普魯東（Proudhon）的財產是甚麼？（What is Property?）德沙爾（Dezamy）的卡貝先生的造謠和他的政治學（Calom

nies et Politique de M. Cabot)，還有勒洛 (Leroux) 和康西德朗 (Considérant) 的一些著作。這些著作僅僅幫助着加強了他的疑慮，和刺激他要向共產主義學習更多的東西。他決心把社會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了解得更清楚些，那就是黑格爾和十八世紀作家稱爲公民社會的。但當時對馬克思有着更大的影響和幫助的，却是費爾巴哈對於哲學改革底議論的出現，這，馬克思是帶着熱誠來接受的。

費爾巴哈的論題給馬克思指出一條路 儘管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基本批評，說明了意識是由存在產生而並非存在由意識產生，他可沒有解決青年黑格爾派所遭遇的問題。然而他的論題卻給馬克思指了一條路，使他覺得需要把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應用於政治和社會的行動上。「我和費爾巴哈所不同的唯一的一點，」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寫信給盧格道，「就是，照我的意見，他把本性看得太重，卻把政治看得不夠份量。」總而言之，必須把人的解放，不僅和他在宗教上的解放，而特別要和他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解放聯繫起來①。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② 柯爾勞·卡爾·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 (Karl Marx, l'Homme et l'Oeuvre)。巴黎。一九三四。

頁二〇九五至二一〇。③ 馬恩全集，一——二，頁三〇八。

二

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法理哲學 爲了消除他的懷疑，馬克思所着手的頭一項課題，就是把黑格爾的法

理哲學作批判的修改，因為德國的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通過了黑格爾得到最堅實的，最廣大的，和最新近的形態」；而批判黑格爾「就是同時將近代國家作批判的分析，和將與此相連的現實性作批判的分析，此外則是堅決地揚棄整個的德國政治意識和法律意識的舊樣式。」^①這就產生了對於現代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關係底一個分析。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不僅僅把自己局限於在內的邏輯上批判黑格爾的思想；他愈益轉入特殊歷史的分析和具體政治形勢的分析了。結果是：從一八四三年八月開始，他研究了現代民主的歷史、性質和構造，他廣泛地摘錄了關於法國歷史，法國革命，威尼斯和英國歷史，瑞典和德國歷史，瑪齊亞維里，盧騷和孟德斯鳩的著作，還有關於美國的著作。

在批判黑格爾法律概念和政治概念的這一課題中，馬克思把他自己看作是「在一長列的思想家的傳統裏面，這就是從瑪齊亞維里到黑格爾，對民主思想的鍛鍊有着貢獻的一羣思想家。當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的夏天開始批判地從新檢驗他對於國家的觀點，並且創始了不到兩年之後把他領導到馬克思主義的形底過程時，他是以讀民主文獻的古典作品開始的。他讀盧騷——盧騷會着手解釋為什麼人是生來自由的，然而到處都受着束縛。他讀孟德斯鳩——孟德斯鳩認為民主原則就是一種美德，他把這種美德解釋為國家的愛，『那是平等的愛』，那不是一種精神上的美德，也不是一種基督教的美德，而是一種政治上的美德^②。他讀瑪齊亞維里，在那個皇子身上——盧騷會看見本質上是共和派對自由的愛底一種狡猾的掩飾，所以他把這認為是共和派的著作^③；而在他的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許多年後，馬克思把這看做一本傑作），瑪齊亞維里向教堂，向教皇，和向教會開火，向封建主義的所有反動力量開火；他又把對於貴族和平民（資產階級）提升到平民和羣衆（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底研究，作

為歷史家研究佛羅棧斯歷史的主要課題⑤。

馬克思關心着怎樣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國家的水準。作為一個剛剛離開德國實際民主鬥爭的場所，去研究並且去從新決定自己的方向的人，馬克思所關心的是，怎樣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國家的水準，提高到當代民主的水準。在從新檢驗黑格爾的法理哲學時，馬克思嚴酷地批評了德國的「單方面和不完整的發育，」並且辛辣地批評了「德國現狀的狹隘深長的現實性，」「德國歷史的最奴隸根性的事實，」⑥這是處在政治社會的現實底水準之下的。把德國人的「夢想的歷史」和法國及英國的環境加以比對，他宣稱道：「德國人如其他民族一樣的，曾在政治學有過思考……德國的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是德國史上唯一能夠與現代的景物相伯仲底東西。」德國的政府，他繼續說，「把現代政府的文明短處（它的長處我們卻沒有），和古代政權底野蠻短處（這是我們所最具備的）合併在一起。」⑦

在他還沒有澈底把他對於「國家」的概念重新加以評價之前，他提出了德國當前的問題：「德國不能在實踐上到達理論上同樣的高度呢，這就是說，能不能到達一次革命，而這一次革命不僅把她提高到現代國家的水準，而且把她提高到馬上就成為這個國家底未來的人類水準呢？」⑧

馬克思寫了他的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之後，隨即寫了一篇論猶太人問題——這是駁斥白魯諾·鮑愛的，之後又寫了一篇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的序。這三種作品都是在一八四三年八月到十一月間寫成的。論猶太人問題這篇論文，顯示出馬克思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以費爾巴哈的「現實的人文主義」做基礎，他第一次把解放的觀念推進了一步，把「政治上的解放」和「一般的人類解放」分得清清楚楚。他批評鮑愛毫無批判地把這兩者攪得混亂了。他強調了政治解放的意義，他贊成所有的集團和個人，對國

家的關係上保有民主的自由和平等，不論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這和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所宣稱的目標恰好一致；因此，他贊成他的家鄉底猶太人；也要獲得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與此同時，他注意到『政治解放』，或資產階級的民主底限度。『政治解放的限度，』他宣稱，『馬上就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國家可以脫掉枷鎖，但人卻不能因此而得到真正自由，國家可以變成一個自由的國家；但人卻不能變成自由人。』^①他研究了它在美國對於宗教上的作用。政治解放或者民主『沒有權利來要求猶太人取消猶太教，也沒有權利要求人完全取消宗教。』要了解猶太人問題對民主的關聯，你決不能看『沒有政治國家』存在的德國，甚至於不能看立憲的國家——法蘭西，理由是『政治解放得並不完全』，而要看『政治國家完全存在的』美國；總而言之，『民主國家，這是不需要宗教給它完成政治底國家。』

『祇有在北美自由聯邦——起碼在在其中的一部份，——猶太人問題纔失掉它的神學上底意義，而變成一個真正非宗教的問題。』祇有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面，纔能夠研究宗教對國家的關係底『特徵及其純粹性，』在那裏，對於這種關係的批判，不再是神學上的批判，並且國家對於宗教也採取一種純粹政治性的態度。像這樣子的一種研究表示：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面，政、教是完全分離的；政權是不承認任何宗教的政權；而宗教，關係到政權和政治權利的時候，純粹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一件私人的權利；宗教給從政權中放逐出來，給弄進資產階級社會去，就這樣子來完成了政治的解放——『既沒有取消，也沒有設法去取消個人的宗教信仰 (religiosity) 』底政治解放^②。

宗教與政治 『在美國，』馬克思爲了說明他的論點，這樣說，『既沒有一種國教（例如在德國似的）或者說沒有一種宗教，宣稱是大多數人的宗教（例如在法國似的），也沒有某一種崇拜比另一種宗

教佔着優勢。政權是反對所有的宗教崇拜的……在北部的幾州「甚至連憲法也沒有把宗教信仰或者宗教崇拜的實踐作爲政治特權的一種條件」……然而北美卻是宗教信仰佔優勢的國度，恰如鮑蒙（Barrington），托基維伊（Toqueville）和英國人哈米爾頓（Hamilton）用同一的聲音給我們證實的。『在美國，『在這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度裏，我們發見宗教不僅存在着，而且處在一種新鮮和活潑的狀態。』這祇有證明『擺脫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並非澈底地和從頭到尾地從宗教解放出來，因爲政治解放不是有效的和堅實的人類解放。』④

他批評資產階級社會把一切都轉變爲現金價值，都轉變爲商業的目的物。他對於政治解放的分析，證明了這只是人性的完全解放路上底一個階段。『政治解放「民主」，』他寫道，『至少代表着重要的進步；儘管在一般上說，這不是人性解放的最後形式，它卻是人性解放在現存的世界秩序中的最後形式。不用說我們在這裏所指的是現實的和實際的解放。』⑤

他接受了兩次十八世紀革命底民主成果，但是他認爲人『沒有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只是得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他沒有從財產中解放出來；只是得到了財產的自由。他沒有從貿易的自中解放出來；祇是得到了貿易的自由。』而且『除非等到現實的個人和公民相等了，並且在他的經驗生活上，在他的個人工作上，在他的個人關係上，變成一個普通的人（generic being），除非等到人本身的能力被承認被組織爲社會的能力，因此之故，社會的力量不再被政治的力量所劃分的時候，除非等到那時候，人性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⑥

「哲學的共產主義」立場 於是乎馬克思就決定地到達了『哲學的共產主義』的立場，這是赫斯於

一八四二年夏天最先在青年黑格爾派中所採取的立場，也就是他把年青的恩格斯於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轉變到那裏去的立場，這個立場是馬克思在那個時候還不肯接受的，一直等到他自己澈底研究過這個問題之後，他纔肯接受。然而在他的論猶太人問題這篇文章裏，馬克思還一點也沒有提到無產階級是共產主義理論的持有者，是人性解放的理論底持有者。

無產階級誕生的問題 是在他的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序裏，馬克思纔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的問題；這篇序文是在一八四三至四四年之交寫成的，也就是在寫了論猶太人問題之後不久纔寫的。他現在把握到資產階級社會引起一個新的階級底誕生，即無產階級的誕生，這無產階級就是實現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說過「現實的，實際的解放」底主要社會力量。他認識了德國的工業落後性，批判德國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希望來統治整個的社會。「即使是德國中產階級的精神上底自尊，也還是以成爲其他一切階級的市儈底平凡的總代表的那種意識爲基礎的；」因此「每一個階級，當它一和在它上面的階級開始鬥爭的時候，也就捲入和在它下面的階級作鬥爭。」他把法國來比擬德國。「在法國，部份的解放是全部的解放底基礎，……因此，解放的任務，在一次戰鬥性的運動中，由法國人民的一個階級轉入另一個階級，一直等到它終於到達了這樣的一種階級，這個階級不再把社會自由，在人類以外的然而至今還被人類社會所創造的若干條件這基礎上實現；卻無寧把人類存在的一切條件，在社會自由的基礎上組織起來。」①②

馬克思提出了這個問題：德國的解放，它的積極的可能性是在什麼地方呢？然後給出一個答案：是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底一個階級的形成上——這個階級可不屬於資產階級社會，這是一個由於它的普遍

苦難，因而具備了一種普通的特性的集團，這是社會上所有的集團不解放，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無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在德國的興起，祇是隨着產業運動的開始而興起的。而這個階級的精神武器，依照馬克思所說，就是哲學——就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哲學。「人的解放——它的腦袋，就是哲學；」馬克思宣稱道，「它的心臟，就是無產階級。」①②哲學如今已經在無產階級身上找到了一種堅實的物質基礎了。哲學轉向着羣衆了。

形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他在政治上和歷史上的研究，和他對黑格爾的法理哲學所作的批判分析聯繫起來，從一八四三年八月到十一月之間，幫助了馬克思深入地把握到民主和社會的性質。這些研究批判引導他去把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社會作歷史的、批判的分析。當他確認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成果時，他注意到它的限度，於是開始走向對社會的發展作一種科學的了解，着手在現存的社會本身，去發現發展和變革的力量，並且去研究這些現實的力量，而不是夢想把幻想中的計劃，從外面把它介紹和放置到這個社會來。馬克思形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就是形成一個更深入更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底過程。

①馬克思：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A Criticism of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of Right），此文即黑格爾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一書的序文。②孟德斯鳩（Montesquieu）法律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新版，巴黎，一八六八，頁三。③盧騷（Jean Jaquer Rousseau）社

會契約論（Du Contract Social），第六章。④馬克思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恩格斯的信，全集，III

卷二，頁二二八至二二九。⑤馬克思：法理哲學批判，頁二五。⑥同上，頁三十。⑦同上，頁二六。⑧馬

克思：論猶太人問題（On the Jewish Question）。①同上，頁五九。②同上，頁五〇至五二。③同上，頁五八。④同上，頁八二，八四至八五。⑤馬克思：選集，紐約，一九二六，頁三六。⑥同上，頁三九。

三

馬克思在巴黎：面對着勞工運動。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十一月被放逐出德國，逃往巴黎——他在巴黎住到一八四五年一月；在這期間裏面，他又開闢了在他的發展中的另一個階段。他繼續了於一八四三年夏天在德國開始的深入研究；這期間，他第一次面對着勞工運動。他貪婪地訪問了德國工人和法國工人的集會；研究了他們的祕密組織，但他自己卻沒有變成他們當中的一個成員。他約莫花了九個月功夫，埋頭作哲學、歷史和經濟學的硃究，開始了對於法國革命，法國社會主義和政治經濟作尤其深入的研究。一直到一八四四年八月七日，他纔重新給報章寫稿，在那時候，他在巴黎的前進報（Vorwärts）上發表了一些關於盧格的批判劄記。

在這些劄記中，馬克思顯示出自從萊茵報被禁以來，他曾走了多遠。他尖銳地批評盧格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並且指出了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必須採取的道路。巴黎使馬克思和一個新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世界接觸。也是在那裏，他從政治學的批判轉入經濟學的批判，終於發現了「要了解法律關係和政府形式，既不可能從它們本身得到，也不可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上得到；這無寧是生根在生活的環境裏的，黑格爾把這一切的總體……包括在「公民社會」這個名詞下面；要解剖資產階級社

會，就必須從政治經濟學出發。」

新的歷史觀 馬克思曾到達了歷史的唯物論概念，這對於他後來的科學研究，對於他後來發現包含在資本剝削勞動力的準確過程，打下了基礎。這種新的歷史觀，如恩格斯後來所解釋的，證明了「從古到今，一切歷史都是由於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而進展的歷史，證明了向來都存在着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並且證明了人類的大多數總是被迫做苦工，很少能享受到它的果實。爲什麼會如此呢？祇因爲在人類發展的一切早先的水準中，生產是不大發展的，因而歷史的發展祇能循着這種對立的形式而進展，因而歷史的進步大抵是依靠着少數具有特權的人底活動，而廣大的羣衆卻被迫爲他們自己獲取僅可糊口的生活資料，此外還必須替少數的特權份子獲取生活資料——而這少數的特權份子卻是不斷在增加着財富。這種歷史分析，對於一直到现在就存在着的、可是把它作爲人類的怨毒來解釋的階級統治，給予了一個自然和合理的解釋，不但如此，這種歷史分析還使人洞悉：把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藉口，由於現代生產力底巨大增加，終於消失了——至少在最發展的諸國裏面消失了；這種歷史分析也使人了解：在統治着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它已經不能再能領導社會前進，甚至已經成爲生產發展的障礙了——這一點表現在商業危機上，尤其表現在各國最近一次的大崩潰和工業的蕭條狀況上；這種歷史分析也指出：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身上了，這一階級，由於它的全部的歷史地位，只有取消了一切的階級統治，一切的束縛和一切的剝削，纔能夠使自身獲得解放的；它又指出：社會生產力已經增長到資產階級所不能控制，而在等待着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把它奪取的地步，以便創造出一種形勢，使社會上的每一份子，不僅都能夠參與社

會財富的生產，而且都能夠參與它的分配和管理，並且靠着把一切生產都作有計劃的進行，來擴大生產力及生產品，擴大到那樣的一種程度，保證每一個人所有合理的需要，都能得到日益增長的滿足。」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四

恩格斯和馬克思 一八四四年夏天，恩格斯在英國呆了兩年，回來了，他在巴黎碰到馬克思，談了十天，便發覺他在一切理論問題上都和馬克思的意見完全一致。他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和馬克思頭一次見面的，其時他正首途到英國去，路過萊茵報的編輯部，歇了一下；不過他那時對馬克思是很冷淡的，因為他那時和柏林自由派很接近，而他們關於共產主義的說法是馬克思所反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會面的時候，他們一致同意寫一篇聯合的挑戰論文，抨擊白魯諾·鮑愛及其他左翼黑格爾派——這些人曾爲了他們的唯物論和共產主義攻擊過他們；那結果就是一八四四年的神聖家族一書，但這本書可仍舊受費爾巴哈的影響。

恩格斯是一八四二年秋天到英國去的。他還是一個觀念論者；但是在途中被轉變到朝着共產主義跑，所以他立即開始研究英國政府，英國經濟和英國的社會鬥爭，從一個革命家的觀點，應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從事研究。把辯證法應用於英國的物質現實的這種研究，提供了恩格斯發展到最極頂的過程中底因素，使他採取一個辯證唯物論者的立場。在英國，恩格斯和各種階級，連同他們的黨派面對面了，——領有土地的貴族，商人，製造業的韋格黨，加上工人的急進民主。

恩格斯與英國的民主運動

恩格斯看到憲章派的急進民主理論，一天比一天的滲入工人階級裏去。他把英國的政治力量和集團分野作了具體的把握；他自己參與了他們的政治生活，他研究了它的經濟的和社會主義的文獻。英國的民主運動從頭到尾是無產階級的；史特斐斯，伏爾泰（Voltaire），荷爾巴哈（Holbach），拜倫（Byron）和雪萊（Shelley）主要地是被下層階級所閱讀的。在一八四三年底，恩格斯寫下了政治經濟學的綱要，這後來於一八四四年發表在德法年報（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他讚揚英國人的活動和精力；無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在他身上引起了深刻的印象，英國社會主義者們底無神論和其他各種觀點對他也一樣引起了深刻的印象。他研究了英國社會，他看見了在活動中的『兩面派韋格黨』，他注意到只有憲章派和社會主義者纔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祇有人民纔是英國的民主和民主運動的唯一源泉。他讀了卡萊爾（Carlyle）於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便在一八四四年發表的書評上討論了卡萊爾對於民主的觀點。

恩格斯和卡萊爾『究竟民主現在達到了什麼程度，究竟它如何惡兆的、日益增加的速度在作着無可抗拒的進展，』卡萊爾寫道，『這是對着人類事務的任何部門都睜開眼睛的人，所不能忽視的。民主到處都是時代的無情的要求，它正在迅速地充實自己。從拿破侖戰爭的雷聲，直到聖·瑪利·厄西的露天祈禱所（Open-Vestry）底吵嘴，所有的事情都在宣布：民主了。』卡萊爾批評民主，他的立腳點是：『自由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但是餓死的自由可不怎麼神聖。免予壓迫的自由，是一種偉大的然而最有意義的自由底一部份。』卡萊爾——恩格斯說——要求一種『真正的貴族』和英雄們。但如果能夠把人了解爲人，那麼他就不會把人類分成兩個範疇，管治者和被管治者。他就會採取這樣的立場，說：天

才的任務不是在殘暴的統治，而是在刺激，是在打先鋒。天才必須把它的思想底正確性來說服羣衆。人類通過民主所到達的目標，不是它開步走時的目標。卡萊爾對於現代民主的鵠的，是不大清楚的，但是他所說的關於民主的其他事物，卻是正確的——民主是到達真正的人性自由底道路，而不是走向一種新的貴族統治。恩格斯結束對卡萊爾的書評時，這樣宣稱：『民主，憲章主義，很快就一定成功的，接着，英國工人羣衆將要做的，僅是在飢荒和社會主義之間作一種選擇。』●

他爲一八四四年巴黎的前進報所寫的英國情勢的研究論文中，他寫道：『英國下一步的未來將會是民主。但是那一種類的民主呢？不是法國革命的那一類，因爲那一類的民主對面是君主和封建主義；而是這一類的民主，它的對面是中產階級和財產。這是由整個的先前的發展所證明的；中產階級和財產統治着；窮人沒有權利，被壓迫着和被掠奪着；憲法否定了他，法律擯棄了他；在英國，民主反對貴族的鬥爭，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英國正在向着它走去的民主，是一種社會的民主，但是僅僅靠民主可不能夠療治社會的壞處。民主的平等是一種空想，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是不能夠在民主的基礎上，也不能夠在一般的政治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這個階段也還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最後的純粹政治的手段，也還是可以用得着，但必須從這裏產生出一種新的因素，產生出一種超過所有政治物事的原理。這種原理就是社會主義原理。』●

從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四日，到一八四四年二月三日，恩格斯爲奧文的新精神世界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在這當中他報告了『社會改革在大陸上的進展』，他描寫着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興起，和德國哲學如何『經過漫長而多難的道路』却『終於止在共產主義上。』恩格斯也着手去研究和描寫法國和瑞士的共

產主義運動^①。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在英國住了兩年回國之後，他以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五年的這個冬天，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書。他已經知道如何評價生產的物質力量底任務，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他明白美國和德國，是以英國的經濟敵手而出現了。在這樣早的日子裏，他曾在幾段文章中給出了關於美國及其經濟資源的簡明而正確的估計，並且預見了它的經濟發展，它的國家性質和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他正確地嘲笑了英國的經濟學家麥克柯羅支（*Maculloch*）——因為麥克柯羅支不能了解美國，把它當做依然是農業國的年青國家，以為它由於領土的廣闊，將有一個長時期都會如此，所以不能和英國競賽。在這一方面，恩格斯倒同意戈伯登（*Richard Cobden*）的意見，他曾在十年前即一八三五年就發展了這些觀點。恩格斯估量着英國的未來時，他看見美國迅速發展而成爲它的主要敵手；儘管他看見德國發展而成一個可與比擬的國家，但是恩格斯卻對於美國的龐大的潛力和力量，獲得很深的印象。英國唯一的希望，他說，就是一次民主的革命。英國，他覺得，正在迅速地走向民主，但這是一種新的民主——共產主義^②。

恩格斯回到德國之後 一八四四年他充滿着熱誠和計劃回到了德國。他自己的胡伯達爾（*Wuppertal*）在他旅居英國的時候，已經着手於強有力的產業發展，他回來的時候，發覺這個地方已經超過整個國家的水準了。他發現社會主義就是當前德國的問題，他駭於在進行着的巨量宣傳，尤其是科隆共產主義者所進行着的宣傳；但他也感到他們缺乏一種堅實的基礎，而且感到那些真實社會主義（*True Socialism*）靠着它的模模糊糊文字搬弄，實在搖搖不定——這種社會主義包含着把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意識，譯爲德國意識形態的語言。他曾企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裏，提供一種基礎，描寫產業發展的古典國家，以便對社會主義作更好的把握。雖然如此，恩格斯自己的思想依然有着烏托邦主義的強烈遺留，這種殘餘和對於工人階級的任務底把握，同時並存着。他參加了共產主義者的宣傳，他給倫敦的新精神世界報導德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底進展，甚至覺得這個運動增長得很強，強得可以組織一個奧文型的公社了。作爲共產主義的實踐性底證明，他提出美國的共產主義殖民地，關於他們作了長長的談話，寫了一篇很有力的論文，這是以發表在新精神世界上芬支（Frich）的一系列論文底材料爲基礎的。恩格斯還在宣稱：哲學家做的事情是思索，工人做的事情則是戰鬥。但是觀念論和烏托邦主義的遺留，在新的民主的黨——共產主義的黨——的鍛鍊過程中，已被擺脫了。到了一八四五年底，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即作爲共產主義的脊樑底歷史任務，卻早已在恩格斯發表於左翼憲章派的機關報北星上的一些論文中清楚地建立起來了；而恩格斯則作爲『極端無產階級的黨』的代言人而說話，並且高舉了『共產主義民主』的大旗，跟『純粹的政治民主』分別開來。

恩格斯變成馬克思主義者 他出現在馬克思主義底清楚的道路，是一八四五年春天的事。這一年的四月，恩格斯在布魯塞爾會見了馬克思，馬克思在三個月前已被迫遷到那裏了。他發現馬克思已經完成了歷史的唯物觀的公式，他對於這是完全同意的。是在巴黎他們已經開始了他們作爲科學的共產主義底創立者畢生的友誼合作；現在呢，完成了他們的歷史唯物論底綱領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便着手於製定他們在各種方向的新的世界觀，同時在一八四五到四六年展開了反對所有障礙着共產主義運動在科學的觀點上底形成的一切觀點。他們的開始就是寫德意志意識形態（German Ideology），清算黑格爾

派，鮑愛和斯退爾納（Stinner）的觀念論和玄學，清算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最後，則清算真正社會主義——這，正如黑格爾在費爾巴哈論所說，『從一八四四年以來，像瘟疫似的席捲整個「受過教育的」德國，用文學語言來代替科學知識，以生產的經濟轉形，來代替無產階級的解放，使人類的解放通過「愛」來實現。』馬克思主義誕生了，它立刻成為國際民主運動的活躍因素，在四十年代中葉，國際民主運動在歐洲是激頭激尾地代表着勞工的。在一八四〇年前後，凡是贊成取消私有財產的人，都被稱為『純粹的民主主義者』，這倒不是偶然的呢。

馬克思主義成為國際民主運動的活躍因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參加德國的民主鬥爭底過程中，已發展而為走向共產主義了。青年黑格爾派（這一派給一八四〇年至四二年的德國民主報章尤其是萊茵報，提供了一批人馬），實際上已經結成了一個民主的黨，這個黨已在進行着共和政體和民主的宣傳，而這個黨的左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已迅速發展而成德國共產黨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前的共產主義清楚地分開——是在一八四五年出現的。一八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國際性的慶祝會，紀念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在這次慶祝會上，宣稱了各民族的民主主義結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包括了科學的共產主義者在內。和這新的理論同時出現的新的共產黨，從它誕生的一天開始，就成為國際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了。

●恩格斯：英國現狀·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Die Lage Englands, Carlyle's Past and Present)。

全集，一集卷二，頁四二九至四三〇。●馬恩全集，一集卷四，頁三三三至三三四。●同上，頁三三五至三四八。●同上，頁二七九。●同上，頁四七五至四九七。●恩格斯：各國在倫敦的慶祝(Das Fest der Na-

Women in London)；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全集，一集卷四，頁四五七至四七一。

第八章 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

一

現代民主傳統是在革命中產生的。現代的民主傳統是在革命中產生的，是在羣衆要實現反封建的革命底民主諾言而作的階級鬥爭中發展的。這是以人民的傳統佔着優勢，而和「平民」的活動、幸福和興盛相聯貫的一種傳統。它在性質是戰鬥的，在原則上是共和的，在展望上是國際的；而首先，它是進步和自由的傳統，是每一個人能夠得到工作和快樂的一種傳統。它的文化特質是由啓蒙的精神、理性的確認、和對無知與偏見有着有機的厭惡這些特點表現出來的。它的發展會和現代科學的發達交織着，它的發展會被人文主義的氣質連同它對於每一個個人的權利，威信和高度所刺激——這一切都是一種社會氣候所必要的因素，是對於社會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底自由和迅速的發展所必要的。

那麼，馬克思主義和這種傳統有什麼關聯沒有呢？

現代民主——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是在爲了取消封建的財產關係和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自由而作的鬥爭中誕生的。這一歷史的起源，賦給民主傳統兩重的性格，而這兩重性格則形成了它在其後的發展底主要特徵。

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目標（一）資產階級爲了保衛和推動它的經濟利益底目的，因此要求政權；

它之竭力去作種種的民主改良，不是爲了取消特權，祇是爲了用財富的特權來代替封建的特權。從頭它就限制這些民主權利的規模和程度——一方面把自由局限於政治自由，一方面把平等局限於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它建立了選舉權和被選權的財產資格，那就是企圖給它自己的階級霸佔選舉。由於它把平等局限於僅僅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這法律卻是以貧富的不平等做基礎的，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平等保存爲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特權。因此之故，隨着資產階級的登場而興起的民主浪潮，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就不得不表現在它的形式上的前提條件和它在實際上的歷史實體之間的一種無可錯誤的差異。被局限了的自由和平等底資產階級現實性，如果沒有經常衝破無限自由的形式上底前提條件的話，是不能夠顯露鋒芒的；這樣一來就把形式上的前提條件顯示出大部份與現實的本質有着尖銳對照的外表。而這代表着人底憧憬外表，就不得不經常去「麻煩」和「困惱」現實，結果發見祇有本身變成了歷史的現實時，它纔能夠獲得它自己的（現實性）。

民主概念的主要前提條件 照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歷史性的宣言看起來，民主概念的主要前提條件，就是所有的權力來自人民。反封建特權和反封建政權（這些是以帝皇的神權爲基礎的）的鬥爭，是以人民的主權的名義來發動的。早就在十五世紀的法蘭西所有人民平等參加管理一國政務的這種概念，因爲十七世紀的尼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而前進了一步，到了十八世紀，則由盧騷賦給了最清楚的理論表現。這就是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的基本論點。

不錯，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所謂「人民」其實是限於有資產的人。但是資產階級社會以城市爲基礎的這種特質，加上城市羣衆被捲入推翻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底這種歷史的需要，這種限制就不能長

久維持。民主鬥爭的歷史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充滿了人民要實現人民自主一詞的全部涵義和字面上的意義而作的種種努力，在這種種努力當中，首先就是取消選舉上和任職上的資格和限制，並且要保證一種能夠補充這一概念的權利法案。在這時候的美國的這種努力，表現而為：城市羣衆、手工業工人、小資產階級、與小農合作的兩個主要時期；一個是在哲斐遜民主時代，其次就是賈克遜民主時代，其時以新的工場制度為基礎的勞工運動的出現，和小農以及城市裏的其他民主力量聯合起來了。

人民自主權的產生 人民自主權的概念，是從自然權利的概念產生的，當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的結構中還在發展着的時候，這種概念最初就替上升期的資產階級服務。信仰自然法則，或者理性法則，曾經是亞基納斯（Thomas Aquinas）的時代以來，在中世紀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這種信仰，養育了自然權利的概念，靠了自然權利的概念，士紳和中產階級會聯合起來，保衛他們的利益，反抗專制君皇的無限制的權力和無責任的權力。在十七世紀洛克（John Locke）曾把自然權利的理論，轉變成一六八八年英國章格黨革命的一種哲學上的辯護；通過了洛克這種自然權利的學說，就進入了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中。也是通過了洛克，又有一小部份通過了孟德斯鳩，這種學說，變成了十八世紀各次革命的哲學，也變成了整個歐洲的啓蒙運動的，主要理性的思想家們的哲學。這樣一來，所謂人的自然的不可割讓的權利，在其歷史的根源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份子的權力罷了。

資產階級對民主的害怕（二）作為民主浪潮的這種兩重性格的結果，一部份資產階級就寧願看見一個君主立憲的政體而不願意看見一個共和國連同它的民主諾言和機會底危險。所以在十七世紀建立共和政體的最初努力，都以君主復辟而結束。舉個例說，英國資產階級，要從當時局限着它的地方性的限

制中擺脫出來，在鬥爭中它厭惡純粹君主政體的專制主義，同時也一樣的敵視純粹的貴族階級；但因爲它認爲民主比之上面這兩件物事都更加可怕，它就選擇了君主立憲作爲它的統治的最好工具。法國的金融貴族階級，在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中，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不願共和派和工人們曾爲革命而戰，並且贏得了革命，其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這種事實，終於建立了一個資產階級君主政體。爲了支持這種幌子起見，路易·菲立這個資產階級的皇帝，曾替他的共和機構辯護。甚至普魯士在一八三〇年也表現出它是一個由共和機構圍繞着的君主政體。而在當時的意大利，資產階級的溫和黨（Party of Moderates）也同樣大談其共和，其實却寧願看見君主政體的比較可靠的安全性。在一八三〇年以後隨着現代無產階級的興起和成爲領導性的民主力量，這種傾向就越來越顯著了。德國在一八四八年也重複了一次，其時，皇帝把貴族犧牲給資產階級了，而資產階級就把人民犧牲給皇帝；君主——正如馬克思所說——變成了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保皇黨。梅脫尼赫，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曾是封建復辟和反動勢力的主要象徵，而現在也必須變成一個手觸這種矛盾的人了——這種矛盾就是包孕在資產階級對民主的害怕中的——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呵。

勞動人民成爲民主的熱心支柱（三）明白了資產階級對民主的這種關係之後，那就可以了解爲什麼勞動人民是最堅定的『純粹民主主義者』（一八三〇年以後，在歐洲，他們被這樣的稱呼）；他們成爲共和政體的最熱心的戰士，他們相信民主，並且努力促使民主實現；也可以了解爲什麼資產階級不是最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了。

『在過去的六百多年間，』恩格斯說，『每一種進步的運動，在城市裏面都有他的根源，農村人口

(泰勒 Wat Tyler、崎德 Jack Cade、法國農民暴動、德國農民戰爭)的獨立民主運動，也免不了如此，它不僅作出了一種反動的現象，而且也被鎮壓了。城市的產業無產階級，已變成一切現代民主的核
心；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完全依靠着無產階級的主導性。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還有英國，法
國，與及美國東部諸洲的最近歷史，都證實了這一點。①

民主意味着把政治的權利給予人民，而人民則急切要保持着這權利，並且通過了完成它的要求和社
會期望，對這些權利賦予實質的意義，因此它就努力擴大民主的概念，使它包括了社會的權利和政治的
權利。

民主潮流的內在矛盾 (四) 民主潮流的歷史特性，就被一種內在的矛盾所規定了，這種內在的矛
盾，早就在資產階級和封建財產之間的鬥爭中，已經包含着的了。這個矛盾總是要出現，總是要變成中
心的難題，而實際上也在歐洲和美洲的偉大民主革命中出現了。這是由資產階級本身所創造出來的一種
矛盾——這個矛盾包孕在社會問題當中。在這些革命裏面，在運動的興起時，它表現而為通過取消私有
財產而達到的，取消一切不平等(不僅是政治的不平等)底鬥爭。這些就是人民的運動，他們在私有財
產當中，看出了多數被少數剝削的根源，也看出了有錢的少數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底根源——這些人佔
有了經濟力量，因此也就佔有了實際的政治權力。

共產主義的興起 這些就是共產主義的運動，在歷史上它們就是在現代民主的潮流中興起的。正因
為這一理由，馬克思纔這樣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非起源於德國，而是起源於英國，法國，和北
美的。一個真正的活動的共產黨的最初出現，可以說是在中產階級革命時代，即是君主立憲已被取消了

的時候。最堅定的共和派，在英國是平等派，在法國是巴波夫派，波拿羅蒂派等，都是最初宣佈這些「社會問題」的。由他的朋友及同志波拿羅蒂所寫的巴波夫叛亂案，證明了這些共和派如何從「歷史的運動」中導出他們的社會內容。它也證明了當君權與共和的社會問題被解除了的時候，無產階級所關心的那一類社會問題，却沒有一個給解決的。」⁽⁴⁾

科學的共產主義 科學的共產主義，或者說馬克思主義，代表着這種發展的歷史的繼續，它是在一八四〇年前後，爲民主而鬥爭的過程中興起的。像它的先驅者一樣，它起源於有關社會問題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中，但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却沒有興趣來解決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是以西歐和美國的最進步的思想做它的基礎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幾次革命和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中的平等黨的鬥爭，和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中的巴波夫派的鬥爭，所代表着的民主努力在歷史上的繼續。也就是一八一五年以後在產業革命的展開當中的偉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作的人文主義的努力，和包孕在法國十八世紀唯物論，英國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裏面底科學知識主流所作的人文主義的努力，在更高水準上的繼續。也就是一八三〇年以後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底民主鬥爭在歷史上的繼續。因此從它作爲社會發展的一種科學觀點和作爲一個實踐的政黨而誕生的那一天開始，馬克思主義就把民主寫在它的大旗上，而將自己與歐洲美洲的民主運動聯盟起來了。

民主傳統與進步傾向一致 (五) 這樣子與現代民主的興起和增長相關聯的民主傳統，就在歷史的過程（它也是過程中底一部分）中，獨一無二地和進步的傾向（物質的、社會的和知識的）相一致了。

在登場期的資產階級對民主的起源和發展，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貢獻。商業和城市的增長，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及其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都是這些貢獻的永久丰碑。在登場期的資產階級，爲科學的生長，爲理智的統治，爲個人價值的尊重，創造了一些條件；但是它使這一切都服從於它的物質致富和資本積蓄的需要。這樣一來它就把它一個資產階級的標記，連同它的所有限制，都給印在它上面了。這一點，人權宣言的中心概念就是最明白不過的例子，人權宣言是由哲學家製造出來，而寫在偉大的十八世紀的各次革命的旗幟上的。在這動人的概念背後，就是以私人利益和自由競爭爲基礎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底平凡的現實。他們所宣佈要保護其權利的人，就是資產階級爲着自身利益的自私的人。他們所給予他的權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讓每一個人發見在別人身上並非自由的實現，卻無寧是自由的限制」底那些權利^⑤。

工場制度的生長給民主提供了一種新的基礎。工場制度在十九世紀的生長，給民主提供了一種新的經濟基礎，並且把它的進一步的發展，跟新的產業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登場聯繫起來。一八三〇年之後，民主在歐洲變成了一種無產階級的原則，變成了羣衆的原則，因爲歐洲工人階級是作爲民主鬥爭中的主要力量而在當時出現的。在歐洲的幾個主要國家裏面，資產階級表現出它不願意和不可能發動一種爲民主的堅定的戰鬥，儘管有這樣的事實，即民主的共和制度給它的經濟和政治優勢提供了最合邏輯的形式。隨着這一新型的工人階級的出現——即隨着努力要組織自己並且意識到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和目的產業無產階級的出現，資產階級發現假如堅定地依附民主，那就對於它繼續作經濟政治的統治太危險了^⑥。工人階級運動加深了和豐富了民主傳統，雖則這民主傳統在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中，已經到達了

那樣高度的發展了。

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們，曾使對於人類和人的尊嚴底尊敬成爲現代文明的一種基本概念；他們不讓地理邊界或者種族區別來限制這種概念。他們都是人文主義者，而他們的人文主義也和人類一樣普遍。作爲人類種族團結的堅定信徒，他們曾把同樣的利益給予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國家，並且反對一個民族支配另一個民族。『如果我知道一些對我國有利而對別國有害的東西，』孟德斯鳩宣稱，『我決不會向我的皇上提出，因爲我雖是一個法國人，但我先就是人類的一份子，因爲我必須成爲人類的一份子，所以我纔偶然成爲一個法國人。』又說：『如果我知道一些對我祖國有用，而又對歐洲懷着偏見的东西，或者對歐洲有用，而對全人類懷着偏見的东西，則我認爲這種東西就是一種犯罪。』迪德洛要把啓蒙運動傳播到全人類，他打擊那些要把世界陷入野蠻和黑暗當中，以便於更加安全地統治它的人們。赫德（Herder）曾宣佈古老的封建秩序還在苟延殘喘，他叫他的弟子們按照人類的精神去過活^①。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他們的人道主義和大同主義，是以真理和正義的普遍有效性和理智在一切國家裏面的普遍活動性這種概念做基礎的。他們都深信，一國的法律如果不能與理智相符合的話，即使被大多數人所擁護，也還可以變成最惡劣的暴政。但是爲個人的不可割讓的權利作哲學辯護，和把這些權利引伸給全人類的人們，却被他們的思想所產生的歷史現實性限制着了。這些就是剛剛從封建世界跑出來的布爾喬亞社會底現實情況，這個社會就是『資產階級』和『人民』兩個名詞有着相同意義的社會。

工人階級的新啓蒙運動 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思主義就是它的最進步的表現）把啓蒙運動的人道主義和大同主義從它的資產階級限制中解放出來，給牠們提供了新的社會內容。把人與人分隔開、同時以否認許多個人的權利來實現一個人的權利為基礎的，競爭的對立的個人主義，給代替了；工人階級運動導入了人類關係的一種新的原則，這種新的原則是以合作的勞動底共同聯繫為基礎的，這種原則和資產階級的生產底私人佔有毫無關聯，但卻採取了它的社會性。工人階級運動也宣布人的權利，但這是每一個人實現他的自由，而非阻礙他的自由底那種權利。

這樣子，表面上存在於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傳統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在民主運動本身歷史上傳下來的矛盾。

●恩格斯：英國情況，英國憲法，導言（Die Lage Englands, Die englische Konstitution, Vorwärts）

一八四四年九月十八日，全集，一集卷四，頁三一二至三一一三。●馬克思：資產階級與反革命（Die Bour-

geoisie und die Kontrerevolution），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全集，一集卷七，頁四九六。●恩格斯

：共產主義者與卡爾·海恩岑，（The Communists and Karl Heinzen）一八四七年十月三日，全集，

一集卷六，頁二八五至二八六。●馬克思：精神上的批評和批評上的精神（Moralizing criticism and Cr-

itical Morality），紐約，文集，頁一四〇至四一。●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同，頁七三。●恩格斯

給貝恩斯坦的信，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馬恩通訊集，紐約，頁四三五。●柯韓（Hans Kohn）：民

族主義的觀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紐約，一九四四，頁二二八。●金氏（Henry Safford

King）：美國革命在德國文學中的回響（Echo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German Literature）

，加里福尼亞大學出版部，一九二九，頁六八至七三。參看柯韓上揭書。

二

財產問題 馬克思主義承認與民主傳統不同的第一點是財產問題。近代民主的理論曾在這個問題的周圍得到了它的根源。然而儘管資產階級私有財產底早期戰士，曾以作爲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興起的一種新鮮、勇敢和精力，所發揚了反對封建財產的各種理論之間，顯然有着差異，但是在這裏也存在着歷史上的持續性。在整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其時在英法等國裏面封建主義瓦解了，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正在興起，於是歐洲的主導思想家們就廣泛地討論私有財產的起源和它對社會及國家的關係的問題。

格羅蒂亞斯肯定私有財產的合法性 在十七世紀當中，格羅蒂亞斯(Grotius)和荷伯斯(Hobbes)，普芬多夫(Pufendorf)和洛克(Locke)的理論是最著名的。雨果·格羅蒂亞斯是一個絕對君主政體的辯護人，他認爲私有財產的權利底起源，是『先期佔有權的獲得』，是『唯一自然而原始方式的獲得』。

洛克給財產提供了新的辯護 洛克給財產提供了一種新的辯護，他的基礎不是在征服而是在人的勞動力。洛克在第一次英國共和政治的時代還是一個小伙子；比較後來的，如荷伯斯——在荷蘭生活了一個時期，他在那裏可以看到精力旺盛的荷蘭資產階級底發展。他在那時候就開始寫合股公司的興起，寫英倫銀行和英國在海上的霸權。馬克思說他是『各種形態的新資產階級底辯護人——反工人階級和貧民的製造廠主，反舊式高利貸者的商業階級，反國家債主的金融貴族——他竟至於在他的自己的著作裏證明

資產階級的理性就是正常的人類的理性。』他重新強調財產的意義及其應享安穩與安全的意義。『團結在共和制度（Commonwealths）下面並且服從政府的人們底最大和最主要的目標，』洛克寫道，『就是保存他們的財產。』他替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辯護，立場是在於『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給人類拿來維持生活和舒服享受的……無論誰，本來都沒有一個私有領域，完全排除了人類的其餘部份的。』因此凡有個人用他身體的勞力和兩手的工作，從自然狀態中搬動出來的任何物事，都是他的財產。所以，當勞動擴展到無用的物資時，財產就出現了，而財產權也被認為正常了。按照洛克的意見，財產的自然限度和合法限度，就是領有者的需要；『靠了這，把財產給予我們的那一種自然法則，同時也就限制了這財產，』『凡是領有超過需要的人，都是超越了理性和自然認可的限度，而併吞別人的財產。』因此洛克宣稱『所有的超過都是強奪，而貧苦者的景況應該在富有者的靈魂中喚起了憐憫心，』他雖然這樣說，但卻沒有阻止他成為鞭笞流氓和貧民的最不妥協的辯護人。

普芬多夫發展了第三種理論。普芬多夫是反對格羅蒂亞斯和荷伯斯的絕對君主說的，他在他的自然和國家的法則（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中發展了第三種理論。從人類需要為着他的滿足而有權利去支配必要的物事這一前提出發，他到達了這樣的結論，即是說財產是沒有什麼繼承權的，財產並不存在於自然狀態下，卻是作為商討、協議、法規的結果而興起的——靠了這些，對於某些事物的主宰就規定在一個人身上了。財產——他說——是大家同意瓜分貨物的一種結果，到頭來所有的人——尤其是製造者們——應該可以確保全部或一部份的永久佔有。所以，目前佔有的不平等，是一種不公平，這種不公平祇包括了因為富人的傲慢和窮人的卑怯而起的其他許多不公正。

荷伯斯的概念 荷伯斯在財產的起源這一點上是同意普芬多夫的。——恩格斯把荷伯斯當做「某一特定階段的一個絕對主義者，這個特定階段就是專制君主在整個歐洲登峯造極的時期，就是專制君主與人民之間的鬥爭在英國開始的時期。」^⑤荷伯斯認為在制度沒有興起之前，財產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人在原始狀況中並無所謂財產；財產從社會組織中興起，並且依賴着國家的強制力量的建立；財產與其說是一種個人的物事或者自然的物事，不如說是一種法律上的和社會上的物事；正因為財產不是一種自然的權利，而且不能在一種自然的狀況下存在，因此，財產的最初佔有，就是有效的權利。

用另外的話說，權力就是在一個毫無限制的競爭的社會中權利的基礎——*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因此，在最後的分析中的出發點就是競爭，力量，一般地說就是個人利益之間相互的衝突。從這一點出發，荷伯斯於是證明了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國家和國家權力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分析國家——機器了，他這種精神是和他的同時代人笛卡兒相符合的，笛卡兒認為人就是動物，動物就是機器。荷伯斯說，「人本來都是平等的，這一點已經證明了，因此目前財富、權力、貴賤等等的平等是由國家的法則產生出來的。」^⑥荷伯斯接着就從法律和契約，法理的實踐作進一步的研究；於是從國家的契約和法則中，導出了政治學，倫理學，財產，和國家形式來。

盧騷 在十八世紀，關於私有財產問題的討論一直繼續進行，尤其是在法國。盧騷認為現代文明多半是以私有財產的建立為基礎的；在自然狀況下無所謂私有財產；社會和財產一同存在，互相補足。「第一個人圈了一塊地，」他宣稱道，「說：『這是我的地皮』，而大家就相信他了，這個人就是公民社會的真正創立者。」^⑦但他馬上就嚷道：「這個人會拯救了全人類，使它避免了多少的罪惡，多少

的殺害，多少的戰爭，多少的不幸和恐怖呵，而人類卻對他的成員喊道：「千萬不要聽這個騙子呵，如果你們忘記了大地的果實是平等地屬於一切的人的，如果忘記了大地不是任何人的私產的話，那麼你們就被損害了。」^②雖然如此，盧騷却把財產認為人類從較低狀況轉移到較高狀況底過渡階段中的一個步驟，他認為廢除財產就意味着回復到野蠻主義。「每一個人，」他寫道，「生來就有着人人都具備而對他也很必需的一種權利……他的地位給分配定了，他應該把他自己局限在這個地位裏，於是他對於還沒有分割的財產，就再也沒有權利了。」他堅持說，私有財產的權利必須在它還沒有變成權利之前給建立起來，因此，對於財產的起源底解釋或者辯護，是不能夠在先入為主中發現的，財產權的基礎是法律，它是一種契約的權利，而不是自然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如此重要，重要得社會不能把它廢除。財產是公民社會的真正基礎，又是公民秩序的真正保證^③。

馬克思主義對財產問題的革命觀點 在財產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代表着與資產階級理論家立場不同的革命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建立了這樣的事實，即是說，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本身最後給公有財產代替私有財產這一點創造了環境和必要性。但是這並非和民主傳統相背離的。首先，民主國家本身，當他一取消了選舉上的財產資格時，它在理論上就等於取消了私有財產，恰如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關於北美諸州所說的一樣。他引用了英國旅行家哈米爾頓的話——他說哈米爾頓「從政治的觀點上相當正確的解釋了這一事實：『大多數人已經對財產領有者和大閥佬戰勝了。』」於是馬克思繼續問道，「當『沒有』的人變成了『有』的人底立法者時，私有財產豈不是在理想上給取消了麼？人口調查就是承認私有財產在政治上所採用的最後方式」^④。

實際上，民主的這種勝利，不僅並非意味着私有財產的取消，却還暗示着它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因為「國家讓私有財產、教育、職業、照着他們自己的方式行動。」^①從民主的前提條件的觀點看起來，馬克思主義這樣子就完全和民主傳統相和諧。因為民主傳統把私有財產從政治領域中排除出去，使這變成爭取政治自由的一個條件，變成它自己的民主原則底一個試驗。私有財產轉變為社會財產，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結果；承認這件事實，就僅僅等於科學的地承認在社會本身中發生的一種客觀過程，這種轉變絕非反民主的，這種轉變代表着民主的最高發展底物質基礎，它是爲了全體人民，而不是爲了社會的一部份的。

馬克思的主張也是屬於民主傳統的。洛克承認私有財產的立足點是，凡個人靠他自己身體的勞動和兩手的工作，從自然的狀態中，擷取出來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他個人的財產。馬克思證明了社會的生產是走向社會的佔有的，簡單的說，即聯合勞動的產物將變成聯合生產者的財產，這些人是用了他們的身體來勞動，用了他們的雙手來工作的。如果洛克的立場是民主傳統的一部份的話，那麼馬克思科學的地建立起來的主張，也是屬於民主傳統的，因為它代表着洛克的思想路線中發展得最堅定的部份。

① 古特利 (William B. Guthrie)：法國革命前的社會主義，紐約，一九〇七，頁二三九至二四〇。② 馬

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頁九三。③ 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全集，一集卷五，頁五〇七。④ 同上，頁五

〇八。⑤ 恩格斯給史密特 (Conrad Schmidt) 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通訊集頁四八三。⑥ 史

克 (K. Schuncke)：政治理論史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rien)，馬恩檔案，一九

二七，卷二，頁五三三。⑦ 古特利，上揭書，頁二四五，二四七。⑧ 同上，頁二四六。⑨ 同上，頁二四五至

二四六。④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⑤同上。

三

洛克和馬克思在民主傳統上的差別 洛克和馬克思關於民主傳統上的差別，就在於：他們在同樣的一個歷史過程中，站在相反的兩端，並且代表着相反的社會階級，這些階級却又有着相反的歷史任務的，但是，即使有着這樣的差別，却同時存在着一種歷史的連續性；這種矛盾不但沒有妨礙他們兩者跟民主傳統的聯系，却無寧是它的顯著特徵之一。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連續不斷的歷史過程中的一部份，並且爲它自己的轉變，在製造着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傾向毫無疑問是革命的，而它的完成，就會在作爲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支柱底財產關係上，構成一種完全的革命。但這當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置放在民主傳統的區域之外，因爲民主傳統的主要棟樑之一就是革命的權利，這種權利主宰着封建財產的葬禮，和資產階級的誕生，就是現代民主和民主傳統的出發點，也就是民主傳統的理論的創立者從自然法則推論出來，而算入不可割讓的「人的權利」中的物事。

洛克——他曾把自然法則的理論加以系統化，強調着合理和節制的，但是他卻更加重視財產和工
作。因爲這，他充份地贊成在財產關係上起一次革命，以便將新的資產階級經濟從它的封建鎖鏈中解放出來。在他的政府論（Treatises of Government）（是在一六八八年英國韋格黨革命之後一年出版的）中，他建立了這樣的原則，說政府是依靠被管理者的自由同意而存在的一種精神托辣斯。對於如下的論點：『凡人生來在某一政府的統治下，就得服從它，不能自由創始一個新政府；』洛克回答道：『明白

得很，人類從來不會具有也不會考慮過任何像這樣子的自然服從，即是他們既生於這個或那個並未得他們同意而加以束縛的政府，要服從他們和他們的後裔的。」^①政治社會和政府的目標是在於「爲了全人類的幸福，」而在創造政治國家的時候，因爲人們並沒有投降他們所有的權威，僅僅服從於那必需創造它和給它力量的一種權威，政府是集體意志的代理者，所以它可以算在這裏面。如果政府在它的任何部門中——無論行政的、司法的或者立法的部門——超過了它的權威，破壞了它存在的目的時，人民就有權起革命。『在一切環境和情況下，對付沒有權威的暴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暴力來反對它，』洛克這樣子就反對絕對君主，而替一六八八年的立憲君主制度說話了^②。

在十七世紀這樣重視的這種不可割讓的權利，變成了歐美十八世紀思想的一個主要前提條件。盧騷，是比洛克還要堅定的，他也承認起革命的權利是一種不可割讓的權利。盧騷以爲，在人類走進社會契約當中時，如果是以平等身分走進的話，而契約又是平等身份之間的一種協定，那他們就始終都是平等的；他們並非和一個宗主權訂契約；他們集體的地就是宗主權。『建立政府的那種行動，』他在他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裏這樣說，『不是一種契約，而是一種法則；執行權的保管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僕。人民可以隨它歡喜僱用他們和解僱他們。』在同一著作裏他又說：『國家裏面沒有一種基本法則是不能取消的，甚至社會契約都是如此。』^③

洛克的概念，甚至洛克所用的語言，變成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的共同用語，同時也變成整個歐洲讚美自由的新時代底黎明的一切人們，甚至最膽怯和小心的人們底共同用語。在美國獨立宣言上，他們熱情地確信：『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形式的政府，祇要它成爲這些目標（生命、自由和幸福

的追求）底破壞者時，人民就有權去改變或取消這個政府，去組織另外一個新政府，而將新政府的基礎放置在那樣子的原理上，並且把它力量組織在那樣子的方式中，即他們的安全和幸福將會得到最大的保障底那種原則和那種方式。』這個信心就是新的自由戰士們用來保衛在上昇期中的民主底論點的心臟。

賓潭高叫着「革命權」——隨着拿破倫的敗北而起的君主復辟當中，世界著名的功利派（Utilitarianism）的哲學家賓潭（Jeremy Bentham）在英國高叫着革命的權利。賓潭不倦地提出美國民主來做歐洲所依循的一種模範，他之所以讚揚它，特別是因為它承認了革命的權利。他宣稱，否定這種權利，就是專制政府的標記之一。在另一方面，「在一個並非專制的政府，則這一點是……主要的特性，甚至於鼓勵這種氣質來作最後的抵抗。在別的一些場合，你將會看到……鼓勵這種為安全所必要的因素，是如何的有效和尖銳；這只有建立在岩石上的政府纔敢鼓勵它的——那就是英美人的合衆國那種政府。」^②

革命權在美國第二次革命（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獨立戰爭後的一百年間，對於革命權的信心，是美國人所靠以生活的信心和基本真理的許多節目之一。它在第二次美國革命，即美國內戰中的全部期間裏面，扮演着一個重要的任務，它指出了這個概念變成民族遺產中不可分的一部份，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在南方奴隸勞動制度和北方工資勞動制度，這兩方面的「不能抑制的衝突」的任何一方，從來沒有發生過誰提出詢問這一種權利的的事情^③。

當南方民主派計劃在南部諸州把退出聯邦的權利，作為一八五〇至五一年的國會選舉中底基本論點時，南力的韋格黨曾否認了任何這一類的權利，而當他們表示效忠於聯邦的時候，也就宣布了不可讓渡的革命權。韋格黨報紙的社論，韋格黨候選人的書信和演詞，韋格黨在職者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演講，地

方或州的聯邦會議底決案，除了一兩處例外，都宣布假如環境迫人太甚，而所有的方法都已嘗試過，卻又失敗了的時候，祇有最後的一種辦法，那就是不可讓渡的革命權。表示效忠聯邦的決議案，總是用下面的宣言結尾的：『祇要政府維繫我們一天，我們就對政府盡職一天，但是當政府以若干敵視的法案，變成我們的敵人時，我們就實行革命和獨立』^②。南方韋格黨認為退出聯邦權是和不可讓渡的革命權相混同的——『這一種權利，誰也不會爭論，祇有暴君纔覺得它可怕的。』但是他們堅持這並不是憲法或其他法則所能規定的一種權利，它的實踐祇有在極端壓迫的場合下纔能夠被認許的，而這就意味着洩血的內戰，這一種辦法，他們不相信是當時形勢所需要的。

然而南方的奴隸主在準備着的，卻是反美國民主的一種反革命鬥爭，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利用了其後的十個年頭。對於『革命權』的信仰，本來完全沒有什麼爭論的，然而北方發言人在內戰初起時指斥奴隸主的主要點，就是說他們竭力把他們發動內戰的真正企圖，掩藏在所謂和平退出聯邦這一做法的後面。這一點已由摩特萊（John Lathrop Motley）最清楚地表現出來了，摩特萊是荷蘭共和國的著名歷史家，他曾被林肯總統派往奧地利做大使。內戰爆發的時候，他曾寫了一封長信寄給倫敦泰晤士報，解釋聯邦的性質和內戰的起因。這封信，正如摩特萊於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四日寫給他的妻和女兒所說，『立即全部被轉載在波士頓和紐約的報紙，還加上贊許的詞句，』按照寇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摩特萊的通訊集的編者，同時是他的私人朋友）的證明，這封信在美國曾被『普遍地閱讀和贊許。』^③

摩特萊在這封信裏寫道，『大西洋兩岸，凡是血管裏有着盎格魯撒克遜的血液的人，決沒有一個會懷疑全體人民，或一部份的人民，有反對壓迫的起義權，要求對冤屈的賠償權的，也沒有人懷疑在毫無

正義可言的場合中，有執起武器來證明自由的神聖原理的權利的。英國人或者美國人很少會否認，政府的源泉就在於被管治者的同意，也很少有人會否認任何一種民族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管治自己。當沉默的同意變為兇暴的抗議時，革命就迫在眼前了。革命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它是被寫在我們種族的全部紀錄裏面的。英國和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連串的暴動和革命，加冕的皇帝不少是叛徒或篡位者。漢普登（Hempden）、平姆（Pym）、和克倫威爾（Cromwell）；華盛頓，亞當士和哲斐遜——全都是叛徒。沒有一句責備的話。但是這些人全都知道安排他們自己去做的工作，他們從沒有把他們的暴動叫做「和平的分離」。當他們推翻原來的權威的時候，他們是被權利的覺醒所支持的。但是他們正是要推翻它。他們意味着暴動，內戰，流血，無限的苦難，對他們自己和對他們的整個世代，因為他們要給被侮辱的自由和被屈辱的權利歡迎代替品。這樣子，就沒有比美國的革命權更清楚的東西了。①

毫無疑問，摩特萊是表現了整個北方的觀點。愛默生（Emerson）好幾年前，在一八五六年出版的英國氣質（*English Traits*）一書中，就已經說過本質上一樣的物事了。他寫道，在巴力門裏面，英國人民「已經發見了對於預自由作一種憲法上的反對。當朝廷和巴力門都在裝聾的時候，原告人可沒有閉嘴。他的防禦武器又平靜，又有耐性，都是不平的產物。但是，在這期間，他卻在積聚擁護者和金錢來支持他的意見，決定了假如所有辦法失敗了的當兒，革命的權利就要使用出來了。」②

美國卓越的演講家愛維萊特（*Edward Everett*）於一八六一年七月四日在紐約演講時，曾覆述了一次摩特萊的意見。愛維萊特打擊各州有權退出聯邦的論點。他舉出了一個有自主權的州（照他的意見）所能做到的許多事情之後，他也提到了它「有批准和通過政府憲法的權利，這部憲法之規定和建

立，不僅是爲了這一世代，而且爲了他們的千世萬代，僅僅服從於每一個政治共同體所具備的不可割讓的革命權。」「但是，」他在同一演詞裏面說下去，「反對和平分離的這種憲法上的權利，可以說等於浪費時間，因爲誰也不能否認革命的權利的；當這些起義的領袖們要求憲法上的權利時，他們是不惜努力把他們的運動當作憤激的人民反抗一個壓迫的暴君的政府底起義。」

但是對於美國『革命權』原則的這一貢獻底真正的民主本質，和奴隸領有主的叛亂底反動本質，卻在幾個月以前，早就被菲立斯（Wendell Phillips）所說穿了。菲立斯是波士頓的取消派，他的民主的堅定性和誠實性曾引起卡爾·馬克思的讚賞。菲立斯於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波士頓所作的一次演說裏宣稱，「決沒有一個政府是準備死亡的；所以就沒有退出聯邦的憲法權利。但是革命權卻存在着。獨立宣言規定人民（注意：人民）有權改變他們的政府，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這確實對他們的幸福有好處的話。這就是一種革命權」。總而言之，這是奴隸領有者的寡頭政權所不能夠要求的一種權利，因爲這種權利祇是屬於於人民的。這是一種屬於進步和自由的權利，永遠不屬於反動和奴役的權利。

這種權利是如此被大家所接受，使論壇報（工業資本家的機關報，恐怕也是內戰時期北部的銷行最廣的報紙），甚至認爲它是一種法理上的現狀，誰也沒有權利來強加妨害的。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一篇題名革命權的社論中，它宣稱道，「我們曾堅定不移地擁護斐遜關於革命權的說法——這表現在美國獨立宣言裏面的理論。我們會堅持，在具備這種權利而它又是適當地切實的地方，不必將一切都歸究於內戰的可怕。換句話說，一個集團有權這樣做的時候，另外一個集團就沒有權利加以禁壓

的。』內戰之後，革命權的傳統就已經完全轉入美國的勞工運動和農民運動了。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也是協調的。這一簡單的回顧，提供了充足的證據，證明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也是和民主傳統充份地調和的。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討論這個問題時——這個問題在當時是作為德國的一個實際政治難題而出現的——，也是完全處在這一傳統之內。『在整個歐洲裏面，』恩格斯寫道，『當前的政治形勢就是革命的產物。所謂法理基礎，所謂歷史權利，所謂合法性，都被困擾了多少次，或者完全被推翻了。但是從革命獲得政權的一切政黨和階級的性質上，要求革命所創造的權利底新的基礎，也應該被無條件地加以承認，而且應當被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革命的權利確實曾經存在過的——否則目前的統治者也不會有什麼權利了——可是從今以後，這權利就不再存在了！』①

一八八六年恩格斯重複了一次他的論點：『和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這一方面在一切情形下面和平的程序底胆怯抗議對照起來，事實上這樣的時代已經到了，這個時代表現出英國的大臣們（At-thorp, Peel, Morley, 甚至格列斯冬 Gladstone）為何替革命權說教，認為這是一種憲法上的理論——老實說，這祇是在他們站在反對派的地位時纔這樣辯護的；恰如格列斯冬後來對這毫不關心似的，雖然後來他還不敢否認有這麼一種權利——尤其是因為這種權利是用來反英國的，是來反這個卓越的着重法理的國土的。』②

在一八九五年，剛在恩格斯逝世前，他還強調了這一點。他寫道，『不必說，我們的外國同志們並沒有撤銷他們的革命權。然而革命權畢竟是實際上唯一的「歷史的權利」了，這是所有現代國家毫無例

外地以它爲基礎的唯一權利呢。」^{①②}

這個問題的本質，馬克思在一八七八年爲了回答普魯士政府控告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贊成使用暴力時，把它提綱挈領了。「歐倫堡實際上要說的——」馬克思宣稱道，「就是：向着目標作和平的發展，僅僅是走向暴力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後來從「和平」走向「暴力」發展的轉變，則是從理想的目標底本性給歐倫堡先生帶來的。在這場合，所謂目標就是工人階級的解放，加上被包括在這解放中的社會轉變。然而，事實是這樣子的：這種歷史的發展祇有當社會的執政者在一定時期內不曾把任何暴力的阻礙，放置在這發展的道路上的時候，纔可以作「和平」的發展的。比如說，假定英國或美國的工人階級能夠在巴力門或國會裏佔了多數，則它可以合法的地取消了妨害它的發展的一切法則和機構，它只能做到這樣的限度，即社會發展顯露了這樣的障礙。然而這種「和平的」運動，作爲那些對舊秩序關切者的暴動底結果，也可以轉化爲一種「暴力的」運動；如果這些舊秩序的關切者被用暴力加以粉碎（如在美國內戰和法國革命似的），那就是等於叛徒反對「合法」的權力。但是歐倫堡所說教的卻是那些握權的一方面用暴力的反動來反對發展的過程，和平地表面地進展，以便在登場的社會階級這一方面阻止「強暴」的衝突。這就是殘暴的反革命勢力打擊革命的「和平」發展底戰呼；老實說，政府是在企圖用暴力粉碎一種它所不歡喜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在法理上是毫無可擊的。這就是暴力革命所必需的導論。雖則這是一件很老的事情了，但它卻是永遠真實的。」^{③④}

① 李希頓貝格 (James P. Lichtenberger)：社會理論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紐約，一九二三，頁一九七。② 同上，頁一九八。③ 同上，頁二〇〇。④ 本漢姆 (Jeremy Bentham)：論

新聞自由及公共討論自由，倫敦，一八二一年，第三函，頁二三。③倫第 (A. Landy)：革命權——英國革命傳統 (The Right of Revolution—An American Revolutionary Tradition)，共產主義者 一九二九年，頁三六〇至三六八。④柯爾 (Arthur C. Cole)：五十年代初期分離權與南方 (The South and the Right of Secession in the Early Fifties)，密士夫必流域歷史評論，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號，頁三七六至三九九。⑤摩特萊通訊集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Lathrop Motley)，寇蒂斯 (George W. Curtis) 編，卷一，紐約，一八八九年，頁三七二。⑥摩特萊：美國內戰的原因，致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紐約，一八六一，頁十三至十五。⑦愛默生：英國性格，一九〇九，哈佛古典叢書卷五頁三五五。⑧愛維萊特 (Edward Evelett)：國內當前的大難題 (The Great Issues Now Before the Country)，紐約，一八六一，頁二四。⑨菲立士演講集 (Speeches of Wendell Phillips)：卷一，波士頓，一八六四年，頁四一〇。⑩恩格斯給貝貝爾 (Bebel) 的信，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通訊集頁四二七。⑪恩格斯給貝恩斯坦 (Bernstein) 的信，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恩格斯與貝恩斯坦通訊集 (Die Briefe von Friedrich Engels an Eduard Bernstein)，柏林，一九二五，頁一七九至一八〇。⑫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序。⑬馬、恩、與貝貝爾、萊卜克納西、考茨基及其他通訊集 (Briefe an A. Bebel, W. Liebnicht, K. Kautsky und andere)，莫斯科，一九三三，頁五一六至五一七。

四

民主與階級鬥爭 另一種概念被認為澈頭澈尾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常常被引用來證明馬克思主義

的不民主性質的，就是階級鬥爭的概念。這一點，也並不和民主傳統相違背，卻是這兩者之間最密切的接觸之一，同時又是這兩者的歷史連續性之一。政治平等，或者說取消階級特權，這在歷史上是現代民主的最初目標，可是它並沒有把階級對立撇開；正相反，它包含着階級對立，因為政治自由要求回家讓私有財產以它自己的方式自由活動，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與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相關聯的社會階級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就是資本與勞動的不平等，富與貧的不平等。自然權利的理論，為資產階級私有財產喚起了自然的制裁，因此，這就自動地遮蓋了它的後果——即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

階級鬥爭在年青的美國 這一點非常清楚地表現在年青的美洲共和國上——它剛剛建立了自由的政治組織。再沒有別的地方，比之獨立戰爭之後的美國，那樣清楚地宣布了階級對立的理論的了，再沒有比之創基派那樣清楚地宣布了階級對立的了。民主的美國是階級鬥爭的現代概念最優先的產地，這就說明了美國主要歷史學者之一史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在他的一九三六年刊行的美國史的新觀點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裏面所提出的意見底道理。

這就是和聯邦黨站在同一立場的所有派系，對於通過美國憲法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溫和派的領袖亞當士，也和任何一個聯邦黨似的，確信一個富有的階級是需要的，而且竭力要保護它的利益，使它免受窮人的侵害。和所有的聯邦黨一樣，他也說到保護窮人，使他們免受閹佬的壓迫，他也像聯邦黨一樣的想法，他深信政府應該由「聰明、富有和善良」的人們所治理，也應該為着這些人們。他接受了十七世紀哈靈頓的觀點，即認為以財富為代表的經濟權力，在整個歷史中間，是和政治權力在一道的。

亞當士曾對歷史，政治學和經濟學有過廣泛的研讀，他關於經濟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觀點，就是建築

在這上面的，作為這樣子的一個人，亞當士是贊成自然法則的理論的，他貪婪的讀着十七世紀英國共和派的著作，他崇拜約翰·洛克，他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生徒——亞當·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創立者；他是從洛克那裏取得自然權利的理論，雖然他排除了這種思想派別底理論上的分歧，把它們常做『神祕、奇聞和謎一樣的物事』^⑤。後來對馬克思了解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進行着的階級鬥爭，有很多貢獻的，也就是和這同樣的一些淵源。

馬克思與階級鬥爭，馬克思自己曾很清楚的說過，他並沒有發現了也沒有提出了階級鬥爭的概念。恰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對他的朋友魏德邁亞（那時住在美國，後來在美國內戰時代被林肯委任做軍官）解釋道：『就我而論，我決不能聲稱是我在現代社會中發現階級的存在和他們彼此之間的鬥爭的。中產階級的歷史家很久之前就已經描寫過階級鬥爭的進化，而政治經濟學家早已證明了階級的經濟生理學。』馬克思所會做的不過是證明了『階級的存在是和物質生產的若干階段相聯繫的，不過是為社會進化樹立了這一事實的意義，從而為工人階級得出實際的政治結論。』

正如馬克思後來所說的一樣，窮與富之間的對立的觀念，真是和歐洲文明一樣古老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隨着產業革命的發生，隨着工場制度和現代工業的興起，這一對立第一次採取了階級覺醒的勞資對立底形式。在英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完全分離，是採取着古典形式的。在法國，這種分離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後纔明白顯現。在美國，儘管它的階級構造富於流動性，但是當時的經濟本質上是農業性質的，加上工場制度的新建立，所以早在一八二七年，就出現了意識到本身階級立場和利益的一個獨立的勞工運動了。

所以在這一個時期裏面——這個時期就是在尖銳的社會鬥爭、革命起義、和新國家新社會機構的興起和形成之前半個世紀，這個時期也親身經驗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古典之家）法國（一八三〇年前後無產階級暴動的國土）甚至遼遠的美國（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的出發點和戰鬥的勞工運動底國土）勞資之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自然而然」以尖銳的階級分化和對立，和把歷史當做階級鬥爭的連續，來看社會了。馬克思不能撇開德國的民主鬥爭，來研究現代的社會，而沒有到處碰到這些鬥爭的證據。

作為一個年青的民主主義者的他，所立心要解決的問題，曾經由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揭示出來的；馬克思研究得越深，他就越認識清楚這個問題的真正性格。他爲了要瞭解現代社會的結構和勞動而讀的許多書籍，都引導他走向階級鬥爭。他讀過蒂里（Thierry）、米耐（Mignet）和基梭關於法國革命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把階級鬥爭描寫做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他讀過托基維伊、哈米爾頓和別的作家關於美國的著作，這些作家也都使他注意大西洋彼岸的民主底階級結構，也都描寫了階級鬥爭如何恰好在賈克遜領導下的民主實施它的最大的影響和力量的時候，達到它的頂點。他甚至不能重新評價黑格爾的歷史概念，如果不在那當中發現了對於階級的任務及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尤其是在美國——它在政治上最進步的形式）底確認。而當他浸淫到英國憲章派和同時代的法國共產主義，英法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文獻，最後浸淫在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的時候，那結論就更加不可避免了。書齋裏面的理論上的結論，只有證實了和深化了生活本身所呈現的圖畫底意義。而這幅圖畫證明了階級鬥爭不但對民主傳統完全不陌生，而且在歷史上是和它的最初開始就互相聯結在一起的了。

當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下去的時候，承認階級鬥爭的存在，並不就是認爲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不相

容的立腳點；事實上是，馬克思主義更往前指望着一切階級的最後取消，並且認為階級的取消就是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對於工人階級，這一目標的實現，是為着完全解放出來的一種必要的條件。

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關於「平等」的歷史分歧 這裏的差別就是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平等問題上的歷史分歧。在反封建的鬥爭中，資產階級為平等權利而奮鬥，因此它所要求的不是取消一切階級，而是取消一切階級特權，因為階級特權阻礙着資本的發展。這一平等概念代表着對封建條件的歷史性的進展，甚至使法國工人們會把它拿過來當做表現他們的要求。但是現代的勞工運動所期望的，卻超過階級特權的取消；它期望着一古腦兒把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取消。

爲了這個原故，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駁斥關於平等概念的任何皮相的應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批判了普魯東，因為普魯東認為平等是最上善，這祇有掩蓋住經濟和歷史的現實性^①。一八六九年馬克思又批判了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們號召「各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平等」^②。他指出了工人階級的要求，是取消一切的階級，而不僅僅取消一切的階級特權——取消階級特權不過是和推翻封建主義相關聯的一種任務罷了。一八七〇年前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動了反拉薩爾的鬥爭，因為拉薩爾努力用一些代表着資產階級民主要求的語句，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準確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概念。例如，他們堅持要使用「廢除所有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樣的句子，來代替「取消一切階級分別」，這就是非常有問題的。^③恩格斯反對它，立場是在於：這是一種很浮面的觀念，因為在生活條件當中，將總會存在着若干不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平等國土的標記，」他說，「是一種以古老的「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的皮相的法國觀念——這種觀念，在它自己的時代和地方中，當然是發展的一個階

段，但是，正如早期社會主義各派的一切浮面的觀念一樣，現在應該給克服過來了，因為這些觀點僅僅在人民的頭腦裏引起混亂，而一些更準確的描寫形式已經給發現了。」^①

如果工人階級的獨立任務，與民主傳統最初發生的時候沒有什麼關聯，那麼與它的發展就一定有關聯了。勞工在產業革命中之出現而成爲一個清清楚楚的階級，是伴隨了一種歷史的鬥爭，來保存組織成一個階級以防禦它的經濟利益底權利，並且作爲一個獨立的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爲實行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底理想而奮鬥。這一種權利，很久以來就被認爲是民主與民主傳統的不可分的一部份，是費了很大的代價纔贏得的，而在一八三〇年前後在法國、英國和美國已經建立得足夠使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的進化中認識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在這一點上，因此，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採取的立場的理論表現，不僅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條件底理論提綱。它並且在理論上記錄了在實際社會中進展着的物事，從而在活生生的勞工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它的全部的世界觀——而這勞工運動的收穫卻已進入民主傳統去了。

馬克思主義完全處在民主傳統當中，在提出了從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一個無階級社會底遠景時；在把工人階級當做一種社會力量，這種力量由於它的立場關係，必須在建立這個新社會中起領導作用時；和在把工人階級啓蒙和組織到成爲一個能夠以新的社會秩序代替舊的社會秩序底力量時，馬克思主義因此完全處在民主傳統當中。

① 史萊辛格 (A. M. Schlesinger)：美國歷史的新觀點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紐約，一九二六，頁四八。② 杜愛 (Manning J. Daver)：約翰·亞當士的政治經濟學 (The Political

cal Economy of John Adams)。見政治科學季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號，頁五四五至五七二。③同上。

④馬克思給魏德邁亞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通訊集頁五七。

⑤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英文，頁一九。

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通訊集，頁二五九。

⑦恩格斯給貝爾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通訊集，頁三三七。

五

民主與無產階級獨裁 所謂馬克思主義不民主的最後而又『壓倒』的『證據』，就是它所採取的無產階級獨裁的立場。一八五二年在給魏德邁亞的信中，馬克思曾否認了他發現諸階級的存在或諸階級在現代社會中的衝突，他繼續說道：『我所加的新意見如下：一、階級的存在是和物質生產的若干階段相吻合；二、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達到無產階級的獨裁；三、無產階級獨裁不過是取消一切階級和創造一個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底過渡期。』

白朗基主義底看法 由此可知，無產階級獨裁的概念，就是使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種種階級鬥爭的概念分別開來的一種基本的特徵。與此同時，顯然馬克思把無產階級獨裁認為歷史過程的結果，而不是以少數人的行動專橫地提出來的結果。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和白朗基主義（法國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絕然不同；白朗基主義相信工人階級的革命的黨可以靠它自己的努力來奪取政權，無需看整個工人階級準備到什麼程度。恩格斯把白朗基主義的本質，而從它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歸納成下面的樣子：『白朗基基本上是一個政治革命家……在他的政治活動中，他主要的是一個行動的人，他相信少數組織

健全的人，在有利的時候可以作政治上的突擊，於是用開初的一些成功，把人民大眾帶着走，由此而造成一種勝利的革命……白朗基假定說任何的革命都可以由少數的革命份子的爆發而造成，由這裏出發，接着就必然需要在成功之後實行一種獨裁。這，當然也是一種獨裁，不過這並非整個革命階級的獨裁，不是無產階級的獨裁了，而是少數起革命的份子的獨裁，而這少數人本身先前又是處在一個或幾個人的獨裁之下的。這樣子，我們就明白，白朗基是屬於前一個世代的革命家了。①

按馬克思主義的意見，因此，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經濟條件和必要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樣過程，同時也就迫使工人階級在最初的環境中取得政權以實行社會的社會主義組織的任務。換句話說，從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階級鬥爭，如馬克思所說，假如不走向無產階級獨裁，那就決不能發展到它的邏輯的結論的。因此，無產階級獨裁，並非無所代表的少數人底陰謀或叛變的結果，而是廣大羣衆為回答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而採取的政治行動的無可避免的結果。換句話說，政權從資本家階級（社會中的少數人）手中，轉移到工人階級（代表着並且領導着被剝削的多數人）手中，在這多數人已經準備了並且有了力量去取得政權的地方底環境下，這只是自然的過程而已。

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的更高形式 馬克思主義因此總是把無產階級獨裁看成民主的更高形式——因為無產階級獨裁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馬克思主義從沒有把無產階級看成民主的反面，也沒有把它看成與民主不相關；正相反，把它看是民主的充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在表面上的多數統治，掩飾了少數剝削階級佔有全國經濟力量的實際統治，和這比較起來，無產階級獨裁把政權放在人民的手裏，用它來防止資本家作經濟的獨佔，這樣子第一次使大多數人能夠統治。馬克思在描寫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

社時，他指出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深厚的民主本質，他之所以舉出巴黎公社，就是因為公社是他一生當中歷史所提供的唯一範例。祇要讀讀他關於公社的描寫，就可以看見馬克思如何把無產階級獨裁等同於民主的完全實現的情形了。⑥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主鬥爭 列寧是應用了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教訓的，在他的領導之下，社會主義給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建立起來。他把無產階級獨裁與民主兩者之間的理論關係和歷史關係，作如下的規定：『假如認為民主的鬥爭可以把無產階級撇開社會主義革命，或者可以使它失色，失去光澤，那將會是一個基本的錯誤。正相反，恰如社會主義如果不實現完全的民主則決不會得到勝利一樣，無產階級如果不發動一種多方面的、堅定的和革命的民主鬥爭，那麼它也不可能準備戰勝資產階級的。』⑦蘇維埃制度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進一步的發展。萬千的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把人民自主權的原則付諸實踐，從而建立一個真正正是屬於人民的和人民管理的政府。這些人民大眾打败了企圖征服和摧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希特勒納粹軍團，而他們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更證明了蘇維埃民主的真義。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 無產階級獨裁是一個科學術語，這個術語所規定的就是從資本主義轉化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存在着的政權底性格。這是以階級來科學的地說明被剝削的多數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許多部份人士的實際的相互關係。這就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士的統治。它簡直就是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來行動和說話。它規定了政權的條件和形態，在這下面，民主的基本概念，人民的自主權，都能夠真正的實現。至於資產階級民主，作為一種政權的形態，在表面上是人民自主權的行使，在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充份行使這一自主權，因為政府不過是社會性質和在社

會上佔着優勢的社會關係底表現。

誰也不能否認，民主傳統給人民以決定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和決定採取任何必需步驟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底權利。自然，祇有把人民的自主權認為是一種純粹的形式上的概念，而把實際的統治讓富有階級把握着的，纔會反對這種說法。但是到這田地，他們就不再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了。人民的自主權是民主傳統的最基本的政治概念；所有其他權利都是它的從屬，祇有和它有關的時候纔顯出價值來。而無產階級獨裁，則表現着握着政權的民主的多數人士之間底階級關係，而這祇不過完成了民主的中心概念罷了。

反對的論點 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論點，即說它不民主的，就是說，這一做法等於壓抑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和把資本家趕出政權。但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恰如它的歷史所曾表現出來似的，是和限制民主、壓迫民主同義的，即使它要保存它的外在形態；當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羣衆變成活躍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時，情形就更加如此。從它最初的反封建鬥爭開始的時期，資本就贊成它單獨的統治，或者說，贊成資產階級的統治。這在本質上即把普選的基礎放在財產資格上的意義——祇有作爲人民鬥爭的一種結果，尤其作爲一切勞動人民鬥爭的結果，財產資格的限制纔被取消了。事實是：即使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後，法國的資產階級獲得無限制的權力時，在法國當時一千七百萬人中祇有二十一萬七千是選舉人。即使英國資產階級在一八三二年贏得了選舉權之後，人民大眾有一個長時期還繼續被剝奪了選舉權。而即使選舉權終於被羣衆贏得了的地方，政權卻還依然主要的地是保護資本的利益的。就是像哈靈頓和約翰·亞當士之流的資產階級民主底早期理論家，也承認政權只能夠

是經濟力量的表現。

既有多黨政治纔能有民主存在嗎？所以，某一階級的統治，某一階級領導其他階級的這種觀念，即使是用資產階級的實踐來判斷，也並不和民主傳統作對的。可是其時又發展了一種理論，說是只有多黨能夠自由互相傾軋的時候，纔有民主存在。然而在各黨的鬥爭的背後，就是各階級的鬥爭，因為政黨只是社會階級表現。所以，上面的理論在實質上不過等於宣稱，只有在互相衝突的諸社會階級底社會制度下面纔能夠有民主；因而，只有在資本主義下面（生產工具是少數富有者的私有財產底資本主義），民主纔是可能的。可是，我們卻不能忘記，就是這少數的富有者，老是害怕民主，反對選舉，而普通人民，勞動羣衆就經常爲民主而鬥爭。所以，政權轉移到人民的手裏，把資本家排除出去的這一事實，只能夠意味着到達了這樣的條件，在這條件下面，政權畢竟是完全民主了。自然，從經濟的觀點看來，國家的經濟從少數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實行私人獨佔的手中，轉移到一切人民的社會公有，並且爲着一切人民而使用，這就不僅是民主的措施，而是民主的充份實現底唯一現實的保證了。

無產階級獨裁是處在民主傳統裏面的毫無疑問，無產階級獨裁是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完全不同的。但是能夠到達這一點，最初就是這個社會本身的發展的結果，而不是違背了社會發展的法則的。它是這樣的一種政權——它的階級性質保證了它在本質上的民主性質。如果像我們所曾說過的，承認階級鬥爭是處在民主傳統裏面的，那麼就一定可以承認它的無可避免的結果也是處在民主傳統裏面的，特別是因為這結果是人民的充份自主權底歷史性的實現，是形式上在法律面前平等，實質上在法律背後不平等，這一矛盾的消滅。口裏說着政治自主權是人民的權利，當人民從姿態轉到現實的時候，卻又譴責人

民，這簡直不是保衛民主傳統呢。

①馬克思給魏德邁亞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上揭書。②恩格斯：白朗基派逃出巴黎公社的稿領（The Program of the Blanquist Fugitives from the Paris Commune），見 *Der Volksstaat*, No. 73, 一八七四年。③馬克思：法蘭西內戰。④列寧：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六

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 馬克思主義和民主潮流的關係，例如和各種號稱民主的傾向的民主潮流的關係，最決定性的試驗莫過於民主傳統中最耐久的特性——即尊重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這一點了。

民主傳統主要地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傳統。人的價值是它的主要教義。因為，在以上的分析中，所謂「人的權利」，尤其是自由和平等，除非先確認了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種原故，愛和平，要保存人類，（但排斥所謂和平主義）就是這一教義的重要推論。尊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作為另一個推論，就包括了憎恨種種形式的頑固，憎恨種種形式的種族上和民族上的排外主義，憎恨種種使人類低賤的限度；隨着這，就必須推進科學、文化和藝術，以及所有能夠使生活豐富，使人類高昂的物質工具和精神工具。

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現代生產力的強大發展，給人文主義的傳統和氣質提供了基礎。

這就是種種實際進展的堅實基礎。人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生產力量，在民主傳統中佔着首要的、高於一切的意義；這些力量的發展對於民主傳統的完成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承認生產力的增長的重要性，

即承認人類在經濟狀況的基礎上劃分為各社會階級的歷史上的暫時性，這種劃分在歷史上是被生產力和科學知識的發展所廢棄了。所以，本質上屬於人類的觀點，並不將人民祇看成經濟範疇和條件的一種表現，而首先把它看成人類，這一點就包括了：承認階級社會並非歷史發展的終局，而為着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完全是人類的社會的鬥爭，十足是處在民主傳統裏面的，當然它是民主傳統的最高表現。

馬克思主義就是民主傳統最進步的表現 根據這一軌範來判斷，**馬克思主義對於民主傳統就具有最深切的關係**；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就是民主傳統最堅定和最進步的表現**。**馬克思**是從青年黑格爾派批判宗教所達到的思想水準，開始向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他說道，「終局到達了這樣的理論，即認為人是人類最高的存在，因此就必須推翻所有使人變成、卑下無知的存在底條件——描寫這些條件，決不能勝過一個法國人聽見要徵收狗稅的場合所嚷出來的句子了，他說：「可憐的狗呀；他們竟要把你當做人呢！」」

「人是人類中最高的存在」**馬克思**超越了這一立場，與其說他是終止於人是人類中最高的存在這種理論，還不如說他開始了這一理論。作為一個實踐的民主主義者，他是具體地關切他的祖國的幸福，他努力去尋求並且終於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即，人怎麼樣才能夠從他的「卑下無知」的狀況中解放出來呢？這種狀況就是一八四〇年前後德國環境的特色。「解放德國唯一實際或者可能的方法就是，」**馬克思**這樣說，「以人爲人類最高存在這一理論爲立場的一種解放……在德國，如果不撲滅種種色彩的農奴制度，是決不能夠說根絕了農奴制度的。……」**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僅僅把人看做自然的一部份，**馬克思**卻更把人看做社會的一部份，他把社會在它的經濟連同它的階級與階級關係中加以解

剖，並且去了解人的解放底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馬克思了解「恰如野蠻人必須爲着備足他自己的需要，爲着自己的保存和自己的再生產，跟自然作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如此，不論那是什麼形態的社會，也不論生產方法如何」^①。他看到了在人本身的進化之旁，他的需要增加了，而滿足這些需要的生產力也在增加了。他在承認人的個性不能離開它的存在底物質條件而單獨發展，他在物質上的生產力的增長中，在產業和科學的增長中，看到了人完全主宰了他對自然和社會的關係底基礎。

個性的充份發展 這樣子，馬克思發現了人的個性充份發展底條件，把生產力的無束縛的發展，樹立爲進步的客觀規範，因爲它給個人的最高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因而也就提高了唯一現實的基礎。**李嘉圖**（Ricardo）曾經把生產力的無束縛的發展當做他的主導原則；因爲這，馬克思認爲李嘉圖倒是一個科學的經濟學者，與馬爾薩斯的庸俗的論辯完全不同。^②雖然李嘉圖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來應用這一原理的，馬克思卻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來應用它，——這一階級（無產階級）由於它在社會中的立場，是應該從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無拘束的發展中獲得最多；有了這樣的差別，在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中，馬克思看見了取消階級的條件，看見了生產力的發展與人類的幸福相對立的條件，看見了人種能力的發展和個人的更高發展之間的對立的條件；一句話，看見了人類本性的豐厚作爲它自己的標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傳統的有機關係 這個目標就是真正的人文主義的目標，生產力的增長把它推動，而生產力的增長也就領導馬克思對於自由概念的了解——這一點是民主傳統的心臟，也是一切進步人類的希望。充份的自由——馬克思認爲——在必需和外在效用所駕駛的工作停止的時候纔會開始的。

但要到達這一點，就必須「使人在他們的社會關係中，這些聯合的生產者，能夠調整這種跟自然的物質的交換，而且用一種合理的態度，把它放置在他們的聯合管轄下，而不是由它統治，也不是被它壓制」的目的力量所統治；這必須用最低限度的能力消耗來進行，同時必須適應人類的本性和對人類本性最有價值。然而這依然是一種需要的領域。人的力量（這可以稱為獨立的目的）的發展，是開始在這之外的，在這裏，自由的真正領域，纔能夠在需要的領域做基礎而興盛」⑤。

還有比這更確切的歸納和說明馬克思主義對民主傳統的有機關係的麼？

⑤馬克思：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序。⑥同上。⑦馬克思：資本論卷三，英文版，頁九五四至九五五。⑧馬克

思：剩餘價值學說。又參看資本論第一卷。⑨馬克思：資本論，卷三，頁九五四至九五五。

第九章 近百年來的民主運動

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兩者之間在歷史的相互關係。然而在一般的民主潮流中，來考察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卻僅僅是故事的開端。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在近百年來的關係，即從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出現，到構成這一問題的真正歷史底目前的關係。自然，即使是一種史綱吧，也就已經需要厚厚的一本著作了。然而，在放下這本書之前，讀者起碼要知道這一段歷史的幾個主要階段的簡單綱要，尤其是因為就是這一段歷史，提供了這個問題的試驗，證明了這個問題的基本的世界意義。

一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意義 由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所預示的民主鬥爭底歷史任務，是在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爆發和失敗中，表示了它的下一步的主要發展。這就是在歐洲還要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次新的和更大的部份。革命重又一次最初在巴黎爆發，很快就蔓延到維也納、米蘭和柏林，把整個歐洲，一直到俄羅斯邊境，捲到民主運動裏去。是一八四七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給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和衝擊力。可是，恰如在一八三〇年似的，這一回在一八四八年也一樣，反封建階級的民主鬥爭，如果在反封建陣營裏面，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爭取政權的鬥爭出現的話，這種民主鬥爭就不再

能夠進行的。

起先，工人們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打擊共同的敵人。但是資本家們却只關心着如何爲他們自己獲取政權，却不滿意工人們所提出的社會要求。因此，推翻路易·菲立的高壓君主政權底二月巴黎革命之後，緊接着在六月裏就有巴黎的工人階級起義。資產階級被嚇得很利害，竟跑回去要他們所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動勢力的武器作掩護；他們的例子就被歐洲其他的資產階級所學樣了。

共產主義宣言 然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顯示了現代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各國的工人階級的黨，第一次提出了社會秩序的經濟底要求，並且接着提出了取消工資奴隸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的要求，他們提出的辦法就是由社會佔有生產工具。不錯，即使是在巴黎，還不大清楚究竟要採取什麼道路，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所以這些運動，大部份還是本能的和自發的運動。雖然如此，這一要求尖銳地把新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從一切各式各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分別開來，也一樣的從一切公有的混亂觀念分別開來——這種混亂的觀念就是早期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和自發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特徵。這一新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中最進步的一部份就是馬克思主義，它的最初的偉大文獻，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夜所寫的共產主義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科學的地建立了並且光輝的地公式化了這個要求，而且爲它的成果指出了一條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德國羣衆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參加了德國在一八四八到四九年的革命羣衆鬥爭。他們把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看做工人運動的勝利底一個條件。但是他們知道德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從頭就打算出賣人民的階級，是一個從頭就打算與舊社會的代表們妥協的階級。事實上，三

月革命一爆發，他們就馬上回到德國來，其時，他們就發見人民從封建主們奪取出來的權力，已經轉入『傳統的地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手中，這些大資產階級因為害怕人民的原故，實際上已經和反動勢力訂立了保護性質的同盟，以便『消滅』革命。資產階級，如馬克思若干年後所說，『寧願和奴隸制度講和，也不願看見自由鬥爭的遠景。』^⑤

民主的機關報：新萊茵報 德國無產階級對於它的利益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之間所存在的深刻矛盾，只有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它還是毫無組織的，而實際上在這時候也不可能建立獨立的組織。所以它採取了資產階級極左翼的立場，在革命中構成了最進步的民主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回到祖國就立刻創刊的新萊茵報（日報），就是在這種形勢的基礎上編輯的，所以這個報的副標題用了『民主的機關報』這幾個字。但是，在民主的一般陣營裏面。當然，這也就是代表了德國當時的民主運動中的無產階級立場底唯一報紙。

這一點是和共產主義宣言裏面所規定的綱領，原則相符合的，宣言裏說，共產主義者為達到工人階級當前的目標和暫時的利益而鬥爭，但是在目前的運動中，他們也就代表着和關切着這個運動的未來。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整個民主陣營裏的一部份，却同時沒有放棄他們的階級身份。事實上，他們努力要創造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一個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階級意識的黨，這個黨是從其他許多政黨獨立出來的。他們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勝利和向前發展底決定性的保證，因為別的民主階級力量底猶疑和幻想已經使這一民主革命陷入危機了。

他們當時贊成一個這樣的政府；它以革命的人民做基礎，它將毫不遲疑地鎮壓革命的國內外敵人。

像這樣子的一個民主政府，必然爲無產階級開闢了一條道路，讓它靠着社會主義革命，把民主革命帶到它的終點。

無產階級於一八四八年六月在法國的起義，以及資產階級跟民主、封建反動勢力的聯盟，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偉大的決定性的鬥爭終於來到了，並且使他們相信「這一鬥爭必須在單一的漫長的，和多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但是這個鬥爭却只能以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而結束。」但是在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修改這種估計了。

當時歐洲的經濟發展情況 當時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取消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在一八四八年之後，廣泛的產業膨脹確實是開始發生了，大工業也真正的開始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俄羅斯生根了，而德國則在其後的五十年間變成一個主要的工業國。恰如一八四八年的經濟恐慌給緊接着而來的革命，提供了物質上的衝擊力一樣，由一八四八年下半年後逐漸開始回復的工業繁榮，到一八四九和一八五〇年到達了飽和的發展，從新復活了歐洲的反動勢力，這對於革命的失敗被證明了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性質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歷史經驗，以及後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出來的戰略和戰術，被證明了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中，其後又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澈底地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至四九年這個時代的工作和作品，加上接受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歷史教訓，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列寧纔規定了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的任務，和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有機聯系和連續性。

●恩格斯：法國西階級鬥爭序。●同上，頁一七三。●列寧：卡爾·馬克思，列寧選集卷十一，頁四〇（英文本）。●恩格斯：法國西階級鬥爭序。

二

一八六一——六五年的美國內戰底性質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接着而來的就是歐洲十年間的反動。其間在大西洋的那邊，一個巨大的鬥爭正在成長中，這就是作為動產的奴隸制度和工資勞動制度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以一八六一年至六五年的美國內戰為其頂點。美國和歐洲一切的反動力量，都圍繞在奴隸領有者的寡頭後面。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和民主力量，都來支持美國政府和林肯總統。他們曉得奴隸領有者的勝利，對於進步將是可怕的打擊，並且在未來的數十年間，將會加強世界各地的反動力量。工人們了解他們自己的自由是在千鈞一髮當中了；他們把馬克思所規定的深刻底真理，即「工人塗上了黑皮膚是不能夠解放為白皮膚的」。

美國內戰的世界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頭就認識在美國進行的鬥爭底世界意義。他們會非常熟悉美國的情形，他們會密切地關心着美國的發展，尤其是在一八五二到六二這十年間，這個時期，馬克思是紐約論壇報 (Tribune) 的歐洲通訊員。他們認為南方是這樣的一種寡頭政治，「它居然敢於把奴隸制度寫在武裝叛亂的旗幟上，這在世界史裏是第一次。」●他們知道美國人民正在面對着一次巨大的歷史性的危機，在這危機當中，連美國人民的存在也千鈞一髮了；他們雖然沒有對北方的最後勝利失掉信心，但是聽見了南方最初勝利的新聞時，却憤憤不平的說，「怎麼只有一半人口的寡頭統治會有巨大

的，不中用的，無助的民主政治一樣的強呢。」^①馬克思嚴正的批評英國官方報紙的態度，這些報紙在過去，「曾用他們的反對奴隸買賣這種偽善來困擾世界，」但現在呢，却巴不得立即就去支持奴隸領有了。他抨擊英國資產階級的行為，拿它來跟英國無產階級對美國北部的同情來對照。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宣稱，「英國的中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從來沒有像在大西洋彼岸進行着的偉大門爭中，那樣無恥地污辱自己的了。另一方面，英國工人階級在美國內戰時期，所受的苦難是最巨大的，却從不曾顯得比這一次更英勇，更高貴，如果一個人像我一樣洞悉了在這裏（倫敦）和在曼徹斯特所進行的一切勾當時，這一切就更加值得贊揚，他們手裏面唯一的大報——無賴之徒雷諾的報紙，現在已被美國南部所收買了；同樣他們最重要的演講者也被收買了。但是一切都是枉然的。」^②

英國工人階級援助美國民主 英國的工人階級，在防止英國的貴族政府把英國投入奴隸領有主這一方面，從而保證美國民主的失敗這一點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儘管有這樣的事實，即：由於美國棉花停止輸入，使英國的紡織工業全都停頓下來，在這當中，工人們是最主要的受難者。但是他們卻從沒有躊躇過用全力支持林肯，並且破壞英國統治階層的反動計劃。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一種歷史性的服務。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的領導人物（這個協會的總部是在倫敦），他們曾對英國勞工運動給予重要的影響。一八六四年組織的第一國際，就是六十年代初期，勞工運動復活的結果。這個組織把美國北方的事業作為它自己的事業。在馬克思所寫的一個賀電裏面，它向重被選任了美國總統的林肯致敬。

「因為閣下被大多數人民擁戴重任總統，我們向美國人民致賀。」馬克思寫道，如果說對於奴隸制度的反抗，是閣下初選所保留的箴言，則閣下重任總統的勝利戰呼，就是「消滅奴隸制度」。從美國這

一巨大鬥爭開始的時候起，歐洲的勞動人民，就本能地感到星條旗所帶着的就是他們這一階級的命運……當……反革命……保持奴隸制度，把它作爲一個有利的機構，認爲這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這個巨大問題唯一的解決，而宣稱人的財產就是新祭壇的基石；其時，歐洲的工人階級，甚至在南部聯邦（Confederate）貴族底上層階級底狂妄還沒有作出陰險的警告之前，就立刻明白奴隸領有主的叛亂，即是爲財產的反勞工十字軍，敲起了警鐘；就立刻明白，勞動人民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大鬥爭中，他們對於未來的希望，甚至他們過去的所得，都是在千鈞一髮了……

『歐洲的勞動人民確切地感到，恰如美國獨立戰爭是爲中產階級的登場，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似的，美國反奴隸制度的戰爭，也將會爲工人階級開闢一個新的時代。他們確切地認爲這樣一個時代快要到來了，認爲工人階級的誠實底兒子——林肯的命運就是領導他的國家，通過無可比擬的鬥爭，來拯救一個被束縛的種族，和重建一個新的社會了』^①。

不僅是在英國，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們活躍地爲保衛美國民主，反抗反動勢力的突擊而鬥爭。就是住在美國的馬克思信徒，例如一八五一年到美國來的魏德邁亞（Joseph Weydemeyer），也立刻支持聯邦，把工人運動團結在保衛聯邦這一點上，同時響應林肯的入伍號召。魏德邁亞和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做了軍官，在戰場上表現了英勇。馬克思主義者們清楚地了解美國民主的資產階級性；他們知道南部寡頭統治的敗北，將會給北部的資本家底膨脹和致富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也明白保衛民主的歷史意義，也明白即使是在有限的形式下，打擊反動勢力推翻民主的企圖底歷史意義。

① 馬克思：資本論，卷一，頁三二九（英文本），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美國內戰（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林肯書。③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全集三集卷三, 頁一〇八至一一〇。④馬克思給拉薩爾(Lassalle)的信,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見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Lassalle und Marx, 柏林, 一九二二年, 頁三八八。⑤致林肯書。

三

法蘭西內戰 美國內戰結束後六年, 一次新的內戰在巴黎爆發了, 在這次內戰中, 直接的對立者是資本與勞動。在美國內戰中, 「資本與勞動會聯合起來, 反對給人的財產所作的犬儒的辯護。但是即使在這裏, 反抗財產勞動制度最堅定的戰士, 還是勞工和獨立的農民羣衆。他們不僅爲保存聯邦, 爲取消奴隸統治權而鬥爭——這就是北部資本的主要目標; 他們也把第二次美國革命推向前一步, 到達的邏輯的結論, 即取消了奴隸制度。」

在法國的內戰中, 資本卻和外國敵人聯合一致, 來粉碎工人階級的民主希望。拿破崙三世和他的軍隊在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中的敗北, 給共和革命開闢了一條道路。但是由於一七八九年以後法國的政治經濟發展, 巴黎的地位變成這個樣子, 即, 在五十年間沒有一次革命不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 這, 正如恩格斯所謂, 沒有一次革命是「沒有無產階級的, 無產階級用它的鮮血贏得了勝利, 提出了它自己的要求」。但是如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一樣, 資產階級重又一次企圖奪取政權。即使在那時候, 隨着普魯士軍隊迫近巴黎, 法國的工人階級竟至於準備容忍這種奪取, 只要它能夠有利於衛國戰爭這唯一的目的。但是爲了要保衛巴黎, 就必須把工人階級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政府不但沒有這樣做, 反而因爲害

怕工人武裝的原故，秘密企圖偷去巴黎國衛軍的大砲，這是把巴黎出賣給敵人的陰謀底一部份。當工人們眼見在民族責任和階級利益之間的衝突中，政府已毫不躊躇地轉變為出賣民族的政府，這時，巴黎的工人就執行了一次成功的起義。工人執政達兩個月之久，建立了巴黎公社，大多數的巴黎中產階級，店主，大小商人，都支持這個政權，只有富有的資本家例外。

巴黎公社本質上是一個工人階級政府 巴黎公社，正如馬克思所宣稱，「本質上是一個工人階級政府，這是生產者階級對佔有者階級的鬥爭底產物，這樣的一種政治形態終於發現出來了，在這種形態下面可以使勞工在經濟上得到解放。」巴黎公社「要把個人的財產變成真正的個人財產，方法是把生產手段、土地和資本（現在主要的是用來奴役和剝削勞工的手段），轉化為自由和聯合勞動的單純工具。」巴黎公社接着粉碎了作為壓迫工人階級的工具底舊的政府機構，樹立了由人民直接治理的澈底的民主政府。

巴黎的工人們推翻了作為有財產階級統治的機關底前政府，得到了全體人民的支持，用一個真正代表他們的權力，來代替一個假裝代表他們的權力。這一點在巴黎公社的構成、骨節和職權上表現得很清楚。巴黎公社是由工人的直接代表所組成的，這些代表任期很短，而且任何時候如果他們忽視了選民的願望時，就隨時可以被召回。這些代表並非在他們的選舉人頭上的一種權力，而是和別的工人一樣，拿相等的薪水，和任何公民站在同一立腳點的。他們以立法者的資格，按照他們的選民底意見通過法律，同時，他們自己卻必須實行這些法律。因此他們在公社內絕不能形成官僚，也不能形成具有特權的一部份。他們的職權上的條件，他們的職權所定下的目標和所為着的利益，使巴黎公社變成直到那時為止的

社會從未達到過的最堅定和最高的民主形態。這個認真地民主的政府，這個真正屬於人民的主權和自治權，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這是取消階級到達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底過渡階段。

公社的建立充份地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革命的科學分析，儘管公社主要地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產物，那時候並非由馬克思主義的黨所領導，而是被普魯東派和白朗基派所領導——這些人難得說他們具備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容的。

資產階級勾結外國勢力粉碎巴黎公社，但是和敵人勾結，準備出賣巴黎和整個法國，還沒有因為叛背民族而衰縮的資產階級，這時卻一點也不躊躇，就靠了普魯士的幫助，發動了一次新的內戰來打擊巴黎的共和政府。他們靠了兇暴和恐怖統治，終於粉碎了巴黎公社，這些恐怖政策卻使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流血比較起來渺小不堪了。

巴黎公社的歷史教訓 巴黎公社向全世界給出了無產階級民主執政的最初一個範例。關於政府的任務和性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巴黎公社曾提供了偉大的歷史教訓。巴黎公社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宣言裏面所提出的一般結論；但是毫無疑問，它也建立了這樣的事實，即工人階級單單支配了原來的國家機構，要它為工人階級的目的而服務，這還不能贏得充份民主的鬥爭的；而且一次人民的革命決不能夠僅僅把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從剝削階級轉移到被剝削階級，而必須把它先行破壞。資產階級用來鎮壓巴黎公社的殘暴手段，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稱讚，同時解救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這用鮮血證明了國家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僅僅是維持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而已。

巴黎公社的經驗和在它短短的生存期內所採取的不可避免的手段底邏輯，也使法國的工人們確信，

只有馬克思主義纔能給社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一個基礎。因此，公社失敗之後，普魯東派和白朗基派在法國工人階級中失去了主導的力量，而馬克思的理論卻佔了優勢了。

●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

四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和接近尾聲了：平靜時期。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這之間的幾十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中，構成了一個明確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成熟，並且在西方接近它的尾聲了。從一八七二年開始，並且一直繼續到一九〇四年的新時期，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階段。產業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時代是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到達了最強烈的發展）正在讓位於獨佔資本——帝國主義了。從一八七二到一九〇四年這一段期間，是以它的『平靜』性質，是以沒有發生革命，而與前一階段分別開來的。恰如列寧所指出，『西方已經結束了資產階級革命。東方資產階級革命卻還沒有成熟。西方進入了一個『平靜』的準備時期，準備未來的轉變時代。本質上屬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黨，到處都組成了，這些政黨學習着去利用資產階級的巴力門主義，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日報，他們的教育機關，他們的職工會和他們的合作社。馬克思的教訓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並且伸張了它的寬度了。無產階級力量的選擇和集積底過程，以及準備作擺在前面的鬥爭的過程，緩緩地但是堅定地進展着了』●。

帝國主義時期和機會主義者對民主的幻想 帝國主義是在一八九八到一九一四年之間充份地發展了

的，它在準備着作一次分割世界的巨大鬥爭。這一次世界鬥爭的日益臨近，是以一八九八年的美西（班牙）之戰，一九〇〇年至〇二年的英波（Anglo-Boer）之戰，和一九〇四年至〇五年的俄日之戰帶來了信號。無論什麼地方，儘管與羣衆的社會主義運動保持「巴力門的調處」，但是新的獨佔資本家階級卻已經充份地控制了國家權力。在一八九〇年前後，作爲這些發展的反映，尤其是作爲在領導性的帝國主義國家裏面生長起來並且因爲工人階級大部份的貧困和殖民地羣衆的超級剝削而享有比較有利的地位底勞工貴族的反映——在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一種右派的機會主義生長起來了，他們企圖去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並且要把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轉變爲一種純粹的單純的改革運動。機會主義者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懷着幻想，他們發揮了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底論點，堅持着說工人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的保存，得到充份的民主，從而逐漸走向社會主義。改良主義者不但看不出巴力門主義的增長不能取消階級鬥爭的條件或必要性，它只能把更多的羣衆捲入鬥爭，他們反而把社會主義運動當前的收穫，當做民主勝利的證據。他們否認了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他們打算使無產階級離開形成中的社會主義革命。

更高形式的民主 對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和腐蝕階段——唯一的歷史回答，就是一種更高形式的民主：即以工人階級跟農民大眾和城市窮人聯盟的政權爲基礎的社會主義。但是機會主義者拒絕承認民主的保存和民主的伸展到更高形式，必須依靠階級鬥爭發展到它的歷史結論。歐洲已經爲社會主義準備好了，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正在準備着戰爭和革命的一個新時期，馬克思主義運動裏的機會主義唯一的效果就是，在意識上解除工人們的武裝，而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危機真正到來的時候，給他

們準備了敗北。

俄國：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到十月革命 這種危機的最初信號就是俄國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幾年之後，民主革命就在土耳其，中國和波斯爆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着就是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個工農共和國的建立，社會主義運動因機會主義的分裂，使革命在西方敗北。祇有在俄國，由於布爾塞維克發動了反機會主義的堅定鬥爭，加上他們完全精通了由列寧所發展了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纔使無產階級革命得到了勝利。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深刻的歷史性的勝利。這一勝利顯示了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的貢獻底世界意義。「不怕誇張的可以說，自從恩格斯死後，精通的理論家列寧，以及在列寧之後，還有斯大林和列寧其他的學生，變成了唯一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以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的新環境所得到的新經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已經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它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新環境中底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得到勝利的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布爾塞維克黨，如果它的領導人物不會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果他們不會學會把這種理論成爲行動的指南，如果他們不會學會用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得的新的經驗來豐富馬克思主義，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話，這個黨是不能夠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得到勝利的。」

• 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 (Marx-Engels-Marksm)。① 蘇共黨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英文本，頁三五八。

五

蘇聯的存在與全世界的民主鬥爭 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革命開闢了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從此之後，蘇聯的存在，對於全世界的民主鬥爭，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所有爭取真正的民主的人們，團結在它的周圍；所有反民主的人們都反對它，資產階級民主不再能夠表現而為民主的最高實現。它的限度和它的階級本質，現在已經比之任何時期更加突出了，因為它的對照已經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存在。資產階級民主當然不得不對俄國的無產階級民主，在它的態度和行動上，表示它的真正的資本主義性質了。

獨佔資產階級企圖在法西斯獨裁和戰爭中消滅民主 獨佔資產階級是比之被巴黎公社所嚇怕的資產階級，強上千萬倍的，甚至比之它的前驅者更加堅決地要阻止人民取得權力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獨佔資產階級不得不陰謀打擊民主的存在——即使是最有限度的和資產階級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力量儘管有帝國主義的干涉和陰謀，依然在蘇聯增長；還有一九二九至三三年史無前例的經濟恐慌，瓦解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把它帶到災難的邊緣；這一切嚇壞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它害怕滅亡在人民的手裏——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敵對使這滅亡更加殘酷，——所以它企圖在公開的法西斯恐怖獨裁和戰爭中找尋出路。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戰犯審判，提供了文件上的證據，證明德國資本家階級曾在德國組織了和資助了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決心防止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的經驗，使

它不再能夠威脅他們的統治。即使資產階級民主的形態或多或少給保存着的地方——譬如在英國和在美國，大資本家會資助和鼓勵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他們這樣做，就是爲了要阻止這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並且把它造成進攻蘇聯戰爭中底一個矛頭。

祇有在蘇聯，民主纔有很大的發展。這其間，祇有在蘇聯，真正的民主纔有很大的發展，這表現在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憲法上——斯大林憲法紀錄了民主在實踐上的充分收穫，保證了工作、社會安全、教育和休息的權利，也保證了免于剝削和免于民族或種族不平等的自由。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實現充份民主的這些條件是缺乏的，而在這些民主權利真正存在着的地方，對於羣衆來說，實際不過是形式上的權利，而且僅是名義上的權利；和這比較起來，蘇維埃民主卻是實際地保證了羣衆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準的提供，保證了人的個性和尊嚴的發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一九三三年以後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的增長，是新的世界戰爭已在準備中的一個信號。一九三六年，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第一次試驗了它的強度。到了一九三九年，在獨佔資本的代表們的反蘇政策支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法西斯德、義、日連同他們的附庸國，被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所支持的英美蘇聯盟所擊潰，這一事實給民主和進步形成了一次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這一勝利，爲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封建殘餘還佔優勢的國家裏底完成，和爲着在歐洲全部國家裏面消滅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源泉的獨佔資本，創造了條件。但是這一次勝利卻沒有把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和英國）裏面底獨佔資本力量摧毀。

美國發展而爲反民主的中心 美國在建立世界反動勢力當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表現出自從哲斐

遜，賈克遜和林肯的時代以來美國民主的巨大的歷史變革。一直到美國內戰的結束爲止，這個共和國曾經一直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中心。內戰後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支配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大托辣斯和大企業的興起，打好了基礎。工人階級和城市鄉村的下層中產階級，受到大獨佔資本家們的強烈剝削和統治，因此，在上個世紀的末葉，羣衆運動就採取了工人和貧農聯盟的形式，這就是衆所周知的人民黨運動（Populist Movement）。然而，人民卻還不能夠阻止資產階級把美國導入第一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戰後美國作爲世界上最有力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出現。但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給羣衆的新的民主力量打下了基礎。儘管他們還不能夠震撼獨佔資本的權力，但他們卻可以在一九三二到一九四四年間（即羅斯福任總統的期內），得到了重要的民主成果，尤其是在勞工組織上，並且對立法和政府的政策有所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給美國的民主運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時期，獨佔資本加緊勒緊它對國家權力、政府和政府政策的束縛，並且發動了對勞工和人民的攻勢。

歷史賦與這一世代的課題 爲摧毀法西斯的最後殘餘而鬥爭，爲加強和建立從反法西斯戰爭中興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而鬥爭，爲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萬千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發展打開一條道路而鬥爭，爲拯救世界，使它不致於陷入新的反動和戰爭的恐怖而鬥爭，還有爲保證社會主義在偉大的蘇聯得到安靜的發展而鬥爭——所有這些，都是歷史放置在人類這一世代面前的艱巨課題。這些課題只有在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纔能夠解決，因爲獨佔資本是民主和進步的敵人。而在這一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將永遠站在前線，因爲它是進步的利益和人類最堅定的民主願望底體現和表現。

研究書目舉要

一 歷史

I. 通史

羅切斯特 (Anna Rochester) : 資本主義的性質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無中譯本，英文本在紐約國際書店出版。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

中譯本有多種。可以買到的是張仲實譯本 (生活) 。

英譯本在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及紐約國際書店刊行。

II. 美國史 (下列諸書，均無中譯本)

摩萊斯 (Herbert M. Morais) : 美國自由的鬥爭：最初二百年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Freedom: The First Two Hundred Years) 。

法蘭克林 (Francis Franklin) : 美國的興起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

哈代 (Jack Hardy) : 第一次美國革命 (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

馬定思和恩格斯：美國的內戰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

-III. 英國史

福納 (Philip S. Foner) : 美國勞工運動史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

恩格斯 : 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

庫辛斯基 (Jurgen Kuczynski) : 大不列顛的勞工狀況 : 由一七五〇年至現在 (Labor Conditions in Great Britain : 1750 to the Present) 。

賈克遜 (T. A. Jackson) : 英國自由的審判 (Trials of British Freedom) 。

林德賽 (E. Rickward & J. Lindsey) 編 : 自由手冊 (A Handbook of Freedom) 。

IV. 法國史

馬克思 : 法國西階級鬥爭 :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馬克思 : 龐那巴特的霧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

中譯本，中國出版社版。收於拿破崙戰爭選集。

馬克思 : 法國西內戰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

馬克思 : 給古格爾曼的信 (Letters to Kugelmann) 。

迪德洛 (Diderot) : 自然詮釋 (Interpreter of Nature)

丹東 (Georges Jacques Danton) : 演說集。

馬拉 (Jean Paul Marat) : 演說集。

羅伯斯庇亞 (Maximilien Robespierre) : 演說集。

V. 德國史

艾斯勒等 (Gerhart Eisler, Albert Norden, and Albert Schreiner) : 德國的歌物：歷史的指南 (The Ieb-son of Germany: A Guide to Her History)。

德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ff) : 獄中通訊 (Letters from Prison)。

恩格斯 : 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中國本，改名革命與反革命。

恩格斯 : 德國農民戰爭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魏爾石 中國本，生活。

VI. 蘇聯

聯共黨史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中國本，英譯本。

斯大林 : 十月革命 (The October Revolution)。

VII. 西班牙

馬克思和恩格斯 : 西班牙的革命 (Revolution in Spain)。

二 理論

列寧選集 : 列寧文集 (二卷本，有中譯，莫斯科版)。

馬恩選集（二卷本，英譯，莫斯科版）。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王亞南、鄒大力譯，讀書出版社）。

恩格斯：反杜林論（吳黎平譯，生活）。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杜畏之譯，神州）。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鄒沫若譯，神州）。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張仲實譯，生活）。

斯大林選集

德米特洛夫：統一戰線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馬克思：第一國際的基礎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恩格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列甫：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

列甫：國家與革命

列甫：民主革命中的社會民主黨兩個策略

本書人名及專名對照表

- Abolitionism 廢止奴隸制度派〔美〕
Adams, John 約翰·亞當士(1735-1826)〔美〕
American Civil War 美國內戰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國獨立宣言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國革命
Ames, Fisher 亞梅士(1758-1808)〔美〕
Anglican Church 英吉利教會
Anti-communism 反共
anti-thesis 反題
Aquinas, Thomas 亞基納(1227-1274)〔歐〕
Atwood, Issaac Morgan 亞特烏德(1838-1917)〔美〕
- Babeuf, Gracchus 巴波夫(1760-1797)〔法〕
Ball, John 波爾(十四世紀)〔英〕
Bank of England 英倫銀行
Bauer, Bruno 白魯諾·鮑愛(1809-1882)〔德〕
Bauer, Edgar 愛迪加·鮑愛(1820-1896)〔德〕
Beaumont Joseph 鮑蒙(1794-1855)〔英〕
Bentham, Jeremy 賓潭(1748-1832)〔英〕
Blanqui, Auguste 白朗基(1805-1881)〔法〕
Blanquists 白朗基派〔法〕
Bolshevik Party 布爾塞維克黨〔俄；蘇〕
Borne, Ludwig 蓬納(1786-1837)〔德〕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英國古典經濟學
Brissot de Warville 勃里蘇(1754-1793)〔法〕
British Republic 英國共和政府(1649)
Bryant, William Cullen 白里安特(1794-1878)〔美〕
Buonarroti, P. 波拿羅蒂(1761-1837)〔法〕
Byron, Lord 拜倫(1788-1824)〔英〕
- Cabet, Etienne 卡貝(1788-1856)
Cade, Jack 崎德
Calvinism 卡爾文主義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 Carlsbad Decrees 卡爾斯巴德法會〔德〕
Carlyle Thomas 卡萊爾(1795—1881)〔英〕
Cass, Lewis 騎士(1782—1866)〔美〕
Castile 卡斯蒂王朝 西班牙
Catholic Inquisition 天主教異教裁判所
Channing, Dr. William Ellery 陳雷(1780—1842)〔美〕
Charbonnerie 燒炭黨〔法〕
Charles I of England 查理十一世(1600—1649)〔英〕
Charles II of England 查理十二世(1630—1685)〔英〕
Chartism 憲章派〔英〕
Chaumette P. G. 蘇梅(1763—1794) 法〕
Class struggle 階級鬥爭
Communism 共產主義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主義宣言
Congregationalists 組合教會
Congress of Vienna 維也納會議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 平等黨國叛案
Considerant 康西德朗(1808—1893)〔法〕
Constitution 憲法
 of 1791(France)法國一七九一年憲法
 of 1793(France)法國一七九三年憲法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憲法
Cooper, Thomas 古柏(1759—1839)〔美〕
Corn Law in England 英國的穀物法會
Couthon G. 高東(1756—1794) 法〕
Crisis of 1837 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
Cromwell, Oliver 克倫威爾(1599—1658)〔英〕
Curtis, George William 寇蒂斯

Danton 丹東(1759—1794)〔法〕
Darthe 達爾德〔法〕
Democracy 民主
Democratic tradition 民主傳統
Descartes 笛卡兒(1596—1650)〔法〕
Desmoulins 德斯莫林(1760—1794)〔法〕
Dezamy 德莎彌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無產階級獨裁
 Diderot, Denis, 迪德洛(1713—1784)(法)
 Diggers= True Levellers 掘根派(參看真正平等派)
 Directory (French) 執政長官署(法)
 Dutch Republic 荷蘭共和國

 Emerson, Ralph Waldo 愛默生(1803—1882)(美)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1820—1895)(德)
 Enlightenment, the 啓蒙運動
 Equality 平等
 Everett, Edward 愛維萊特(1794—1865)

 Factory system 工場制度
 Fascism 法西斯主義
 Federalists 聯邦派
 Federalist Party 聯邦黨
 Feudalism 封建主義
 Feuerbach, Ludwig 費爾巴哈(1804—1872)(德)
 Fourier, Charles 傅理葉(1772—1837)(法)
 Founding Fathers 創基派(美)
 Franco-Prussian War 法普戰爭
 Franklin, Benjamin 法蘭克林(1706—1790)(美)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法國人權宣言
 French Levellers 法國平等黨
 French revolutions 法國革命
 (1789) 一七八九年革命
 (July 1830)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February 1848)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June 1848) 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
 Freien 自由人派(德)

 Garnier-Pages 巴雪(法)
 Gentlement Independents 獨立黨紳士派(英)
 Gentz, Von 馮·根慈(1764—1832)(德)
 Girondists 吉隆德派(法)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 英國「光榮的革命」

Grotius, Hugo 格羅蒂亞斯(1583-1645)(荷)

Guizot 基梭(1787-1874)(法)

Hamilton, Alexander 哈米爾頓(1757-1804)(美)

Hamilton, Thomas 哈米爾頓

Harrinton, James 哈靈頓

Hawthorne, Nathaniel 霍桑(1804-1864)(美)

Hegel, Georg Freidrich 黑格爾(1770-1831)(德)

Hegelianism 黑格爾主義

Herder 赫德(1744-1803)(德)

Hess, Moses 赫斯(德)

Historical Rights School 歷史權利學派

Hobbes, Thomas 荷伯斯(1588-1679)(英)

Höfken, Gustav 荷夫根(德)

Holbach, Baron de 荷爾巴哈(1723-1789)(德)

Humanism 人文主義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Independents 獨立派(英)

Industrial Revolution 產業革命(英)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國際工人協會

Jackson, Andrew 賈克遜(1767-1845)(美)

Jacksonian democracy 賈克遜民主(美)

Jacobins 雅各賓派(法)

Jacquerie 法國農民暴動

Jefferson, Thomas 哲斐遜(1743-1826)(美)

Jeffersonian democracy 哲斐遜民主(美)

Jung, G. 容格(德)

Köppen, Friedrich 柯本(德)

Lafayette, Marquis de 拉法葉(1757-1834)(法)

Lassalle, Ferdinand 拉薩爾(1825-1864)(德)

Lenin, Vladimir Ilitch 列寧(1870-1924)(俄)

Levellers, the 平等派(英)

- Lilburn, John 里爾本(1614-1657)[英]
 Lincoln, Abraham 林肯(1809-1865)[美]
 List, Friedrich 李斯特(1789-1846)[德]
 Locke, John 洛克(1632-1704)[英]
- Mably, Abbe de 馬伯利
 Macaulay 麥考萊(1800-1859)[英]
 Machiavelli 瑪基亞維里(1469-1527)[義]
 Madison, James 瑪迪遜(1751-1836)[美]
 Malthus, Thomas Robert 馬爾薩斯(1766-1834)[英]
 Marat J. P. 馬拉(1744-1793)
 Marx, Karl 馬克思(1818-1883)[德]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Metternich 梅脫尼赫[奧]
 Metternichian restoration 梅脫尼赫復辟
 Mignet 米耐
 Milton, John 米爾頓(1608-1674)[英]
 Ming, Alexander 明氏
 monopoly capital 獨佔資本
 Monroe, James 門羅(1758-1831)[美]
 Monroe Doctrine 門羅主義 美)
 Montesquieu 孟德斯鳩(1689-1755)[法]
 More, Thomas 莫亞(1478-1535)[英]
 Morelly 摩勒里[法]
 Motley, John Lothrop 摩特萊(1814-1877)[美]
 Mountain Party 山嶽黨[法]
-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侖(1769-1821)[法]
 Napoleon III 拿破侖三世(1808-1873)[法]
 Natural law 自然法則
 Negro 黑人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萊茵報
- Opportunism 機會主義
 Otis, James 奧蒂斯(1725-1783)[美]
 Owen, Robert 奧文(1771-1858)[英]

- Paine, Thomas 潘恩(1737-1809)(美)
Papist 羅馬教徒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1871)(法)
Parliament 巴力門(英)
Party of Moderates in Italy 溫和黨(義)
Peasant revolts 農民暴動
Peasant War in Germany 德國農民戰爭
Popular democracy 人民民主
Populists 人民黨
Presbyterians 長老會
Pride's Purge 柏拉瓏清運動(英)
Property question 財產問題
Proudhon 普魯東(1809-1865)(法)
Pufendorf 普芬多夫(1632-1694)(德)
Puritans 清教徒
- Quadruple Alliance 四邊同盟
Quakers 教友派
- Rapp, George 拉普(1757-1847)(德)
Reform Bill (1832) 改革法案(英)
Reformation 改革運動(英)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
Republicanism 共和主義
Revisionism 修正主義
Ricardo, David 李嘉圖(1772-1823)(英)
Right of Revolution 革命權
Rights of Man 人的權利
Robespierre 羅伯斯庇亞(1758-1794)(法)
Roosevelt, Frank'l'n D. 羅斯福(1882-1945)(美)
Rousseau, Jean Jacques 盧騷(1712-1778)(法)
Royalists 保皇黨(法)
Ruge, Arnold 盧格(1802-1880)(法)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05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
Rutenberg, Adolf 魯登堡(德)

- Saint Simon 聖·西門(1760-1825)〔法〕
 Sansculottes (France) 激進共和派〔法〕
 Secret Directory 祕密執政長官署〔法〕
 Shakers 震動派〔美〕
 Shelley 雪萊(1792-1822)〔英〕
 Schelling 舍靈(1775-1854)〔德〕
 Smith, Adam 亞當·斯密(1723-1790)〔英〕
 Sons of Liberty 自由的兒子們社〔美〕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人民自主權
 Spanish absolutism 西班牙絕對主義
 Stalin, Joseph 斯大林(1879-)〔俄〕
 Stalin Constitution, 斯大林憲法〔蘇〕
 Stirner, Max 斯退爾納(1806-1856)〔德〕
 Strauss, Friedrich 史特斐斯(1808-1874)〔德〕
 Stuart Restoration 司徒亞王朝復辟〔英〕

 Thermidorians 熱月黨〔法〕
 Thierry 蒂里(1795-1856)〔法〕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基維伊(1805-1859)〔法〕
 Tories 托里黨〔英·美〕
 Trade unions 職工會
 True Levellers 真正平等派
 Turgot 杜爾葛(1727-1781)〔法〕
 Tyler, Wet 泰勒〔英〕

 Voltaire 伏爾泰(1694-1778)〔法〕

 Washington, George 華盛頓(1732-1799)〔美〕
 Webster, Daniel 韋伯斯脫(1782-1852)〔美〕
 Weitling, Wilhelm 威特靈(1808-1871)〔德〕
 Weydemeyer, Joseph 魏德邁亞〔美〕
 Whigs 韋格黨〔英·美〕
 Winstanley, Gerard 溫斯丹萊〔英〕

 Young Germany 青年德國〔德〕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爾派〔德〕

 Zollverein 關稅聯盟

現代世界民主運動史綱

有 版 權

著 者 A · 倫 第

譯 者 章 怡

發 行 人 沈 靜 芷

發 行 者 新 知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八號
香港九龍樂道一號

分發行所

重慶三聯書店
各地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初版
定價十元九角

#7
282258
(1)

(1)



基本定價

\$9.90